藝文洋海

2

吳承歡作

樊光幕後（油墨筆速寫）

加拿大香港文獻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二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小說

人性的恢復（附跋） 姚雪垠 四
新貴 李汝琳 八二
蜘蛛精 劉以鬯 九三
蝙蝠日 瞿明 一二四
同道中人 譚秀牧 一三三

散文

魯迅與蕭紅 余時 一六
石雕的聲音 黃蒙田 五三
三十年後（六） 聶華苓 五六
我不是詩人 高瑛 四九
太原一日 饒語堂 二七

繪畫與攝影　鄭家鎮　一一三
奧國的詩情、畫意、樂韻　周文珊　一一五
山間行侶　過千帆　一四一
烤羊肉之戀（三人小品）　阮妮妮　一三〇
天　橋（三人小品）　林楓偉　一三〇
邏羅花事（三人小品）　張　茅　一三一

詩歌

元　宵　蔡其矯　九六
相　思　韓　牧　一〇六
飛　碟　洪　荒　一〇九
守護天使　李　黎　九九
秦松先生的煙灰缸（外二首）　秦　松　一〇三
DISCO狂熱　浩　泉　一〇五
我要時間　原　甸　一〇〇
波濤上的燈塔　鄭遠安　一一二
詩二首（各地報刊佳作選介）　《台灣文藝》革新七號　一一三

書評

秦松在海外唱出的歌　木令耆　四一

外國文學

馬來西亞的詩歌　林　耕　十五
史坦貝克的遊記　張錦銘　三一
簡單算術問題（翻譯小說）　李昕譯　四四
（美）維珍尼亞・摩利哥尼作
渴　望（譯詩）　林耕譯　一〇八
（馬來西亞）Punggak 作
羅馬尼亞文壇的新星索列斯庫（簡訊）　平　平　一三三
奎德維爾德的《圍捕》再版（簡訊）　柳玲依　一四四
英美合資攝製莎氏作品電視片集（簡訊）　秦　毅　一四八
馬來西亞獲獎詩人出版新詩集（簡訊）　艾　常　一一四
墨西哥詩人海梅的新詩集（簡訊）　明　華　一八一
當代阿爾及利亞著名作家迪布（簡訊）　陸翎燕　一八一

畫頁

熒光幕後（油墨筆速寫）　吳承歡　封二
憨態可掬（水墨）　林　信　插頁
旅美速寫　舒巷城　封三

人性的恢復

（附《跋》）

姚雪垠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報館又派我到漢水前線去採訪新聞。這時候，全國團結抗戰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到處充滿着猜疑和摩擦。許多最具有新聞價值的實際情形不能夠在報上發表，發表出來的多是些虛僞的消息。但雖然作戰地記者有這些精神痛苦，我仍然樂意接受報館的派遣，冒着千里風雪來到漢水前線，那是因爲我暗懷着一個熱切的希望，想打聽出我的表妹的生死下落。

大約在半年以前，她所參加的那個話劇隊在這兒突遭解散，她和一部分隊員失踪了。關於這幾個不幸的失踪者，曾經有很壞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我一直半信半疑。我的舅母只有這一個女兒，看待她比自己的生命還重。因爲很久得不到她的音訊，舅母認爲她準是在前線上死於敵人的炸彈或槍彈之下，所以常常痛哭得死去活來。近來她老人家已經爲這事臥病在床，除非我的表妹像奇迹似地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她的生命怕是不會久了。我曾用各種辦法去安慰我的舅母，但她老人家是那麼精明，完

全看穿了我的欺騙。如今任何安慰的言詞都不能使她的心情有些微寬解。我是由舅母撫養大的，同表妹的感情也非常好。這不幸的事件很沉重地壓在我的心坎上，使我非趕快弄一個水落石出不可，所以就毅然跑來前方。

防守漢水前線的某集團軍總司令部設在一個很小的村落中，西邊是漢水，東北邊緊靠着大洪山餘脈的丘陵地帶。正是我們的冬季攻勢結束以後，前線上風平浪靜，只偶而在早晨會聽到幾聲炮響。我在總司令部停留了一個星期，天天同總司令和他的幾個高級幕僚們吃酒、聊天，到附近的田間散步。關於表妹的問題，我曾經小心的向他們打聽過，他們只說那個演劇隊的解散是奉的上邊命令，至於失踪隊員的下落他們也不清楚。我知道在這個集團軍中，軍政兩方面充滿着不公開的矛盾，從總部到團部，帶兵官和政工人員很少能十分融洽。既然這樣，我就不敢再詳細打聽。

一個星期後，我騎着馬走進了大洪山中，訪問這集團軍所屬的最精銳的一師，師長是這一集團軍中最有學問的將領，也是我在各戰區所認識的將領中最能夠理解現實的人。同師長在一起談了半天，除關於這次冬季攻勢的問題以外，大部分是關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情勢。我們談得十分投機，更增加了我們的互相了解。晚飯後，他親自送我到招待所中，那是在距師部兩里多遠的很小的街市上，一座比較乾淨的房子。師長在我的房間裏坐了一會兒，偶然談到了半年前被解散的那個話劇隊，我便趁機會打聽我表妹的消息。他想了一想，答應設法替我問一問，不過他聲明說他沒有什麼把握。隨後，他輕輕的喟嘆一聲，露出來一絲苦笑。

因爲一天來騎馬和談話過於疲倦，我很早就上床睡了。半夜裏，我忽然被招待所的勤務兵叫醒。他不等我完全清醒，就把一張名片送到我的眼前，小聲報告說：

「師部的軍法主任要見你，他現在在院裏等着。」

我揉揉眼睛，接過來那張名片仔細地看了看，想不起來這位軍法主任同我有什麼關係。這樣的深夜來訪很使我不快，不由得自言自語說：

「爲什麼不明天來呢？」

「他說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是師長派他來的。」

我突然猜想他的來訪一定和我表妹的問題有關，便叫勤務兵請他進來，同時我也趕快坐起來披上衣服。軍法主任進來後同我匆忙地握一下手，就坐在我的床沿上，客氣地說：

「對不起，陶先生，打擾了你的睡覺。」

「沒有什麼。杜先生有什麼事情？」

「事情很小，說出來請陶先生也不必放在心上，」他望着我的臉孔說。「師長本來不打算告訴陶先生，可是我們研究了一下，還是說明白了比較好。」

「還是說明白的好，」我機械地附和說，竭力的保持鎮靜。「師長到底怎麼說？」

「你在總部時談過什麼政治上的問題沒有？」他突然放低聲音問，却故意在臉上掛一絲微笑。

「沒有，」我莫明其妙地說：「我什麼政治問題都不談。」

「總司令也沒有問過你什麼問題？」

「沒有。我們天天在一起只談笑話，談打仗，談女人。」

他笑着點點頭：「他的外號就叫做『小零碎』，最喜歡談無聊的話。」

「你爲什麼問我這問題？」我忍不住問他，已經知道他的來訪並不是爲我的表妹的問題了。

「一個鐘頭前，」他說，「我們的師政治部主任去見師長，說總部政治部來個電話，叫注意你的言論和行動。明天政治部主任一定來看你，你同他談話的時候留心一點就得了。」

「啊，我沒想到是這麼一回事！」

「問題一點也不嚴重，」他安慰我說，「可是告訴你讓你對他們說話時留點神總比較好些。」

我感謝了他同師長的好意，並對這籠罩在抗戰建國長途上的暗影表示了一點牢騷。他沒有多停留，好像怕別人會注意他的來訪，匆匆地告辭走了。

重新躺進被窩裏，我才感覺到這冬夜特別寒冷。地上的木炭火快要燒完了，最後餘下的一點紅炭在寒灰和冷氣中繼續掙扎。我索性吹滅了小油燈，用被子將頭包好，只露出鼻孔和兩隻眼睛。滿屋裏黑洞洞的，望不見一點什物的影子。我久久地不能入睡，想着我可能遇到的討厭問題，覺得做一個清白的中國人實在太苦。隨即我又想到了我的表妹。我彷彿看見她被人們用繩子綁着手和脚，又繫一塊大石頭在她的身上，把她往漢水的深處扔去。她的頭髮披散在帶有血痕的臉上。她的嘴裏被塞着什麼東西，使她呼喊不出來，只發出一種吃力的啊啊聲音。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含着淚，射着絕望和恐怖的光芒。當她被扔進水中時，我聽見了咚的一聲，還看見水面上所激起的浪花。

以後我沒有再看見別的反應，江水依舊滔滔地奔流着，好像人間原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情。我感到十分恐怖，立刻用被子將我的眼睛蒙住。剛才軍法主任來報告的不快消息，使我不能不格外担心了。

夜裏，我做了許多惡夢，還夢見了我的舅母。天剛閃亮，師長親自跑了來。他不等我穿衣服就走進我的屋子，坐在一把椅子上，笑着說：

「恐怕我們的政治部主任等一會兒要來看你，所以我先來了。你沒有睡好吧？」

「睡得很好，」我回答說，趕快穿我的衣服。

「政治部主任打算派一個人跟着你，明的是派他幫助你搜集資料，抄寫稿子，暗的是……」

「那很好，」我不等師長說完就接着說，「我可以省許多事了。」

「唉，他們這班人有的對抗戰工作還熱情，有的就專會打報告，只怕別人多做點抗戰工作。別說你是外邊來的文化人，他們連我的報告還打哩。」

我們都笑了。自然，這笑裏都含有無限感慨。

師長剛走，政治部主任就來了。他非常客氣地問問我吃飯怎麼樣，睡覺怎麼樣，連連地稱贊我在報上發表的戰地通訊寫得好，還稱贊我在這樣嚴冬的季節來前方實在精神可敬可佩，甚至使用了「偉大」一詞。我是不會虛假客氣的，被他的一排子客氣話弄得很窘，簡直不知道怎樣應付。最後，他問我：

「陶先生還打算到各團裏看看麼？」

「是的，」我說，「來前方一次不容易，所以想盡可能地多看看。」

「嚇，那太辛苦了！」他彷彿想到了什麼問題，停了一會兒，忽然說：「要不是我事情忙，我應該陪陶先生到各團裏去走走。現在讓陶先生一個人受辛苦，實在抱歉啦。」

我笑了笑：「做記者應該多跑跑，這是我的責任嘛。」

「我看陶先生一個人辛苦實在叫我們心裏不安，派一個人陪着你，做你的助手好不好？」

「好極！好極！」我表示十分同意地連聲說。「那樣我太感謝了！」

「那麼我馬上就去請師長派一個人來，師部裏大概還有愛好文藝的青年。」

「不必找師長麻煩，」我說，「還是由政治部派一位好了。」

「請師長派妥當吧，」他說，彷彿知道我看透了他的用意。「政治部的人怕不能勝任呢。」

「還是請老兄直接派一位，一定勝任！」

政治部主任推辭了幾遍之後，就答應馬上派一個人過來。他走了不到兩個鐘頭，果然有一位政治部的青年人來了。我看畢政治部主任的介紹信，就同他談起話來。他姓楊，是我的河南同鄉，在政治部是少尉階級。他對我十分恭敬，好像我是他的先生一樣。因爲是同鄉，又看他不過二十歲出頭樣子，我心中很對他惋惜。他說他很喜歡學寫東西，但不知怎樣入手，希望我多多地給他指教。從他的態度和語氣，我看不出他的話是不是謊，也許他同一般青年一樣有一個好的夢想。雖然我仍然不能不在心中對他戒備，但同時也對他的前途感到了關心。

當天下午，我們就離開師部，前往各團去進行採訪工作。爲着企圖多了解部隊中的實際情形，每一個團裏我停留三天或四天，從營到連，都去訪問。在我和中下級軍官或士兵談話的時候，楊君就在旁邊記下來談話要點。晚上，我們有時將採訪來的材料加以整理，有時談着閑話。每次閑談，他總有問題問我，有的是關於學習上的，有的是關於國際或國內的政治問題。不管他提出來什麼問題，縱然明知他是在對我作調查工作，我也只好大方坦白地，根據我所知道的，誠誠懇懇地替他解釋。那時蘇聯正在同芬蘭作戰，在前方到處可以聽到攻擊蘇聯的言論。有一天楊君突然問我：

「陶先生，蘇聯進攻芬蘭算不算侵略？」

他的眼光凝注在我的臉上，在等着我的回答。我知道這問題非常嚴重，暗暗地感到吃驚，我不能說我不懂，那樣他會認爲我故意迴避。但如果我回答不謹愼，我知道他可能立刻就報告上去，那結果我縱然不會像表妹一樣地失踪，也要中止我在戰地的採訪工作。如果我像別人一樣承認這是侵略戰爭呢？那在我是不能想像的。因爲我同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多年來相信蘇聯和斯大林，凡是攻擊蘇聯和斯大林的話一概排斥，不能動搖，另外我只認爲舊芬蘭是法西斯的一個工具，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在突然一驚之後，我趕快笑着說：

「我對於這問題還正在研究，在研究階段中還是不講出肯定的結論爲好。這兒有兩種不同的邏輯方法：一種是形式邏輯，一種是……」

像一個教授似的，我詳細的爲他解說用不同的邏輯看問題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我先告訴他怎樣用形式邏輯看

蘇芬戰爭，又告訴他另一種邏輯是怎樣看法，最後說：

「我對這問題沒有成見，但眞理只有一個，只有虛心的人才能夠找到眞理。你覺得用哪一種邏輯所得出的結論比較對呢？」

他的眼光從我的臉上移開，很困惑不安的望着蠟燭，一會兒又望望他的指頭。沉默了很久以後，他重新抬起頭來，不好意思地望着我微微一笑，嘆口氣說：

「國際問題眞不簡單啊！」

他對我的態度本來就不壞，經過幾天的談話以後，格外地顯得好了。但我却很不放心，不曉得他到底對我是眞好還是假好。常常，在晚上睡覺的時候，他提出來一些關於他個人的問題問我，要求我不客氣地給他指示。他說他想離開政治部，到後方讀書或做一點文化工作，問我肯不肯幫他的忙。我覺得他的話可能是一種試探，就問他：

「你爲什麼不想幹政治工作？」

他搖搖頭，露出來一絲苦笑。我似乎看出來他的內心裏深深的含着矛盾，有一種難言的痛苦在折磨着他。爲着不使他失望起見，我胆大地回答說：

「我當然很願意幫你的忙。你什麼時候需要我幫忙就給我寫信好了。」

「你不討厭我？」他突然說，眼睛裏隱約地浮着淚水。

「你在工作上幫了我許多忙，我爲什麼討厭你？」我笑着說，趕快避開了他的視線。

「唉，我想不到你對我這樣的好！」他很感動，放在桌上的一隻手微微發抖。「我第一次看見你就覺得你的眼睛可怕，好像刀子一樣的尖銳……我以爲你一定很討厭我跟着你一道……」

「我們睡覺吧，」我截斷他的話頭說，裝做很倦的樣子打一個哈欠。「今天特別冷，也許要下雪了。」

他咂咂嘴唇，苦笑着搖搖頭，嘆了口氣。

我躺在被窩裏很久睡不着，暗暗地研究着這一個大孩子今晚的特別情形，心中也不由地起一點說不出來的難過。我已經看出來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有兩種力量在他的心中鬥爭。過了很久，聽見他在嘆氣，聽見他用力地搔着頭髮，我忍不住反轉身子問他：

「你失眠了？」

「陶先生，」他說：「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什麼問題？」我問，但同時心裏說：「他的人性還

沒有死啊？」

「你看我有沒有前途？」

「一切的希望是創造的，」我鼓勵他說。「只要你肯努力去創造，自然前途很光明。」

「應該怎樣去創造？」

「你所說的前途是指個人升官發財呢還是指什麼？」我突然問，因爲發現了這問題並不簡單。

他慢慢地嘆息說：「我想做一個文藝作家。」

我雖然曉得這句話並不是我所要求的答案，同時理解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紊亂，但我却裝做不懂似的，從枕上抬起頭來問：

「你爲什麼想做作家？」

「因爲假若我有很高的文藝技巧，將來我打算替我自己寫一本傳記，一本坦白的傳記！」

「你的年歲還很小，不過好像你已經有不少的痛苦。這樣長久下去，你的精神會失常的。」

他又嘆口氣，又咂了一下嘴唇，以後就不再做聲了。

我們繼續着白天在一道工作，晚上在一道閑談。他一天比一天顯得憂鬱，分明有一種不可消解的痛苦在他的心裏邊越來越深了。我知道他的這種痛苦不是壞現象，起碼證明他不是死心塌地地出賣靈魂。我看出來他對自己的正當前途抱着渺茫的希望，他很想改變他自己的目前處境。我有時故意用言語挑他一挑，刺他一刺，增加他內心的痛苦。但好像是受了他的憂鬱的感染，我也常常想着我的表妹的失踪問題和舅母的悲痛，很少有快活的時候。楊看見我常常皺着眉頭，有時不由得嘆口長氣就關切地向我問：

「陶先生，你爲什麼不高興？」

「我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壓在心上，」我回答說，「要不然，我也不願意到這漢水前方來。」

覺得他大概不至於毫無良心地陷害我，我將表妹的事情和我這一次來前方的眞正目的，簡單的告訴了他。他聽了我的話，眼睛裏流露出一絲兒吃驚的神色，却裝做淡然的態度問：

「你的表妹叫什麼名字？」

「她在演劇隊中的名字叫李萍。」

「啊，李萍！」他忍不住叫了出來。「我認識她的！」

我趕快問：「你怎麼認識她？」

「我在那個隊上曾待過一個短時期。」

我又問：「你知道她的下落嗎？」

「她現在……我不知道。」

「沒有死？」

「沒有。」

「是不是還在本戰區？」

「是的。在隕陽。」

「隕陽？」我問。「在集中營裏？」

他的臉皮紅紅的，望着我點點頭，但隨即又很不自然地喃喃說：「我聽說她在隕陽，不過我不清楚。」

不知是快活還是傷心，熱淚突然湧滿了我的眼眶。我從火邊跳起來，緊抓住他的肩膀，叫着說：

「你告訴我的這個消息太好了！太好了！……只要她還活着就好了！」

臉上像燃燒似的，他不自然地凝視着我的臉孔，靜靜地笑着。那笑是僵硬的，死的，久久地掛在他的微微痙攣的兩頰上，而他的眼角似乎也有點濕潤。我拍拍他的肩膀，哽咽地喃喃說：

「等將來我把李萍救出來，我們將永遠的感謝你哩！」

從此，我們時常談論着我的表妹。我發現他對我表妹有很深的認識，決不是泛泛的關係。不過奇怪的是他每次談到她的時候總有點不自然，有些話吞吞吐吐的，有些話說過後又微微的露出來失悔的神情。起初我以爲這大概是由於年青小伙子談到姑娘們的時候常有的羞澀情形，沒有很重視。但我是喜歡觀察別人的表情和研究別人的心理的，經多次留神之後，我漸漸地疑惑起來了。我判斷他有點愛我的表妹，至少在他的心目中她是個可愛的姑娘。倘若在平時，我大概會免不了暗暗地發生妬意。但現在，表妹不管對於我或他，都是太遠了，因此我不僅沒有妬意，反而因多加這一層關係，使我越發願意和他親近。然而在他那方面却多了些反常的現象：我發現他總是迴避着我的眼睛，發現他常常地沉默凝思，還發現他的眼神裏常含着一種無端而起的悔恨神色。我常常像猜謎一樣地研究他的心，最後我簡直不敢再猜了。

有一天，我們正在一個團部裏吃午飯，忽然政治部主任給他打電話。他接過之後，臉上特別的顯得蒼白而陰沉，眼睛裏混和着苦惱和憤怒。午飯後，我們騎馬向一個最接近火線的小市鎮出發，打算在那裏作一天士兵訪問。路上，我試着問他：

「你心裏有什麼事情？」

「沒有，」他猛一驚，抬起頭來說，苦笑一下。「我近來很想念我的母親，眼看着快過年節了。」

「剛才政治部主任打電話做什麼？」

「他好幾天沒接到我的消息，隨便問一問我們在什麼地方。」

我心中完全明白了。原來政治部主任因爲好幾天沒接到他的報告，打電話責備他了。我不敢繼續問下去，用淡淡的口氣說：

「明天再訪問一天，我也要回後方了。」

「一直就回到重慶？」他問，好像感到了無限悵惘。

「打算直接回到重慶。」

「唉，以後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向你請教！」

「你不是也打算到重慶嗎？」

「我怕政治部主任不肯放我走。」

「只要你決心去重慶，」我安慰他說，「我到重慶後托人給他來封信就好了。」

「眞的嗎？」他說，兩隻手緊緊的抱在胸前，注視着我的眼睛。

「這事情很容易，因爲我有許多朋友在總政治部裏邊工作。」

「陶先生！……」他忍一忍，終於顫聲說：「你待我這樣好，我心中非常難過！」

「我幫你的忙是應該的，你何必難過？」

「唉……！」他搖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但我也不去管他了。

天下起雪來了。我們各懷着無限的心事，在風雪中繼續前進。因爲風雪太大，我們幾次迷失方向，到黃昏時候沒趕到目的地，只好在山凹中一個小村落裏住下。這個小村落實際上只有兩三家貧苦的農家，住着破爛的低矮草房。我和楊和一個師部的勤務兵住在一間小屋中，兩個馬伕和兩匹馬另住在一個地方。這家農民給我們做了晚飯，楊沒有吃一點。他倒在床上發燒了。

爲着天太冷，被子不夠，我同楊睡在一張床鋪上。夜間，我感到他的熱度非常高，而且時時打着哆嗦。我很担心他的病會嚴重起來，幾乎一整夜我不曾安靜睡覺。一會兒，我將他的臂肩頭邊的被子蓋好；一會兒，我又照料他喝開水。當他哆嗦得厲害時候，我把我的被子連大衣全蓋在他的身上，而自己跳下床坐在火邊。風在屋外呼嘯着，不時地猛衝屋門，將冰冷的雪花從墻縫和門縫捲進屋中。蠟燭光在風中瑟瑟縮縮，暗弱得照不出墻壁的顏色。我覺得這雪可能連下兩三天，非常發愁，默默地望着火堆，心上像壓着一塊石頭。

果然，大雪第二天繼續下着，不過風略微小了。楊的

病依然沉重，經常在發着高熱。僅僅一夜工夫，他的臉龐消瘦了，眼窩陷下去了。我向老百姓打聽過，知道此處離市鎮有二十里路，但市鎮上也沒有醫生。上午楊曾經清醒了一個時候，喝下去一碗開水。我坐在床邊，用手掌放在他的前額上測量熱度。當我的手掌從他的前額上拿起時，我看見他的眼睛望着我靜靜的流淚。我趕快勸慰他說：

「不要難過，害一點小病有什麼要緊？」

聽了我這句話，他的眼淚流得更兇了。但他似乎疲弱得沒有一點力氣，所以沒有伸出手來揩他的眼淚，任着淚水將枕頭濕了一片。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使他的心平靜下去，又想到他已經兩頓沒吃東西了，便小聲問：

「你想不想吃東西？」

他搖搖頭，哽咽說：「我心裏很難過。」

「是不是心中發慌？」我問，以爲他指的是生理痛苦。

他又搖着頭，吃力的顫聲說：「你對我太好了！可是……」

他似乎有許多話要對我說，但沒有說出口來。於是他翻轉身子，讓臉孔避開了我，忍抑不住地抽咽起來。我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離開床邊，走到門口，望着滿山的白雪出神。過了很久，我聽不見楊的動靜，知道他又入睡了，便走回火邊坐下，從口袋裏掏出來表妹的像片看着，聊以解悶。

下午，我採用中國的老辦法試爲他治病，叫勤務兵熬了一大碗紅糖薑茶，照料他喝下去，使他蒙着頭發汗一次。很幸運，這辦法奏了奇效。楊不再發熱了，鬢角和眉頭也不再感到疼了。黃昏時，我親手用鷄蛋做了一碗湯，扶着他從床上坐起來，看着他一口一口地把蛋湯喝完。他重新疲憊地躺了下去，靜靜兒休養精神。他的眼睛裏含着稀薄的淚水，一會兒望着火堆，一會兒望着蠟燭，一會兒又閉了起來。我知道他迴避我的眼睛。所以我也不敢多看他，低着頭用一根火柴棒兒弄着火玩。但我的心裏却在思索着楊的問題，計劃着怎樣幫助他改換生活，幫助他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

當勤務兵熟睡以後，我依然坐在火邊，伏在蠟燭下給我的舅母寫信。我本來要向她老人家報告喜訊，但不知怎的，寫着寫着，想到了她快要死去，我竟像孩子一樣的難過起來，眼圈兒紅了。出我意外的，楊竟在醒着：他用衰弱的聲調問我：

「陶先生，你還不睡麼？」

「我在給舅母寫信，」我回答說。「你想小便麼？」

「陶先生，」他忽然哽咽說，「我有許多話想告訴你……」

「你說吧，」我說，走去到他身邊坐下。

他從被窩裏伸出來兩隻胳膊，緊抓住我的雙手，感情激動地抽咽起來。我不知道爲什麼心裏也十分難過，安慰他說：

「你不要難過，有什麼話都對我說好啦。我一定會盡我的力量幫助你。」

他開始有一陣泣不成聲，後來斷斷續續說：「我太……對不起你！對不起……李萍！……」

「我不明白……李萍怎麼？」

「她，她是我陷害的！我幾乎斷送了她的性命！……」

他忍不住痛哭起來。我對他的哭似乎明白了一大半，但對他沒有絲毫的怒和恨，只覺得他很可憐。我心上十分沉重，不知道說什麼好，也沒有催促他。過了一會兒，他稍微鎮靜下來，一面抽咽一面告訴我這事情的簡單經過。原來他是被暗中派到那個演劇隊中搞特務工作的，後來他向我的表妹求愛受了拒絕，就在報告別人的時候把她也陷了進去。事後他非常後悔他自己做的事，但又沒力量打救她脫離苦難。在慘痛的自我譴責下，他漸漸地有點明白了什麼是人間的善與惡，正義和卑劣。到同我熟識以後，他的良心就更加甦醒了。

「我恨我自己，」他哭着說。「我糊塗地失了足，不配再做這時代的一個青年。我幾次打算跳漢水死掉！」

「你年歲很輕，」我說，「走錯了路可以回頭來再走，用不着那樣灰心。」

「陶先生，請你相信我，我本質上不是壞人。我原來是一個純潔的孩子，一則因爲我不懂事，二則我想讀書，誤投考一個學校，受了別人的欺騙和威脅，才參加了那樣的工作。」他哭了一陣，詳細說出他受欺騙的經過，不得不跳進泥坑。然後又說：「可是，我沒有報告你一句壞話，我知道你僅只是一個有良心，有頭腦的新聞記者！」

「不要再說了，」我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說，「我一點也不恨你。將來把我的表妹救出來，我相信她也會原諒你的。」

「不，陶先生，你應該恨我，應該恨我！你越是待我好，我心中越是痛苦。陶先生，你認識總司令，也認識司令長官，你可以把陷害李萍的經過報告給他們。只要李萍

能恢復自由，我願受最重的懲罰！」

「不，我決不做那樣事情！你害病我看護你，這是我對一個同伴應盡的責任，僅僅發揮了我的『人性』。這人性你雖然曾經失去過，但現在又恢復了。我不能向一個坦白懺悔後的人施行報復。」

他放聲大哭了。我更緊地握着他的手，很担心他對我談話會被他的上級知道，他會受到嚴厲處分。聽見一種不知名的野獸在門外嗥叫，我趕快丟下他的手，從門縫向外張望。外邊，風雪繼續着，一片白色，使我不由的感到恐怖……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脫稿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重抄

跋

這個短篇小說寫於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時期的上海，無處可以發表。當時有一位二十四歲的文藝青年張白懷，籌措一點資金，想辦一個文藝刊物。由於領不到出版定期刊物的許可證，就以叢刊形式出版。他找我將這篇小說要去，放在叢刊第一期的首篇，並以《人性的恢復》作爲這一期叢刊的總名。叢刊出版後，很快遭到查禁，在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張白懷也從此在上海不斷變換住址，沒有再同我見面。隨後我手頭僅有的一本叢刊也已經失掉了。最近得知在杭州工作的張白懷尚珍藏一本，就請他抄一份給我寄來。既然這篇小說在內戰時期的上海一發表就遭查禁，不曾爲人所知，所以我決定將它重新發表。

近二十多年來，我有時爲《人性的恢復》的失掉感到惋惜，有時又担心它會被什麼人保存在手，拿出來公諸社會，作爲批判我「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證。今後，在國內如果有人想再使用那樣簡單粗暴的批判棍子，肯定是行不通了。

小說中寫到的部隊是馮玉祥將軍的舊部老西北軍，帶兵的軍官同軍統特務系統的政工人員存在着普遍矛盾，有時矛盾相當尖銳。我寫到的那位師長是在徐州會戰開始階段率部起義的何基灃將軍。其他人物都實有其人。這篇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民黨部隊的眞實情況。

作　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於北京

魯迅與蕭紅

余時

一、小引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個二十三歲的東北姑娘，突然闖進魯迅先生的生活裏來。她立即引起魯迅先生的注意。先生待她如親人，又視她如佻皮的女兒。她，就是蕭紅。

一個陌生的東北姑娘，從遙遠的關外流浪到舉目無親的上海。原來一顆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的心，被幾年來的流浪生活給打擊得已經有點冰冷了。然而，當她找到魯迅先生以後，她的希望萌生了，心

裏的冰塊開始融化了。

在這以前，這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寂寞的蕭紅，一個在生活中掙扎搏鬥的蕭紅。魯迅先生一見她，便很喜歡這位性格坦率的東北姑娘。蕭紅呢，從小得不到父愛，沒有家庭的温暖，她把魯迅當作自己的老師和父親。原來的一雙對人間有些懷疑的眼睛，一下子便明亮起來；一個孤立無援的貧弱的女孩子，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家。

魯迅先生的一家同這個東北姑娘一見如故。魯迅先生喜歡她，關懷她，指導她；許廣平同情她，愛她，處處照應她；甚至連小海嬰也不願意離開這位年輕的、梳着兩條小辮子的東北阿姨。蕭紅成了魯迅先生家中的常客，親密得宛如一家人。

蕭紅，正是由於魯迅先生的幫助，她闖入了上海文壇。從此，一股沁人心脾、清新如朝露的風便吹進了文藝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有才華的青年女作家誕生了。

蕭紅在文壇上健步地奔跑着。人們都看到在她前進的脚印下，也流着一位慈祥的老人的汗珠，這老人正是偉大的魯迅。

在那個苦難的年代，沒有魯迅先生，也就沒有了蕭紅。她很可能默默無聞地寂寞下去，甚至頹唐地毀滅自己。是的，沒有魯迅先生在荆棘滿地的前面爲青年們開路，蕭紅同時代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很難衝出牢籠走進文壇。三十年代出現的一批生龍活虎的青年作家，有誰沒有受過魯迅的哺育呢？在建立我國現代文學隊伍方面，魯迅先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魯迅是中國青年作家之父，他一生對青年的幫助，是人們萬世所感念的。

現在，讓我以魯迅與蕭紅爲例，追述一些往事，用以歌頌魯迅先生的功績於萬一吧！

二、「快快長吧！」

蕭紅，原名張廼瑩，一九一一年誕生於黑龍江省松花江北岸的一個小城——呼蘭縣。「那縣城差不多就是中國的最東最北部……一年之中，倒有四個月飄着白雪。」（蕭紅：《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她一生下來便受詛咒，因爲按照舊時迷信的說法，端陽節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蕭紅連生日的自由都沒有，她從小被家中人規定只能說是五月初八生的。

蕭紅的父親是一個貪婪成性的小地主，「有一次，爲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親把房客的全套馬車趕了過來。房客的家屬們哭着，訴說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來，於是祖父把兩匹棕色的馬從車上解下來還了回去。」但是，父親像對待僕人一樣地終夜責罵着祖父。九歲時，蕭紅的母親死了。「父親也就更變了樣，偶然打碎了一隻杯子，他就要罵到使人發抖的程度。」從此，蕭紅便同慈愛的祖父一起生活。後來，蕭紅在《呼蘭河傳》裏，曾經寫到她同祖父在後園裏度過的那些寂寞的日子。

「父親打了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裏，一直面向着窗子，從黃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樣的飄着……」遇到這種時候，祖父經常撫摸着小孫女的頭髮輕聲地說：「快快長吧！長大就好了。」

一九三一年，蕭紅二十歲了。殘忍的父親逼她嫁給一個舊軍人的子弟，爲了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她逃出父親的家庭，從此開始了流浪生活。

哈爾濱的冬天眞是難過啊！蕭紅在那座大城裏只有一個姑母。有時候，她已經在街頭流浪了一天，深夜了連飯都沒有吃。去敲姑母的門吧，從心裏又不樂意。有時鼓起勇氣去敲了，等到裏面有人問是誰的時候，却馬上轉身跑了。於是就這樣餓着肚子在哈爾濱的街頭無目的地轉上一夜，盼着天快一點亮。第二天一大早，便去找女同學，還偷偷地怕被學監看到。「找到相好的同學，給我一頓飯吃，她去上課，我便在她的床上睡一覺。……」蕭紅害怕回憶這一段艱難的生活，它給了這個年輕的姑娘極大的創傷。後來，她在散文《初冬》、《黑夜》裏，描述了當時她離開家庭以後堅毅、矜持的心情，以及流落哈爾濱街頭的生活。那時她一身襤褸，脚下的一雙破帆布鞋，還是用檢來的兩根破電綫繫住的。

一九三二年，她困居在貧民區的一個小旅店裏，積欠

的房租使她不能離開旅店一步。她走投無路，給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者白朗寫信求援。那時蕭軍、舒羣也在那裏，便來旅館看她。從此，便認識了蕭軍並同他生活在一起。後來在《商市街》和《橋》這兩個集子裏，有好幾篇便是描寫他們同居後的生活片斷。日子過得並未好多少，她倔強地在生活的逆流裏掙扎着。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當蕭紅應《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之請，爲他編譯的《活躍的中國》寫小傳時，她還沒有忘記童年時代祖父對她的希望：「快快長大吧，長大就好了。」然而，蕭紅沉痛地寫着：

「長大是長大了，而沒有好。

「可是從祖父那裏，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温暖和愛。

「所以我就向這温暖和愛的方面，懷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倔强的蕭紅，你向哪裏去追尋你的憧憬呢？你可曾尋到了人間的温暖和愛？

三、《跋涉》的厄運

蕭紅在哈爾濱市立第一女子中學讀到高中二年級。她既聰慧而又熱愛文學，還喜歡繪畫。她組織過同學到野外寫生，也讀了「五四」以後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她讀了魯迅的書，讀了茅盾的小說，冰心的詩，也看過徐志摩的詩集。她也愛寫詩，就發表在《國際協報》的副刊上。

她從小熱愛大自然景色，同祖父在後園一起生活時，就經常獨自坐在那裏寫生。在哈爾濱讀書時，又常坐在松花江畔寫生。靈巧的蕭紅還喜歡設計少女們花鞋上和衣服上的綉花樣子。蕭紅對於繪畫的愛好，影響了她文字風格的清麗和洗煉。她的散文寫景的能力是很强的。在流浪生活中，蕭紅還給電影院畫過廣告，這在她寫的小說《廣告副手》中有所反映。

一九三三年，蕭紅開始創作小說。這年五月她寫了《王阿嫂的死》；六月她寫了《看風箏》；八月寫了《小黑狗》、《夜風》。十月，她同蕭軍合印了第一部作品的單行本《跋涉》，署名悄吟。

這本書是以哈爾濱王畫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的。當時只印了一百册。但是，即使印數這麼可憐的一本書，也逃脫不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的眼睛。書中收了蕭紅的五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

風箏》、《夜風》。在作品的前邊，她還題了一首小詩《春曲》：

這邊樹葉綠了。
那邊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這首短詩含義並不很深，但是，當我們了解到蕭紅當時的流浪生活以後，我們看到這個不甘心向生活屈服的姑娘，多麼嚮往着春天，多麼熱愛生活啊！

《跋涉》收蕭軍的小說《下等人》等六篇，並寫有《書後》，他說這本書的「大部分的稿子，都是蕭紅所抄寫的。永遠不安定的洋燭光使她的眼睛痛了，然而還是抄寫，抄寫……」除了抄寫原稿以外，蕭紅還跑到印刷所去自己裝訂這本書。《跋涉》費盡了蕭紅的心血，但是當書一送到書店的時候，沒有幾天便被禁止發售和强行沒收了。當初編這書時，蕭紅就担心着這部書的命運，現在果然不出所料。「九一八」以後的東北，怎能容得中國人民的聲音呢？關於這本書的印行情況，後來蕭紅在散文集《商市街》中曾經有所記述。

《跋涉》中所收蕭紅的五個短篇，寫到了城市中失業的青年，農村雇工和婦女們的命運，也寫了農民不甘地主的壓迫和欺騙，終於參加了義勇軍的故事。蕭紅甚至還寫了革命者的鬥爭生活，雖然寫得很無力，也不準確，總算是寫到了希望。從《王阿嫂的死》和《夜風》中，我們還能看到她後來在中篇《生死場》中所寫的人物原型。

蕭紅的這部分早期創作，可以給人以鮮明的感覺，她的創作傾向是健康的，一開始就是同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種十分可貴的創作傾向。

我們不知道《跋涉》這書名是否蕭紅所起的？她以這第一本小書的問世和被禁，是她在文學事業上跋涉的開始。在那茫茫的暗夜裏，不知她還要走多少坎坷的長途啊！

四、小小的「抗議」

年輕人再也無法忍受當亡國奴的生活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蕭紅同蕭軍乘大連丸郵船的四等艙開始往關內流亡。最後，她們到了青島。

這一年的九月，蕭紅在青島寫完她的第一部中篇《生

死場≫。生活仍然是艱難的，她一邊寫作，一邊還要到市場上去買菜，劈柴燒飯。那時有人看到蕭紅經常用有柄的平底鍋烙葱油餅，做俄式的大菜湯。穿的是後跟磨去了一半的破皮鞋。後來窮得連葱油餅也吃不成了，就到馬路上去賣傢俱。蕭紅也不在乎地上街。然而，盡管生活苦，她還是把全部心力都用在這部小說上，同時懷着一種朦朧的希望。但是，文海茫茫，一個年輕人是多麼難以闖入啊！有誰知道蕭紅這陌生的名字呢？有誰肯幫助這個來自東北的流亡青年呢？

她想起一個人，一個她所崇敬的長者，似乎也只有他還可以試一試……於是她懷着希冀的心情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當然，同時寫信的還有蕭軍）。她在信中還附上了剛剛抄寫好的≪生死場≫和一本≪跋涉≫。

十月九日，魯迅先生的復信來了。他果然沒有拒絕蕭紅的求援，對她剛剛完稿的作品，魯迅在信中說：「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來批評。」

魯迅先生的這封普通的來信，在蕭紅一生中是多麼重要啊！特別是對這個在人生的大海裏已經過早地受盡了冷遇的少女，這簡直像是救生似的鼓勵。她很快地結束了青島的生活，用僅有的一點錢，買了一張日本貨船的票。她擠在貨艙裏，同鹹魚、粉絲等雜貨爲伍，席地而坐地，飄流到上海來。

這一次的流亡，似乎與以前不同了。因爲在她的心裏時刻都裝着魯迅先生。她多麼想馬上見到魯迅先生啊。她又寫信給魯迅，並表達了這種心情。

十一月五日，魯迅先生的復信又來了，信中說：「你們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們是有看見機會的。」就在這封信裏，魯迅稱蕭紅爲「吟女士」。

過慣了流浪生活的蕭紅，出於年輕人的一種稚氣，她不慣於聽上流社會所習用的先生、女士一類的稱呼。她自認爲同舊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寫信時便向魯迅先生表示了對稱呼的不以爲然，算是對先生發出的一個小小的「抗議」。

沒有想到這倒引起魯迅先生對這個倔强的東北姑娘的好感。他很喜歡這個青年人的直率的性格，十一月十二日的覆信中，魯迅親切而幽默地回答：

「對於女性的稱呼更沒有適當的。悄女士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姪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吧。現在也有不用稱呼的，因爲這是無政府主義式，所以我不

用。」

讀到這段話時，我們彷彿看到魯迅先生寫信時是含着微笑的，就像對待一個佻皮的孩子。盡管是這麼一個細微末節，魯迅已經猜出了殘酷的生活一定折磨過這個姑娘，無情的社會已經傷害了這個姑娘的心。否則她不會對一個陌生人這麼頑强地表示她與舊社會的勢不兩立。

同時，魯迅關切地提醒初到上海來的蕭紅：

「稚氣的話說說並不要緊，稚氣能找到眞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當，受害。上海實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魯迅知道剛到上海的蕭紅，未必了解這十里洋場的罪惡。

在信裏，難以掩飾魯迅先生對蕭紅的喜歡，他說：

「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的並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八九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在信的結尾，魯迅寫了「儷安」兩個字，又有意開玩笑地問蕭紅：「這兩個字抗議不抗議？」

我們相信，當蕭紅接到這封信時一定是羞愧得笑了，同時也會感到一種愛和温暖。難道這不正是她長時期在日夜憧憬和追求的嗎？……

五、重要的叮囑

蕭紅在上海舉目無親，生活仍然沒有着落。那時候，她常常冒着小雨，在落滿了枯葉的環龍路上寂寞地走着。有時也到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去走走。看到哪五光十色的化妝品，還有進口的巴黎香水之類，她厭惡地說：「我一輩子也不會用那有臭味的水！」當她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她想到：爲了自己的創作，已經麻煩魯迅先生了；爲了吃飯，爲了解除痛苦的飢餓難道還要麻煩先生嗎？最後，雖然難以啓口，還是向先生伸出了求援的手，想找魯迅先生借一點錢。

十一月十七日，魯迅先生慷慨地回答：「我可以預備着的，不成問題。」兩天以後，二十日魯迅先生想早一點同這位求援的青年相見，他在信中說：「許多事情一言難盡，我想我們還是在月底談一談好……說話總能比寫信講得清楚些。」

就在這封信裏，當魯迅知道蕭紅他們住在霞飛路一帶，因爲這是白俄的居住區，他馬上叮囑蕭紅：「現在我要趕緊通知你的，是霞飛路的那些俄國男女，幾乎全是白

俄，你萬不可以跟他們說俄國話，否則怕他們會疑心你是留學生，招出麻煩來。他們之中以告密爲生的人們很不少。」魯迅先生想得多麼週到，他以爲，蕭紅來自最北邊的哈爾濱，那裏正是白俄的第二故鄉，她很可能懂幾句俄文的。如果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被告發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留學生，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當時這樣被害的青年，魯迅先生已經看了不少了。

四處碰壁的生活，使蕭紅他們不想在上海做賣文章的夢了。他們想把稿子留在上海再次遠行。但是，過了一周，魯迅先生在百忙中特意安排好了時間，正式約定與蕭紅見面。魯迅在信件中說：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後兩點鐘，你們兩位可以到書店來一趟嗎？小說如已抄好，也就帶來，我當在那裏等候。」

小說，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書店，當然指的是內山書店。魯迅先生還特意給年輕人開列詳細的乘車路線：「那書店，坐第一路電車可到。就是坐到終點（靶子場）下車，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多麼想早一點看到先生啊。

在這以前，蕭紅還天眞地問過魯迅先生是否有着先生和教授那樣的架子，動不動就講什麼規矩？魯迅曾經誠懇地回答：「我的確當過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並沒忘記我是學生出身，所以並不管什麼規矩不規矩的。」

現在就要見到魯迅先生了。蕭紅的心激烈的跳動着，她不安地盼望着三十日早一點來到。三十日，好不容易又從早上盼到了下午兩點鐘。

六、難忘的會見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兩點鐘，蕭紅按照魯迅指引的路線，準時來到了內山書店。

她推開了書店的門，心裏激動得澎澎地跳着……在這一天的《魯迅日記》上僅僅記着：「……悄吟來訪。」

日夜嚮往的魯迅先生就站在眼前，現在該有多少心事，多少委屈向老人傾訴……

她從魯迅文章的戰鬥鋒芒裏，想像着魯迅先生一定是巨人的體魄，有着高高的身材，壯偉的神采。萬沒有想到先生却是個矮身材，面目清癯的老人，甚至不修邊幅，樣子平凡得很。

魯迅先生手裏拿着一頂舊毡帽，腋下夾着一個紅底黑

花格的布包袱，凝神地望着有點痴呆的蕭紅，她當時正不知該跟先生說些什麼好。

還是魯迅先生先開了口：「我們走吧！」說完便帶頭走出了內山書店。

事後，蕭紅向先生說明了她第一次見到先生時的驚愕，魯迅回信時說：「我知道我們見面之後，是會使你們悲哀的；我想，你們單看我的文章，不會料到我已這麼衰老。但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

在街上，魯迅先生健步走在前面，最後走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魯迅帶着蕭紅和蕭軍找到一個角落裏坐下來，要了一壺紅茶。

這座小店裏的座位並不太多，光綫也不充足，簡直顯得有點冷落。魯迅先生倒是常到這裏來，因爲店主人可能是個猶太人，中國話聽不太懂，而且客人一到，他便打開唱機放起音樂來，談話是很方便的。魯迅先生經常在這裏同左聯的一些朋友見面。

坐了不大一會兒，許廣平領着海嬰也來了。她是爲了照顧魯迅的安全而來，同時也是爲了看看蕭紅，她也很關心這個東北姑娘的命運。一見面，她還笑着問蕭紅：「看我像個交際花嗎？」因爲蕭紅聽到一個謠言，說魯迅的夫人是一個交際花。在信中她向魯迅先生報告過這件事。

魯迅耐心地聽着蕭紅敘述她的生活經歷，當然也講到了淪陷後東北人民的苦難，講到她的寫作生活。許廣平跟魯迅先生一樣地喜歡這個姑娘。臨別的時候，許廣平握住蕭紅的手，依依不捨地說：「見一次眞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麼時候再見了？」

想到也許年輕人一時不能領會自己的生活處境，魯迅先生也跟着向蕭紅解釋：「他們（指國民黨當局）已經通緝我四年了。」

這是一次多麼珍貴的會見啊，魯迅先生是冒了危險來看這兩個東北流亡青年的。蕭紅以感激的眼睛望着先生。

最後，魯迅掏出早已準備好的二十元錢，這正是蕭紅他們來信要借的。

接過了這二十元錢，一股酸楚的感情襲上年輕人的心頭。蕭紅想起在流浪生活中看夠了人們冷酷的面孔，而這位第一次見面的老人竟給自己帶來多少溫暖……她還看到，在這陰冷的初冬天氣裏，先生只穿着一件單薄的舊棉袍，脚下穿着一雙舊膠底帆布鞋，脖子上連一條圍巾也沒有。

忽然，她又想起剛剛交給魯迅先生的那厚厚一叠的

《八月的鄉村》原稿，那是她替蕭軍抄的。她眞悔恨自己一向寫不來大字，埋怨自己抄寫得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要使先生看起來多麼費力。那是用複寫紙抄的，有的簡直模糊得無法辨認了。

回到住處，蕭紅馬上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流露了這種不安和自譴的心情，還講到拿到魯迅的錢以後內心的矛盾。最後還寫到，更沒有想到先生竟被迫害到這種程度，連行動的自由都很有限。

十二月六日，魯迅先生在回信中却安慰起蕭紅來：「來信上說到用我這裏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俄國一個盧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資格關係，稿費總比青年作家來得容易，裏面並沒有青年作家的稿費那樣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緊。而且這些小事，萬萬不可放在心上，否則，人就容易神經衰弱，陷入憂鬱了。」

接着魯迅又寬慰蕭紅，不必爲他的安危顧慮。魯迅說：「來信又憤怒於他們之迫害我。這是不足爲奇的！他們還能做什麼別的？我究竟還要說話。你看老百姓一聲不響，將血汗貢獻出來，自己弄到無衣無食，他們不是還要老百姓的性命嗎？」

魯迅的心裝着整個民族的哀樂，他無私無畏；他的心是同所有被壓迫的人們一起跳動的。

七、愛護這文苑新秀

蕭紅決定就住在上海了。這也是魯迅先生當面鼓勵了她。她要在魯迅先生的愛護下專門從事寫作。她嘗試着要闖入那門禁森嚴的文壇。她結識了魯迅先生，找到了最可信任和可以依賴的老師，她增添了勇氣和信心。

那時，魯迅先生連她生活上的一些需要都考慮到了。當時在上海從事木刻創作的青年黃新波，同幾個單身的革命青年住在一起。當時，他們過着秘密的地下生活。後來，幾個伙伴遠行了，空出了幾張床。一天，突然一個披了紅色圍巾的姑娘來訪，掏出魯迅寫的介紹信，原來是蕭紅跑來借鐵床的。新波立刻幫助蕭紅僱了人力車，把床拉走了。但是，當時新波忘記了問蕭紅，魯迅是怎麼知道他這裏有多餘床的。幾十年過去了，到現在仍然是個謎。

住下來要寫作了，生活一時又那麼不安定，蕭紅煩躁得靜不下來，關在屋裏幾乎寫不出什麼。魯迅先生知道了以後，馬上寫信來開導她：「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

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裏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

於此同時，魯迅開始看蕭紅的中篇《生死場》，他吃驚於蕭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更吃驚於看上去還有點纖弱的蕭紅，却把「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描繪得「力透紙背」。魯迅欣喜地發現了一個新人。他看到在文學隊伍裏將要站出來一個新兵。多年以後，許廣平在回憶往事時還清楚地記得，當時魯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談起，總聽到魯迅先生的推荐，認爲在寫作前途上看起來，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這自然是同蕭軍來比較，因爲魯迅以爲：「手法的生動，《生死場》似乎比《八月的鄉村》更覺得成熟些」。（以上均引自景宋：《追憶蕭紅》）

魯迅還高興地把這個陌生的新人引進文藝界。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魯迅與許廣平聯名邀請蕭紅於十九日下午六時，在梁園豫菜館吃飯。十二月十八日的《魯迅日記》上記載着：午後「往梁園豫菜館定菜」。信中還告訴蕭紅：「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信中詳細地介紹了路線圖，惟恐她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梁園的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去，比較的近。」魯迅對青年多麼地耐心細緻。

十九日夜，蕭紅應邀赴宴。這一天，魯迅先生特地邀請了茅盾。他有意讓茅盾先生見見這個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從此，蕭紅又結識了另一位有威望而又關心她成長的老作家。在座的「可以隨便談天的」人當中，還有葉紫和聶紺弩等人。這也許是蕭紅第一次同上海文藝界的人士公開接觸吧。她該怎樣感激魯迅先生這種好意的安排呢！作爲飲宴的主人，看到蕭紅已經開始闖入文苑，魯迅先生的心裏也是高興的。

八、是耗子躲貓嗎？

也許在當天的飲宴中，沒有機會談到蕭紅小說出版的事。第二天，十二月二十日，魯迅便寫信告訴蕭紅：「吟太太的稿子，生活書店願意出版，送給官僚檢查去了，倘通過，就可發排。」

二十六日的信中又說：「吟太太的小說，我想不至於

此，如果刪掉幾段，那麼就任它刪掉幾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來。」所謂「不至於此」是指魯迅先生的文章被檢查官刪掉了四分之三。

蕭紅開始獨立地同上海文壇接觸了。在這封信裏，魯迅又囑咐蕭紅：「所謂上海的文學家們，也很有些可怕的，他們會因一點小利，要別人的性命。」魯迅忠告她：「不過此後所遇的人們多起來，彼此都難以明白眞相，說話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聽人們說，自己少說話，要說，就多說些閑談。」

接到魯迅的信以後，任性的蕭紅表示不同意先生說的「少說話」或只「閑談」，她認爲這是消極的「老鼠躲貓」的方法。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魯迅覆信說：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少說話或多說閑談，怎麼會是耗子躲貓的方法呢？我就沒有見過貓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時期之外。貓比老鼠還要沉默。春天又作別論，因爲牠們另有目的。平日，牠總是靜靜的聽着聲音，伺機搏擊，這是猛獸的方法。自然，牠決不和耗子講閑話的，但耗子也不和貓講閑話。」魯迅先生一向是憎惡貓的，他把一切反面人物比喻爲貓，告訴蕭紅要多加小心：當牠沉默靜聽時正是要伺機搏擊！

蕭紅想考察上海社會，以便寫點東西。魯迅表示贊成，但又警告她：「不過工人區域裏却不宜去，那裏狗多，有點情形不同的人走過，恐怕牠就會注意。」魯迅知道國民黨的那些特務，專門盯在工人周圍準備咬人。

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魯迅想到已經送出去很久的《生死場》，他說：「吟太太的小說送檢查處後，亦尚無回信，我看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關的，因爲用複寫紙寫，看起來較爲費力，他們便擱下了。」

焦躁的蕭紅一心想很快地寫出作品來，但是，又苦惱於一時寫不出來。她曾經孩子似地覺得愧對先生的期望，請求老師來鞭打她這個不成器的學生。魯迅回答說：「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來的，從前的塾師，學生背不出書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爲還是不要催好。如果胖得像蛔蛔了，那就會有蛔蛔樣的文章。」

果然不負先生的期望，我們從二月九日的信裏，便看到魯迅高興地表揚蕭紅所寫的文章：「小說稿已看過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氣話——充滿着熱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謂「作家」的作品大兩樣。今天已將悄吟太太的那一篇寄給《太白》。」這一篇即蕭紅一月二十六日寫的

《小六》。這是一篇描寫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小說。

魯迅還推荐蕭紅的作品給《文學》等刊物，並介紹到良友出版公司等出版社。這樣，蕭紅漸漸地被上海文壇所認識了。

九、第一次到魯迅家作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的《魯迅日記》記載：「晚約阿芷（即葉紫）、蕭軍、悄吟往橋香夜飯……」這樣的記載在《日記》裏是不少的。魯迅先生的時間是那麼寶貴，他肯於勻出時間來請蕭紅他們吃飯，只能說他是非常喜歡這些青年作家快快成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也只能依靠這種方式來聯系和團結一批青年文藝工作者。

三月十七日，魯迅「得悄吟信並稿二篇，即覆。」這封信（這時候，魯迅在信中對蕭紅仍直稱「悄吟太太」，她再也不抗議了。）是回答蕭紅的邀請看她遷居後的新家的。魯迅說海嬰燙了脚，「等他能走路，我們再來看您吧。」

果然，在五月二日這天的上午，魯迅先生同許廣平並携帶海嬰一起往拉都路去訪問蕭紅，中午就請蕭紅夫婦「在盛福午飯。」

魯迅對於蕭紅的關切，也表現在一些生活細節裏。例如書信中說：「吟太太怎麼樣，仍然要睏早覺麼？」（三月二十五日）「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寫什麼了吧？」（九月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魯迅擬爲蕭紅的《生死場》寫一篇序言：「《生死場》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並沒有看完，因爲複寫紙寫的，看起來不容易。但如要我做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給我看就好，我也許還可以順便改正幾個錯字。」

十一月四日，魯迅約請蕭紅夫婦在六日「下午五點鐘，在書店等候。您們先去逛公園之後，然後到店裏來，同到我的寓裏吃夜飯。」六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邀劉軍及悄吟夜飯。」這是蕭紅第一次到魯迅先生的家裏來訪。

在魯迅先生家裏第一次作客也是難忘的。蕭紅曾經這樣記述過：

「在魯迅先生家裏做客人，剛開始是從法租界來到虹口，搭電車也要差不多一個鐘頭的工夫，所以那時候來的次數比較少，還記得有一次談到半夜了，一過十二點電車就沒有的，但那一天不知講了些什麼，講到一個段落就叫

看旁邊小長桌上的圓鐘，十一點半了，十一點四十五分了，電車沒有了。

「反正已十二點了，電車已沒有，那麼再坐一會。」許先生如此勸着。

魯迅先生好像聽了所講的什麼引起了幻想，安頓的舉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點鐘以後，送我（還有別的朋友）出來的是許先生，外邊下着濛濛的小雨，弄堂裏燈光全然滅掉了，魯迅先生囑咐許先生一定讓坐小汽車回去，並且一定囑咐許先生付錢。」（見蕭紅：《回憶魯迅先生》）

蕭紅把第一次到大陸新村訪問的時間弄錯了，她記的是一九三五年的十月，提前了一個月。此外，個別細節前後也稍有差別。但，這究竟是我們想知道的。

「那夜，就和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道坐在長桌旁邊喝茶的。當夜談了許多關於僞滿洲國的事情，從飯後談起，一直談到九點鐘十點鐘而後到十一點，時時想退出來，讓魯迅先生好早點休息，因爲我看出來魯迅先生身體不大好，又加上聽許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傷風了一個多月，剛好了的。

但是魯迅先生並沒有疲倦的樣子。雖然客廳裏也擺着一張可以臥倒的藤椅，我們勸他幾次想讓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沒有去，仍舊坐在椅子上。並且還上樓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是什麼吸引了魯迅先生這樣執着地要聽下去呢？顯然是東北三省人民苦難的命運牽動了魯迅的心，他急切地想了解東北人民的抗爭。「過了十一點，天就落雨了，雨點淅瀝淅瀝的打在玻璃窗上……夜已深了，並且落了雨，心裏十分焦急，幾次站起來想要走，但是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再說坐一下：『十二點鐘以前終歸有車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將近十二點，才穿起雨衣來，打開客廳外面的響着的鐵門，魯迅先生非要送到鐵門外不可。……對於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麼？雨不會打濕了頭髮，受了寒傷風不又要繼續下去麼？站在鐵門外邊，魯迅先生說，並且指着隔壁那家寫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來記住這個『茶』，就是這個『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幾乎是觸到了釘在鐵門旁邊的那個九號的『九』字，『下次來記住茶的旁邊九號。』」

從在咖啡館裏的約見，到這第一次來魯迅先生家裏作客。魯迅更了解了蕭紅。他誠心誠意地邀請蕭紅「下次再來」，蕭紅果然也願意到魯迅先生家裏來。

十、《生死場》——擾亂了奴隸們的心

十一月十四日夜，魯迅爲蕭紅的《生死場》寫完了小序。第二天上午，魯迅把小序寄出，信中說：「校稿昨天看完，……除改正了幾個錯字之外，又改正了一點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個圈或一個點，很不好看，現在都已改正。」

蕭紅接到信後立即感激地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魯迅於十六日夜覆信：

「校出了幾個錯字，爲什麼這麼吃驚？我曾經做過雜誌的校對，經驗也比較的多，能校是當然的，但因爲看得太快，也許還有錯字。」

當然，魯迅對蕭紅的最大的鼓勵還在於序中對《生死場》的評價。魯迅以爲從這部小說裏可以「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强，對於死的掙扎，却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是的，有誰看到那書中的人物呼喊出：「我埋在土裏，也要把中國旗子插上墓頂，我是中國人！」而不爲所動呢？

在序言中，魯迅怒斥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書報檢查委員會，說本書原來由文學社付印的，但送審的結果是「不許可」，顯然這樣的書是大背於國民黨的「訓政」之道的。最後還是魯迅先生從日常生活中節約出錢來，以「奴隸社」的名義爲蕭紅印了這本書。魯迅說，「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爲這本書出版」。魯迅寫序言時的心情和這部小說裏所反映的呼聲正是「奴隸的心」！魯迅認爲如果這部小說（包括魯迅先生的序）能夠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不是奴才！」這無疑的是對蕭紅小說的最高的評價。《生死場》正是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憤怒呼喊，這是一本可以擾亂奴隸們心的書，一本可以喚起讀者的同情和抗爭的書。

當蕭紅在信中感激魯迅先生在序言中說了那麼多好話時，魯迅先生則說：

「那序文上，有一句『敘事寫景，勝於描寫人物』，也並不是好話，也可以解作描寫人物並不怎麼好。因爲做序文，也要顧及銷路，所以只得說的彎曲一點。至於老王

婆，我却不覺得怎麼鬼氣，這樣的人物，南方的鄉下也常有的。」

在印製魯迅這篇序文時，蕭紅還要求魯迅的署名由先生親筆書寫，做一個鋅版。魯迅說：「我不大稀罕親筆簽名製版之類，覺得這有些孩子氣，不過悄吟太太既然熱心於此，就寫了附上，寫得太大，製版時可以縮小的。這位太太，到上海以後，好像體格高了一點，兩條辮子也長了一點了，然而孩子氣不改，眞是無可奈何。」魯迅對待蕭紅的「孩子氣」也只得從命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爲「奴隸叢書之三」的《生死場》以上海容光書店名義出版了。蕭紅舒展了她繪畫的才能，自己爲本書畫了一個別致的封面。從這個封面裏也可以看到當時蕭紅心中之所想。她畫了我們祖國可愛的版圖，但在東北部的三省位置上直如被利斧劈開了一條斜綫，揭示了我大好河山正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

又有人說，蕭紅本來打算把上半塗爲黑色，表示東北三省已被日本軍國主義者佔領，後來怕畫面呆板便採用了一個顏色，把「生死場」三個字寫在上面。

蕭紅以《生死場》，奠定了她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她是我國「五四」以後，堅持現實主義文學的優秀女作家。她的《生死場》將永遠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閃耀着光采。

十一、心裏期待着陽光

蕭紅搬到北四川路附近來住了。從此，她更成爲魯迅先生家的常客。「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刮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蕭紅）

然而，這時期她生活上的矛盾發生了。

許廣平說：「蕭紅先生文章上表現相當英武，而實際多少還賦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處理一個問題時，也許感情勝過理智。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蕭紅先生無法擺脫她的傷感，每每整天的躭擱在我們寓裏。（見景宋：《追憶蕭紅》）也許只有在魯迅先生的家裏才能得到一點安慰吧。

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如果我們查考《魯迅日記》，常常每隔幾日便可看到「夜悄吟來」「晚悄吟來」「午後悄吟來」。三月份，光記載的就有八次之多，事實上，後來天天來，《日記》裏就不記了。除了長談和夜飯之外，魯

迅還帶着她和一些青年作家以及家屬，如許廣平、海嬰、周建人夫婦及小孩等，常常一起去看電影。這在日夜苦戰的魯迅先生來說，是少有的一種休息和娛樂了。看電影時人多車少。魯迅先生總是讓蕭紅她們乘一輛出租汽車先走。自己領着海嬰去等車。

每次，蕭紅到魯迅家裏來時，手裏還拿着一包黑麵包及俄國香腸之類的東西。這是因爲魯迅先生曾表示過黑麵包並不難吃。魯迅在信中對蕭紅說過：「黑麵包可以不必買給我們了。近地就要開一個白俄點心舖，倘要吃，容易買到了。」（見《魯迅書簡》八一六頁）稍後，又說：「我們近地開了一個白俄飯店，黑麵包，列巴圈，全有了。」（見《魯迅書簡》、二二頁）許廣平回憶：「蕭紅先生因爲是東北人，做餃子有特別的技巧，又快又好，從不會煮起來漏穿肉餡。其他像吃燒鴨時配用的兩層薄薄的餅餅，她做得也很好。」蕭紅回憶過：「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那還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帶了外國酸菜和用絞肉機絞成的牛肉。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後邊的方桌邊包起來，海嬰公子圍着鬧得起勁……」魯迅先生在《日記》裏還特別記載：「悄吟來，製葱油餅爲夜餐。」（見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魯迅日記》）

魯迅先生在北方住了那麼長的時間，也喜歡吃北方味兒的飯。蕭紅的到來，能夠爲先生做一些可口的北方飯食，這在魯迅先生也是很愉快的享受，所以他在日記上特別記上一筆。

「以後我們又做過韭菜合子，又做過合葉餅，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贊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魯迅先生還是在飯桌上舉着筷子問許先生：我再吃幾個嗎？」（蕭紅）這時候，蕭紅就像魯迅先生家中的人一樣。這個長期得不到家庭溫暖的東北流亡青年終於找到了家的溫暖。

有一次許廣平找了一點綢條，想爲蕭紅紮在頭髮上，魯迅先生看了生氣地說：「不要那樣裝她……」。又一次，蕭紅剛剛見過魯迅先生，到樓下去了一趟又上來，魯迅「突然從那圓轉椅上轉過來了，向着我，還微微站起了一點。『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時驚愕了蕭紅。當魯迅先生自己先開懷地笑起來以後，蕭紅才明白，先生是在逗自己，開玩笑。在這裏，魯迅先生不是待蕭紅如嬌女嗎？

蕭紅的心情還是鬱悶的，她常常想到自己生活的不幸，想到所遇到的人不是眞正的知己。她的身體似乎也不怎麼健康，常常頭疼，甚至已經有了花白頭髮。這種鬱悶的

心情倒同當時上海的黃梅天氣有些相似，好像心裏也很少有晴天。這一天上午，天剛放晴，蕭紅高興極了，她一口氣跑到魯迅家裏。上了樓還大口喘着氣，魯迅連忙問她：「有什麼事嗎？」她像孩子似地高聲地喊着：「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着，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展然的會心的笑。」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魯迅先生聽了蕭紅的話，推開窗子眺望着滿天的陽光時，他也受到了感染。他們的心激動地跳在一起。他們都多麼熱烈地期待着燦爛的陽光，永遠洒滿了人間大地啊！

十二、海外的悲悼

心裏懷着追求陽光、温暖和愛的蕭紅，在現實生活中排除不掉她的失望和寂寞，有時甚至是難以忍受的傷感和痛苦。她像一個女兒向父親低訴委屈似地跟魯迅先生剖白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和不幸。魯迅如愛護自己的女兒似的安慰着蕭紅。他同情她，關心她，開導她，鼓勵她，總希望她能排除憂傷，打破這鬱悶的環境，最好能好像充滿了陽光的天氣一樣，盡快地開朗、愉快起來。

魯迅先生支持了蕭紅想換一下生活環境的想法。近來，魯迅先生的身體也很不好，他同時看到年輕的蕭紅，也無時不處在病弱之中，她怎麼能再承受感情上過度的憂傷呢？蕭紅想盡早地擺脫那不愉快的生活環境，想一個人安靜地去生活、思索、寫作。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的《日記》上記載：「晚廣平治饌爲悄吟餞行。」蕭紅將要遠行去日本了。臨行之前，魯迅先生望着孤身遠行的蕭紅，他憐愛地坐在籐椅上囑咐着她：「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會嚇唬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驗病的來啦，來啦……」

這一次是她一個人走的。蕭紅又開始了她人生旅途上的漂流生活。

然而，這一次不同以往的是，他有了魯迅先生這個可以依靠的親人了。當蕭紅踏上征途的時候，她一定會想到當年年輕的魯迅也是到日本去追求一種理想的。她也是懷着改變自己心境的感情到日本去尋求理想的。她依依不捨地離開了祖國，離開了上海，離開了魯迅一家。她甚至有點不忍離開正在病中的親人魯迅先生。

然而，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次竟是同魯迅先生的永

別。

離開了煩擾的上海，她在日本果然靜下心來了。但是，寂寞似乎還是無法排除。她就拚命地寫作，八月，她在東京寫了《孤獨的生活》；九月，又連續寫了《家族以外的人》、《紅的菓園》、《王四的故事》……，魯迅在逝世前十四天（即十月五日），還關心地給茅盾寫信，打聽她的消息：「蕭紅一去之後，並未給我一信，通知地址……」。十月，她就在海外聽到了那令人難以相信的不幸消息：魯迅先生逝世了！

「二十一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很希望我是看錯……雖然去的時候是流着眼淚。……我想一步踏了回來，這想像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孤獨了的人是多麼可怕！……」（見蕭紅：《海外的悲悼》）

爲了魯迅先生的逝世，蕭紅再也不能按原來的計劃在日本安靜地住下來寫作了。她想起不久以前的往事，還好像昨天剛經歷過的那樣新鮮。然而，又好像是多麼渺茫了！

當她返回上海以後，立即投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正在積極籌備的《魯迅先生紀念集》的編輯出版工作。蕭紅負責報紙新聞上有關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和電文。她不辭辛勞地工作，爲我們保留下一批珍貴的史料。

十三、筆底長憶魯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蕭紅同詩人田間等人到了山西臨汾，她們都是應李公樸先生之約，去民族革命大學教書的。不久，蕭紅又到了西安。那裏離延安很近了，很多人都去了延安，可是蕭紅終於滯於個人的感情生活，南行到了武漢。她在武漢只住了幾個月便又隻身冒險走重慶，那時她已懷了身孕。當時她曾經傷感地說：「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上海去日本，從日本回來，現在的到重慶，都是我一個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路似的……。」

她住在重慶的歌樂山，身體更加衰弱了。生下一個孩子，不久也就死了。靜下來時，她想念魯迅先生，想念留在上海的許廣平和海嬰。她不斷給許先生寫信，問候她們母子的平安。當年同魯迅先生一家相處的日子，她是怎麼也忘記不掉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蕭紅寄信給許先生，打聽着

去年霞飛坊失火的事，因爲當時聽說許先生的家被燒了，而且關心這件事的人很多，延安和成都的人都有人來信問過蕭紅。其時連遠在南洋的郁達夫也遠道馳函問候過許先生。

許廣平還請蕭紅代爲搜集重慶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的消息和文章。蕭紅還準備創辦一個名叫魯迅的文藝刊物，但是未能實現。她說：「魯迅那刊物不該打算出得那樣急，爲的是趕二週年，因爲周先生去世之後，算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就心急起來。心急是不行的，周先生說過，這心急要拉得長，所以這刊物我始終計算着，有機會就要出的。……關於周先生，要每期都有關於他的文章。研究、傳記……所以先想請你作傳記的工作（就是寫回憶文）……還請求茅盾先生……我代表青年們向你籲求，向你要索。我們在這裏一談起話來就是導師導師，不稱周先生也不稱魯迅先生，你或者還沒有機會聽到，這聲音是到處響着的，好像街上的車輪，好像簷前的滴水。……（見≪魯迅風≫第十二期）字裏行間表現了她對魯迅的熱愛和崇敬。她要學習魯迅先生那樣忘我地多做工作，她把魯迅先生永遠看作是青年的導師。她下了決心要用自己的筆來寫下先生的音容笑貌……。

一九三八年，她寫了≪魯迅先生記・一≫，記述了她當年第一次到魯迅先生家作客的印象。她以詩的語言記下她對魯迅先生的崇敬。當她看到客廳中花瓶裏的幾棵萬年青時，她問先生：「這叫什麼名字？屋中既不生火爐，也不凍死？」

「這花，叫萬年青，永久這樣！」魯迅先生這樣回答着。「他在花瓶旁邊的煙灰盒中，抖掉了紙煙上的灰燼，那紅的煙火就越紅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離着。（見≪蕭紅散文≫）

在蕭紅的筆下，她不是也把魯迅先生看作是耐寒的萬年青了嗎？

又有≪魯迅先生記・二≫，蕭紅回憶了她在東京的生活，以及當她聽到魯迅逝世的消息以後，心靈上受到多麼大的打擊。

一九三九年，可以說是蕭紅創作的一個旺盛期。這一年她寫了≪牙粉醫病法≫、≪滑竿≫、≪林十二≫、≪長安寺≫、≪黃河≫、≪朦朧的期待≫、≪逃難≫、≪山下≫等。當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時，她又用全部心血寫下了≪魯迅先生生活散記≫。後來出單行本時改名≪回憶魯迅先生≫。）感情的誠摯和文筆的優美，這是至今爲止在回

憶魯迅的文字中所少見的。

一九四〇年春天，她來到香港。她想尋求一個安靜的環境好寫一點比較長的作品。她開始寫長篇《馬伯樂》和《呼蘭河傳》。十月，爲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她又寫了大型啞劇《民族魂》，刊登在楊剛主編的《大公報·文藝》週刊上。

這個劇本共有四幕，魯迅及魯迅筆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單四嫂子都出場了。在蕭紅這幾年的創作生活中，她的筆幾乎是離不開魯迅的。這一年的三月，茅盾曾經寫信贊揚過蕭紅寫作的勤奮，他說過：「紅姑娘創作甚爲努力」。

十四、「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

一九四一年春天，蕭紅與美國進步女作家在香港重逢。當年，她們是經魯迅先生的介紹認識的。魯迅先生還熱情地把蕭紅的作品推荐給史沫特萊和斯諾，推荐給日本文藝界，好讓世界上都知道中國有這麼一個進步的青年女作家。

看見讓疾病折磨得如此瘦弱的蕭紅，史沫特萊感到極大的不安。她勸蕭紅趕快去瑪麗醫院去休養。臨別的時候，她還送給蕭紅一套紫紅色的大衣，還有女裝上衣和西式裙子。蕭紅很喜歡史沫特萊送給她的禮物。當年她曾經在魯迅先生面前玄耀過自己穿的紅色的外衣。她一生都酷愛紅顏色，連自己的名字都叫「紅」。

這一年，她又完成了中篇《小城三月》。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這給蕭紅的生活帶來極大的變化。

據茅盾的回憶，一九四一年四月史沫特萊正要回美國，她路過香港，鑒於時局的緊張，曾經勸蕭紅去新加坡。蕭紅很想去，還勸茅盾夫婦也去那裏。茅盾還以爲蕭紅害怕陷落在香港，而不知道「她之所以想離開香港因爲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於離開香港而解脫那可怕的寂寞。」（見茅盾《呼蘭河傳序》）多麼不幸的蕭紅。她像當年從上海去日本一樣，如今又爲了解脫寂寞而想去新加坡。

她並未成行即因肺病住進瑪麗醫院。柳亞子在《記蕭紅女士》中說：「抗戰軍興，（蕭紅）曾北入秦晉，東巡漢皐，西窺巴渝，尋復南遊香島，止焉。以病肺入瑪麗醫院，久乃益劇，遂退院，養病九龍之樂道。」他們相見時，蕭紅已「偃臥病榻，不能强起」，「嘗倚枕爲余題詩

冊子，喟言歎曰：安得病愈，偕觀電影，更就酒樓小飲，則其樂靡窮矣。」太平洋戰爭爆發，蕭紅「病體不支，聞飛機聲心悸弗可止。」第二天，蕭紅又遷往思豪酒店。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在跑馬地養和醫院匆忙地做了一次手術，十八日轉入瑪麗醫院。十九日夜十二時，蕭紅力疾書寫了遺囑：「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月二十二晨六時昏迷，十時，這個一生在流浪中度過的蕭紅與人間永別了。

臨終以前，蕭紅時刻想念的是她東北的故鄉，那遼濶的松花江，那黑金似的土地，那樸實的家鄉的人民……不能瞑目啊，家鄉還被敵人侵佔着，不能瞑目啊，她再也不能回到家鄉去了。

當年蕭紅曾經對人說過：「如果我健康起來，我一定要試探試探人生底海！」如今，她已經以她那三十一歲的青春試探完了她人生的海。她至死也是寂寞的。蕭紅從幼年便永遠憧憬着愛和温暖，但她所能尋求到的理想還太少了。她不甘於自己過早的死，躺在病床上，還計劃着要寫十個短篇，有的連題目都已經擬好了。其中有《還鄉人》、《采蓮船》、《珠子姐》。她還要寫長篇《晚鐘》，那是描寫哈爾濱女學生抗爭生活的。她還有更大的計劃，寫一部北大荒開荒生活的長篇小說《泥河》，這是上部。她更盼望着在新社會出現以後，她馬上回到濶別了的家鄉去。她要寫一部北大荒的全新生活，寫下她日夜嚮往的家鄉的變化，以及她所熟悉的那些在苦難中掙扎求生的人們的新生活，這就是《泥河》的下部。她還計劃着，那時，她將跟一些朋友一起訪問當年兩萬五千里長征時走過的許多地方。她羨慕那些過雪山，穿過大渡河的勇士們，她也要走過這些值得紀念的地方，寫一部動人的作品……。

這是一些多麼美好，多麼會令人感動的計劃啊。蕭紅是死不瞑目的。她就在那兵荒馬亂的戰爭中寂寞的離開了我們。

蒼天若是有靈，就應該給她以更多的年華，讓蕭紅完成她的宿願。蒼天是該詛咒的，你爲什麼奪去了這麼一個不幸的、有才華的年輕的生命呢！

十五、人們沒有忘記她

一個心中永遠不忘記祖國和人民的作家，人們也是永遠不會忘記她的。

蕭紅逝世的消息傳到延安的時候，延安的報紙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刊載了「延安文藝界追悼女作家蕭紅」的消息。

報道中說，五月一日下午二時，延安文化界舉行了蕭紅的追悼會，參加的有作家艾思奇、何其芳、周立波、劉白羽、艾青、柯仲平、公木、丁玲、白朗、舒羣、蕭軍等等五十人。會場上懸掛着蕭紅的畫像，何其芳等人都講了話，劉白羽還朗讀了蕭紅的文章代替了講話。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蕭紅的遺體是在香港跑馬地背後的日本火葬場火化的。第二天的黃昏葬於淺水灣，地近麗都花園的海邊。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戰已經勝利了，茅盾從重慶繞了一個圈子經香港到上海去的時候，他特別想看一看的是在淺水灣的蕭紅墓。「我把這些願望放在心裏，略有空閑，這些心願就來困擾我了，然而我始終提不起這份勇氣，還這未了的心願，直到離開香港」。他是懷着抑悒的心情不忍去看蕭紅墓的。茅盾先生以這樣深沉的筆墨寫下了他對蕭紅的悼念：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的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頗爲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躁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而這樣寂寞的死，也成爲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的負担，我願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淺水灣看看而終於違反本心地屢次規避掉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已故詩人戴望舒寫過一首《蕭紅墓畔口占》：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着，長夜漫漫，
你却聽着海濤閒話。

蕭紅就在這淺水灣與藍天碧水寂寞地相處了十五個年頭。這中間發生了天翻地覆般變化的是一九四九年的全國大更新。蕭紅的理想實現了，如果她地下有知，該也會破顏一笑。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香港文化界的陳凡君投書北京，報上發表了他寫的《蕭紅墓近況》，其中有詩：

年年海畔看春穠，
每過孤墳息旅笻。
黑水白山鄉夢渺，
獨柯芳草舊情空。
滄波不送歸帆去，
慧骨長堪積垢封？
生死場成安樂地，
豈應無隊住蕭紅！

作者說，他每次到淺水灣去，總要到蕭紅墓去看看。因爲當時兵荒馬亂，草草埋葬，「既無碑石，又乏塚阜，只有一個用水泥圍築的圓圈。過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這裏長眠着我國的著名女作家。」

戰後初期，在那個圓圈中尙有一株獨柯的樹，後來已被人砍去。「今夏去看，景況更令人不快，那墳地竟被人填平，上面搭了帆布棚，作爲賣汽水食物的攤子，天天任人踐踏，雜垢遍地。」他建議設法遷葬。「當年的生死場，而今已成爲祖國建設繁榮之地，也應該接蕭紅回去看看了吧？」

文章發表後，引起人們的注意，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同廣州作家協會分會共同籌備遷葬事宜。葉靈鳳寫了《蕭紅墓發掘始末記》，陳凡又寫了《送蕭紅骨灰內返》。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蕭紅的骨灰重新安葬於廣州東郊的銀河公墓。從此，蕭紅長眠於花事常好的南國土地上。她恬靜地睡在生前一直熱忱嚮往的祖國大地上，蕭紅再也不是寂寞的了。

十六、後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蕭紅選集》，編者認爲，在政治上，蕭紅「基本上是一直和勞動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事業共呼吸，共命運的。」「在藝術上，蕭紅的成就也是可貴的。」她的作品獨具一種明朗、瀟洒、清新而洗練的風格。

當然，蕭紅作爲一個知識分子也是有弱點的。茅盾先生說的好，到了後來，蕭紅在香港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蟄居」式的。爲什麼在這樣的大時代中，對於人生有理想，對於黑暗勢力作過抗爭的人，會這麼消極呢？茅盾同意蕭紅的一位女友的分析：以爲感情上的一再受傷，使得這位感情富於理智的女詩人，被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縛（而這圈子盡管是她咒詛的，却又拘於惰性，不

能毅然決然自拔），和廣濶的進行着生死搏鬥的大天地完全隔絕了，這結果是，一方面陳義太高，不滿於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覺得那全是扯淡，是無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廣大羣衆中間，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悶而寂寞呢？此一分析是深刻的，蕭紅的教訓也是深刻的。多年來，我甚至於想到，在抗戰初期，蕭紅在西安的時候，如果不是軟弱地拘於個人的感情生活而投身到更廣大的感情生活裏去，或者她竟到了延安，也許她能夠徹底改變她那寂寞和苦悶狹隘的生活，她作品裏所反映的思想上的陰影也可能會更少一些，甚至於可以完全不見這種陰影。然而，這終於是一種聯想而已。

蕭紅除了給我們留下了《生死場》以外，還有《跋涉》、《橋》、《商市街》、《牛車上》、《呼蘭河傳》、《回憶魯迅先生》、《馬伯樂》、《小城三月》、《蕭紅散文》、《曠野的呼喚》等十多個集子，這都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遺產。我的這篇文字當然不是對於蕭紅的研究和全面的評價。我的目的還是想通過這位優秀女作家同魯迅的接觸，說明魯迅對青年作者的無私的關懷和幫助。是的，蕭紅若是找不到魯迅先生，她也許更早的夭折了，世間也許就不會有這樣一位令人懷念的青年女作家了。

魯迅先生的一生，一共幫助過多少像蕭紅這樣的青年作家呢？我想，如果仔細地推敲起來，決不會是幾個，或十幾個。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動人的故事。魯迅先生在培養青年作家方面的功績，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此外，我常常有這樣一個想法，爲了讓更多的讀者能夠集中了解魯迅先生和蕭紅這兩個值得紀念的人物，我們的出版家爲什麼不可以把蕭紅專門寫魯迅的那些文章（如《民族魂》等從來沒有收過集子），以及魯迅、茅盾、許廣平、柳亞子的回憶蕭紅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印成一本書呢？這樣一本書既是紀念魯迅先生也是紀念蕭紅的；既是珍貴的紀念文集，也是一本優秀的散文集，因爲作者們都是懷着很深的感情寫的。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現代文學史的資料叢書。如果再附以必要的照片和插圖，那就更吸引人了。我期待這樣一本書的出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

秦松在海外唱出的歌

木令著

如果每次講起文學，便提諾貝爾獎金，未免落俗，可是一九七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確很特殊，原因是獲獎者是美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家。H·B·辛格爾是從波蘭移民來的猶太裔作家，更妙的是他在美國寫作，不用英文，而用他祖裔文字的猶太文。

當我們仔細回憶一下，歷史上許多作家均曾流居異國，法國的浮爾塔，德國的哥德，和英國的羅曼蒂克詩人們是早期旅客作家。後來有屠格涅夫，和美國移居英法的詩人，小說家們。爵爾士曾流浪意大利，一邊執教英文，一邊寫他的新小說。當今還有別克德（Becket）離開英國，而居於法國寫他的荒謬戲劇，等等。

這些流浪作家一致的用祖裔文字寫作，流浪的文化生涯也許給予這些作家們對生活發生重要的距離感，這也可能是創作上必需的距離感。在創

作過程時，作家是生活的反映者，「反映」本質上便帶有基本的距離，這原是生活抽象化的結果。

在紐約也有一位中國旅客詩人——秦松。他作詩描寫紐約，美國，和在海外對中國的遙念和反省。他最近出版的詩集很簡單的稱爲《唱一支共同的歌》。這詩集共收了四十一首詩，均曾在《海洋文藝》（月刊）上發表過，出版了它的，也正是海洋文藝社。

這詩集收集了作者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初寫的詩。全集分爲五輯，按內容再按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

秦松在這詩集的《後記》中謙虛的寫道「……不是一首很美的詩，但她是一種很眞實的聲音，詩的首二行就開門見山的說：

我必須要說出我的話

我必須要唱出我的歌

他又說：「因爲我還在生活，也不是閒來無聊爲了某一種裝飾，爲寫某一類的詩而寫詩，故也還在寫作，還在寫新詩。如此說來，創作不完全是一時的衝動，也不完全是一時情感的發洩。」

秦松的詩決不是「閒來無聊」或爲了某一種裝飾——「少年不知愁滋味，爲賦新詞强說愁。」筆者知道他爲了生活，辛苦的工作着。他的詩是他生活體驗上自然的發洩。

在他「詩和畫者的自語」中他坦白道：

在這裏
有一個人
一個工作的人
工作在這裏　爲什麼
工作？工作爲了
賺錢？賺錢爲了
生活？生活爲了
什麼？就是如此之
簡單而沒有回答
我的工作　工作之我
一手寫詩
一手作畫
於是　你問我如我問
寫詩　作畫　爲了什麼？
那麼　我的回答如我問
生活　人生　爲了什麼？

這裏秦松已給我們很清楚的解釋；在他的生命上生活與寫詩作畫是一回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首詩也是很能代表他作詩常運用的格式。那便是：「連續的前進」，波浪式的展進，一問一答向前推進。這形式也適合他要說的話。人生爲了什麼？他問道。他所採用的進展連續形式本身就是一個答覆：人生是向前不斷的推動。

秦松的詩是令人很容易親近的，它有泥土的樸實誠懇：

我是一個人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聽血和肉的對話
……
我是一個人
在人民的行列中
……

他不是一個「能忍耐的植物（也沒有雅成風花雪月），也不是一個「野蠻的動物」。

於是　作爲一個人
如果不是在瞌睡中
不是自囚
如果被囚
就必須要站起來

顯然秦松認爲人的自然姿勢是「站起來」的。辛苦工作並不會使他感到壓迫，而只會像：

勞動和歌唱
像升起來的
太陽（古老又年青）
行進在人行道上
發他的熱
他的光

這詩集有五個不同的內容，但這首《詩和畫者的自語》將秦松的生活和寫詩哲學已講出的清清楚楚。

現在讓我們再看：他作紐約客的詩語，這一輯題爲《黑色的紐約及其他》。他用黑色來形容紐約是很恰當的顏色。紐約主要是一個夜市，高聳侵天的樓房掩殺了白日帶給人們的曠暖。紐約是一個沒有晝色的城市。紐約是夜是黑。黑不僅是紐約物質世界的顏色，而也是紐約之精神世界的顏色。秦松的詩將這一點已描述透徹。在《紐約舊聞》中他這樣寫：

醉卧在太陽的背面
分食地球的爛蘋果
腐成探月的屍體給蟲蛀
傳染天空的蚊蠅
饑餓遍地的螻蟻
無所謂海洋的真空災害

頭一句「在太陽的背面」這是黑是夜，一開首便讓讀者感到黑壓環境的形象。底下幾句是物質上的骯髒——爛，腐，屍，蛀。然後他便提到：

海洋與陸地的征伐
陸地與海洋的爭戰
……
眼食湖光並無山色
玻璃盒中聯合國的圍棋賽
白先或黑先着的爭先恐後
昏迷的日光燈也無可如何

如果秦松是傳統詩人，爲作詩而去描寫紐約夜景，這詩的結果形象便不會如此眞實逼人。秦松爲什麼不去描塗紐約的海景，爲什麼不將紐約港

口美化？這因爲他找尋不到紐約的美，紐約絕不是風景區，它是世界上競爭最猛烈的城市，不論政治或商業上，競爭性是紐約城的重心點。因此「海洋與陸地的征伐」，這一些也不差；爲擴張陸地，洼渚之海岸也被人工從海水奪回，而堆積成陸地。紐約海港有「槍林」又有「彈雨」，有「玻璃盒中聯合國的棋賽」，這是描寫聯合國大厦中「白先或黑先着的爭先恐後」的戲劇性場面。

「爛蘋菓」，「屍體給蟲蛀」描寫紐約經濟上互相剝削的情況。資產風氣又形成「傳染天空的蚊蠅，饑餓遍地的螻蟻」。螻蟻被形容爲饑餓極妙，在紐約少有閒人，多數人都爲「饑餓」生活忙碌成螻蟻。並且，這饑餓不一定只是胃酸而感覺饑餓，也是貪心的「餓」。在詩結尾處，他寫到：

樓擠迫樓更高　更瘦
人擠迫人更瘦　更忙

然後秦松對這「黑色紐約」的反應便成爲：

冒然踢出一腳
猛然推出一掌
如嚥不下的乳酪文明
又
爲什麼拍着他的屁股
伸直他如公鷄叫的脖子
天還沒亮　駝鳥的故事
聽不出是一隻好笑的笑話

駝鳥逃避現實在極現實的物質紐約完全不是好玩的笑話。這只會是從生活上體會出的詩句。秦松無疑是一個生活詩人，決不是「爲賦新詞强說愁」的做作詩人。

紐約的生活忙碌使他在《大選之秋》喘出下面幾句：

太忙了　太忙了
在槍口下　在風頭上
忙於審判　忙於警告
忙於訪問　忙於錄音
忙於遊行　忙於罷工
忙於墮胎　忙於婦運

上面這一段，「忙」的衝擊緊迫着跟上前句，在這裏筆者開始發現他的連續前進式可能是生活忙碌逼出來的自然形式。形式和內容在秦松的詩中是常常統一的。

他的《長島短歌》歌頌長島的「海鷗」，「雲」，「海」，「燈塔」，「行程」等，在歌頌似的描寫便稍帶抒情的筆調，但是他仍舊脫離不了生活的脚跡：

枯竭的生命更像一個孤獨的老人
被誰遺棄在這裏
或許在夜間才能看見他
一綠螢光　如
一聲微弱的招喚　不
一聲微弱的呻吟

他看到物質文明污染的黑，而不能像駝鳥似的逃避或去冒昧强調事實。詩人必得忠實他的視覺，聽覺，和感覺。秦松不是一個諱避良知的詩人。

筆者曾經指出秦松的詩內容和形式上統一，他在第二輯《九月在愛荷華》所用的筆色便少了「黑」。他看到「透明的夜」，「西曬的太陽」，「綠色的叢林」，他的心靈開始靜息下來，他也就從容的寫下《一個無題的下午》：

這樣一個無題的下午
在這樣一個地方
沒有牧人也聽不見牧笛
主人騎馬　或者乘車到遠方去了
但他又能有些閒雅來抒情：
夕陽染紅了她飄散的金髮以及她
　的長裙
染不紅她落寞的臉上的冰霜

他在《給妳的唯一消息》更加顯露他的溫柔感：

只要觸及　只要妳能看見
走進妳清澈澄明的天空
行程就在瞬間完成
在一個更遠的終站
如一個更新的起點
是我給妳的唯一消息

第三輯《在中國的風裏》，他的詩變爲有中國古典詩詞的風格：

酒以外
白花與紅燭
燈以外
……
這一輯甚至於對紐約也悠慢起來：
開啓我　開啓映上紅光的
窗　我是紐約　紐約的
唯一例外　唯一
開向遠方的窗　如我
張開的一雙覺醒的眼睛

在《不是故事的故事》，他懷念以往，以往是中國，是「祖母的臉……走過的脚印……」

枯裂而清晰　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傷痕　悲痛而憤怒
從我生命開始之前（我說過從
　我們祖母的時代開始）
一頭是乾枯的冬天
（大地上的冬天）
一頭是泛瀾的春天
（書本上的春天）
沒有看過流亡圖的人們
在饑饉圖上也看不見
在血肉的叫喊中也醒不了
仍然是「踏雪尋梅」的騷人
仍然是「春花秋月」的墨客
仍然是手提着烏龍泡茶館

秦松不曾因懷憶中國而將中國羅曼蒂克化，他對以往中國的記憶不是模糊不明的，他也不去用記憶來圓

謊。他記得中國有「大地上的冬天」，也有「書本上的春天」。秦松是個誠實詩人，因爲他有血有淚，如只記得「書本上的春天」未免是無心腸的圓謊。他曾記得「倒下的人民，倒下的屍體」，他擔掛着「大地上的冬天」。

……第四輯《給台灣的詩》，也是極富傳統的影響，如：

愁對落日乎
愁對秋山乎
……
淚不能化雨
雨不能化蝶

在這裏詩的連續形式不是前進，而是「聲聲慢」。紐約生活上的毅力魄力化爲夏日的拖延。在「霧峯的霧更濃」，他却抗議：「只許女孩們的媚笑，禁止男孩子們的憤怒……」。他明瞭「台上有人歌」，「台下也有人和」。

他對台灣不是沒有感情的，那裏有他成長的流年，有滋養過他心靈的山水，雖然那裏沒有大陸上曠遠無疆的河川。《台灣啊！台灣》這首題爲「寄不到的詩簡」，哀聲的呼喚他對她的眷懷和省悟：

台灣啊！　台灣
請容許我　容許我吵醒妳　如
吵醒我自己　請不要憤怒　不要
驚慌　沒有鐵拳　也不握刀槍
我只有一支禿筆　沒有鋒芒的禿筆
如我已不年青的不易激動的生命
只是我的愛與恨的熱情的火焰
還未熄滅　還未熄滅　請容許我
容許我以一個人民的真實語言
容許我以重新擦亮了的眼睛
去看　去寫

在《唱一支共同的歌》中，他心靈將滋養過他的中國與台灣聯合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一個共同的源頭
我們爲什麼不能唱一支共同的歌
我們的歌
不是醉舞的仙人掌對酒當歌
不是打坐的菩提樹以酒澆愁
不是流離在海上的哭泣和夢囈
也不是來自天空的虛無飄眇的天籟
我們的歌
來自黃河　長江的滾滾水流
來自天山　珠峯的浩浩風雷
來自億萬手足兄弟的大合唱
來自母親的大地的招喚

秦松很敏感的覺到歷史上住慣大地的中國子孫在一島上是「透不過氣」，也含「渴望」和「饑渴」。他也曾親自感到島國風光的情調是不可能代表八千里路雲和月的中華民族之偉壯磅礴。這着實令他懊惱，他苦心的力求：

我們要唱一支共同的歌

在他千嘴的張合之間
好像不爲什麼純粹是爲了張合

第五輯《動物園》是秦松的另一面，也是他最雕砌精專的詩，原因是詩的對象是範圍較小的「人」——醜態百出的「動物」。或是「沙漠之風」，或是「傷殘的猫」，或是「硬要學成翹尾巴的公雞」。

秦松的筆墨極其刻薄淋漓，不下於魯迅：

狗和狗一起去散散步　在他來講
就好像馬和馬一起去蹓蹓
這也沒有什麼好奇的　所奇怪的
他以狗的搖頭擺尾的姿態對向狗
乞求什麼？……

他的《哀鳴的漂鳥》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泡沫。他的《竹園裏的豬》「呻吟無竹令人俗」，並且「老是掛着一付猪肝色的眼鏡」，他的《千嘴獸》嘴巴猙獰張合：

秦松收集的動物有笑煞人、氣煞人的一氣呵成飛箭式的筆梢，和劈地的破陣砲火。他既能可歌可泣，也能苛刻的凌刺，他能同情，也能唾斥，因爲它是生活中的血和肉。

在他的詩中「自然」景界是以人來衡度的，「自然」不能單獨孤立，因爲他是站在活人一邊的詩人，「自然」如果沒有人便失去意義。他的詩屬於人，不只是賞景的人，因爲他其實是一個新中國的新詩人。人不只是觀景，而是景以人存在；這是極其新式的思想觀念。在這一點，秦松完全突破傳統。在他的詩中可以嗅出人味，甚至於骯髒的汗血。可是他的文字是清晰超脫的，一些不醜惡。雖然他不用雕砌的詞藻，筆者疑心他也故意不去雕砌，他爽氣呵成詩句，他的詩是屬於豪放典型的。

他的格式是連續推動的前進，有時便推動的太前太過，造成重複詩的形象，而至反複成版形，有自動化的形式：

說什麼
雪山成泥了
竹林也成俠了
立地也成佛了

又：

草山上的所謂「春夢」
春夢裏的所謂「春風」

這是很有技巧的玩弄字語，但却顯的太熟練，反而有似催眠的歌謠。

秦松是一個思想的說眞話，說直話的詩人，他不需要代表某些人士或某些權勢。他肯張開眼睛去看，也就看清楚，便吐出從生活中辛勤勞動出來的詩句。如果我們說一個人有骨氣，秦松的詩可以說是有詩骨。

英美合資攝製
莎氏作品電視片集

秦　毅

英國電視於去年十一月下旬宣佈，擬將莎士比亞的全部著作搬上螢光幕。內容包括莎氏三十七個劇本，於六年內播完。估計這個製作計劃將耗資七百萬英鎊（約港幣六千三百萬元）。這筆資金將由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時代與生活攝製公司聯合提供，而生活攝製公司將保證提供四分之一的費用。

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總裁阿拉斯德爾・米爾恩說："這是我們從未實試過的最龐大的計劃，也沒有世界上任何一個廣播組織曾經或者想要嘗試的一個計劃。"

這些電視片集製成後將向世界各地發售，爲高等院校和其他學校提供有關莎氏作品的生動資料。英國電視廣播公司推銷人員希望世界各地的大學都會購買這些電視片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製作人員將使每個劇本都變得簡潔明瞭，普遍易懂，同時免用古語。英國廣播公司負責人謝恩・夏頓也表示："這是給那些首次看莎士比亞作品的人看的，其中沒有什麼玄虛。"

片集的第一部《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 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倫敦首映，片長三小時。外國記者們看後一般都對演技、服裝和酣暢的畫面給予讚揚，只有法國和瑞士記者覺得羅密歐與茱麗葉初次見面的場景佈置完美得脫離了實際。本片的編劇是四十六歲的艾倫・夏爾克羅斯（Alan Shallcross）。紐約市立大學的前任聘問教授。文學顧問是約翰・爾懷德斯博士（John Wilders）。他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前任聘問教授。

外國文訊

我不是詩人

高瑛

清晨，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得到唐瑜家走一趟。剛一進門，唐就說：「我讀到你的詩了」。

我想我沒有寫詩，這話從何談起？一會兒唐從屋裏拿出一本雜誌《參攷材料》第十二期遞給了我：「你的詩登在裏面」。

這時我忽然想起，前幾天收到丁聰的一封信，信中也提到他讀到了我的詩。對我還說了幾句鼓勵的話。我想丁聰可能也是看到了這本雜誌。

我確實曾經寫過一首詩。那是在今年的六月裏，艾青和我在北京會見了美國作家聶華苓及詩人安格爾，還有他們的女兒薇薇和藍藍。在短暫的接觸中，却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在十分激動的心情下，我寫下了一首不成爲詩的「詩」送給了他們，僅僅是爲了向他們表達一點我的感情。竟未想到，這首詩跟隨着我們新結識的朋友漂洋過海了。更未想到它又隨着聶華苓的筆走進了《七十年代》。而現在又被從《七十年代》裏移植到《參攷材料》中。

我是怎樣寫起這首詩的呢？

聶華苓一家要和我們會見，地點選擇了北海公園。那是一個風平浪靜的傍晚，我們在一片談笑聲中走進了漪瀾堂裏的涼台上。

當我抬頭望去，我眞驚嘆這美麗而又神奇的大自然！那漫天的晚霞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畫懸掛在空中，它好像在說：

「來吧，歡迎你們！」當我低頭再望，湖中還有另一個天，那絢麗的彩霞全映在湖水中間。環湖路燈把自己的光投進平靜的湖裏。就像一條條金橘鋪向湖心。最惹人喜愛也最動人的，是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的燕羣，牠們都發出叫人譯不來的聲音！此刻，好像牠們有着和我們共同的心情。

黃昏，每天都有一個黃昏。然而像這樣的黃昏，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留下幾個。多麼令人陶醉！又多麼引人迷戀，就在這

給詩人安格爾及聶華苓

——潛瀾堂有感

邁進天堂的樓閣，
是受詩神的牽引。
這動人的友誼之花，
怒放在五彩的黃昏。

不只是因爲夕陽給平靜的湖面
抹上迷人的色彩，
不只是因爲環湖路燈的光柱
在碧色的湖水中投下倒影，
不只是因爲羣燕飛來舞去
發出惹人深思的聲音，

詩一般的境界裏，一羣盼望相見的人終於相見了。喜悅的心情難以形容。安格爾首先激動了，他提議，爲了紀念如此這個傍晚，都要寫一首詩，都要寫燕子。

我是身臨其境的人，當然也有所感。我給作家聶華苓、詩人安格爾的詩，就是這樣寫起的。

我把詩交給了聶華苓，她立刻翻譯給安格爾聽。全詩被口譯完了，安格爾馬上把一雙大手伸給了我，我從他的手上感到了，他理解了我的敬意。我想我要表達的已經達到了。他們可以把詩稿一揉，順手往紙簍裏一投。

萬萬沒有想到，我僅僅是給兩個人的詩，竟被衆多的人過目了。

於是，我常常聽到，「我讀到你的詩了。」也聽到了不少的「贊揚」。說心裏話，我沒有感到高興。這是因爲我大有「醜媳婦怕見公婆面」之感。既然已經見了公婆，那能不感到難爲情？

前幾天，有位朋友從香港寄來又一本綜合性的週報。我先是在上面看到了艾青和詩人何達的合影，接着又在文字裏發現了有這樣一段記載：「到了北京，會見了很多人，跟艾青吃了兩次晚飯，還有他的夫人女詩人高瑛……。」

讀到這裏，我的心跳了，不瞞你說，我的臉也紅了。夫人即愛人，但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是因爲此時此景遇見了此情……

隨着月色降臨，一切都漸漸沉靜，
唯有活潑的燕羣剛進入意境。

你問：「燕子在唱什麼？」
我說：「牠在歌頌友情。」

人戀燕子，
燕子戀人。

冬天渡南國，
春天返家園。

願你是候鳥，
願你是春燕。

當春意正濃時，
有人會思念……

——高瑛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七日

是「女詩人」這就太不貼譜了。我怎麼可以被列入詩人行列裏！爲了不被繼續誤解下去，我必須說明，這就是我要寫這篇東西的「宗旨」。

常常有人問我：「妳現在在做什麼？」

我總是說：「艾青幼小的時候，『大堰河』是他的褓姆；現在我是他的褓姆。」

這時，艾青往往要把話題接過去說：「她不是我的褓姆，是我們的模範飼養員。」

艾青並不是想把自己歸入馬牛羊鷄犬豕之類，而是說我的烹調技術實在劣等。至於，授予「模範」二字，意思是說：雖然技術不佳，但是服務態度尚好。既有批評，也有表揚，實事求是。

艾青一向是愛開玩笑的人，既然是開玩笑，有的事情，難免要被他誇張。來訪的朋友，常常是哄堂大笑的被送出了大門。

從「詩」談起，也該從「詩」結束。

我在青年時代時，非常喜愛詩，正因爲有這種愛好，我和艾青連系在一起了。我曾經像貪吃食似的大量吞「詩」，後來患了「胃病」，我便對詩厭惡起來。最近我一想到「詩」，胃又蠕動起來了。於是，我產生了新的想法，想拜師學徒，借此機會發條「尋師啓事」。

也許有人會說：「妳身邊就有師傅，何必多此一舉！」

但是我要說：「他只能做我的丈夫，我要學習寫詩，還得另請高明」。

——一九七八、十二、九於京

石雕的聲音

黃蒙田

旅遊車在平坦的公路上飛駛。一邊是連綿起伏的丘陵，另一邊是遼闊的平野。深秋的陽光下，天上蔚藍一片，晴明深遠，山色蒼鬱，平原上金黃色的麥田顯得格外耀眼。旅遊車突然在一處新修大院子門樓前停下來。這裏是陝西省興平縣霍馬鄉，是漢武帝劉徹茂陵墓羣中的一個：霍去病墓。

從山麓的院子即茂陵陳列館向後遙望高處，人們可以穿過綠樹叢中沿着之字形石路拾級而上，平台上建了一座有亙簷的牌樓，那就是霍墓所在。我站在一棵石榴樹側遠望山巔，那就是墓葬主人曾經在祁連山那邊身經百戰而模倣祁連山雄偉山勢而建的墓地。論自然環境這裏當然不能和巍峨的祁連山比，然而它俯瞰蒼莽的羣山平原，加上從山巔沿着墓道到山麓都擺滿了龐大的石彫人馬，這樣的自然形勢和在這之前還不曾有過的大規模石彫，很自然地使人們感到一種壓倒一切的大氣勢。我想，就是這一點氣勢，當人們和霍墓接觸時首先會想到它象徵的祁連山，聯想到墓葬主人曾經爲西漢王朝立下汗馬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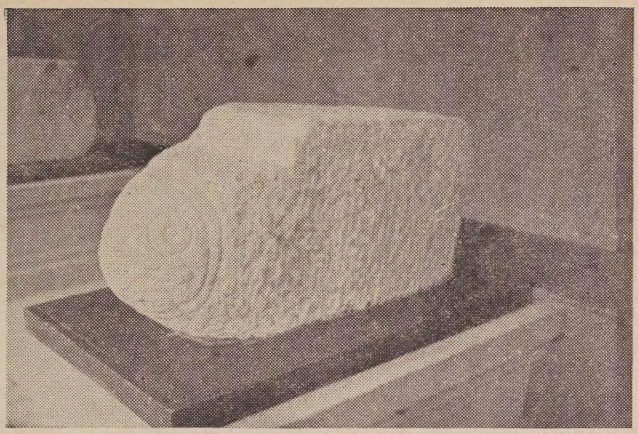
這裏龐大的石彫羣是每一個美術文物愛好者早就知道和嚮往的。每一個到茂陵的人目前只能看到霍墓，而到霍墓就是爲了看那些石彫，然後才是憑弔這個二千多年前擊退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的名將長眠之地。對我來說，霍墓石彫羣是最具魅力而且是唯一有着强烈吸引力的東西，多年以來就是如此。我注意到霍墓雜草叢生、山石崩瀉、石彫剝落半埋在

土堆中的時候。我注意到墓地光禿、雜樹蕭疏、石彫被搬走的時候。我又注意到土山蔥綠、墓道砌上石級、石彫放置在山麓陳列館的時候——那就是我此刻看到的情況。經歷了二千一百年的風雨侵蝕甚至人爲敲打以後，終於搬到有上蓋的房子裏來。現在我站在這些連做夢也夢見過的石彫面前了。每一個人對待久已夢寐求之的東西一旦得到總是表現得那麼貪婪，我甚至偷偷地撫摩它們，擁抱它們，雖然我看見「眼看手勿動」的紙條，然而我實在壓抑不住內心的喜悅。

走進茂陵陳列館兩列長廊去。長廊有上蓋，一邊牆壁是空的，光源來自這裏。長廊裏放着從霍墓搬來的石彫。兩列長廊之間是院子裏面積很大的花園。看見那些石彫就像進入一個奇異的形象世界——首先是聽到而不是看到。我彷彿聽到戰馬嘶鳴，水牛喘息，馴羊呼喊，青蛙刮叫，老人哀號之聲此起彼落。我彷彿看到老虎戒備，水牛馴順，野猪陰沉，小象天眞，魚兒吐沫……。在這個形象世界裏出現的走獸可以明確地看到，可以清晰地聽到。我忽然感到這些單獨的形象似乎在運動着，它們是那樣自由生動，朝氣蓬勃，每一隻石獸形象似乎都可以奔出長廊，躍過院子的圍牆回到山上、森林、江河、田野裏去。

這些石彫有一種古樸渾厚、原始粗獷的風格。這是二千一百年前產生、保存到現在的最早的圓彫，它具備上述風格特色是合乎規律的。事實上這些石彫之所以深深地吸引人正是因了這些風格上的原始色彩，它之所以迷人也正是它形式上的粗獷，和這種形式必然表達了工匠思想深處的充沛活力和大氣魄。當年的工匠憑着雙手和簡單的工具把那些比自己大好幾倍的石頭一塊一塊地征服而出現了他們要求表現的形象。當我面對着它的時候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對於當時的工匠即雕刻家，劉徹王朝是否規定了他們在霍墓上刻些什麼呢？我們看慣了南北朝以至隋唐的陵墓石彫，王室貴族總是嚴格規定了他們刻些什麼，甚至成對地在墓前放的位置先後也有一定的格式。比較起來，霍墓的工匠在創作上自由得多，由於還沒有建立一套必須遵守的規格——雖然它原先在墓前怎樣擺法已不可考。這些石彫有情節性亦即最有題材意義的作品是《馬踏匈奴》，爲了表揚霍去病的戰功——其實更重要的是爲了炫耀西漢王朝的强盛國力，如果這是規定了的題材，其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於他平定了邊患而確保和平生活，這個題材的製作未始不可以作爲人民的願望看待吧。

《人與熊》和《怪獸吃羊》兩座石彫是否屬於情節性呢？回答是肯定的，雖然在當時的現實生活和對於墓葬主人來說都沒有《馬踏匈奴》的意義那麼重要，然而這兩個題材的構成依然是根源於當時的現實生活，是畜牧社會中一種常見的



魚　（霍去病墓石雕之一）

石雕的加工程度不同，有些很細緻，如≪馬踏匈奴≫和≪臥馬≫，有些却很粗糙，如≪野猪≫和≪魚≫。但不論是經過工匠的刻意打磨還是草草幾刀，每個形象總是在一塊獨立的石材上彫鑿出來。我曾經在這些石彫之前想像工匠們的工作過程。我首先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石彫是先在心中有了要彫鑿的形象才去找尋接近形象的石塊，還是遇到某類形現象。一個壯碩的人和一頭熊遭遇了，前者爲了抗拒即將到來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和熊相撲，進行了一場緊張的搏鬥。這是≪人與熊≫的全部情節。一隻形態兇惡的怪獸張口吞噬一隻正在掙扎的馴羊，然而馴羊的命運已經無法扭轉，掙扎顯然是徒然的了。這是≪怪獸吃羊≫的內容。我曾經思索這兩座石彫內容對墓葬主人有些什麼意義，我沒有得到認爲是合理的答案。是暗示弱者被吞噬的必然命運和進行正面抗擊才有出路麼，是暗示霍去病的功業正是按照這樣的規律完成麼。這樣想法是很勉强甚至不成立的，由於當時的工匠既然已懂得運用≪馬踏匈奴≫那樣正面的形象描寫霍去病的勝利，無須現在這樣費解吧。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它表達的是神話、傳說，而這個題材暗示的肯定和墓葬主人有關，如果和熊艱苦搏鬥並取得最後勝利的是霍去病，那吃羊的怪獸又象徵什麼呢？雖然我們找不到答案，但是我們並不排除它是借流行於草原上的神話、傳說歌頌勝利者。剩下來的解釋是：這兩個題材只是畜牧、狩獵生活中自然現象的反映，雖然也帶有藉搏鬥勝利來歌頌霍去病戰功的意思。如果這樣的說法成立，正好說明了前面指出過的：工匠創作這些石彫時在選題上還是相當自由的，不像後來定出了一些規章制度必須嚴格遵守。

象的石塊而引起彫鑿和它接近的形象呢？我想兩種情況都有可能。譬如《野猪》，我想像是這樣的：工匠在物色石材的時候發現了這塊並不出衆的石頭，它的欖核形引起工匠的靈感，這天然石不正是一隻野猪的外形嗎？於是在某些地方——如頭部兩側鑿去一些，圓彫之外加上浮彫和線刻，着重表現它炯炯有光的雙目，長而尖的嘴，縮頸、伏地、四脚後屈的姿態，完全符合野猪的性格特徵。可以看到，工匠在原石上着刀的痕跡很少，原石的天然形態和石紋保留得很多，乍看去還以爲它就是一塊天然石。愈看得細緻愈覺得它生動有趣。比《野猪》加工更少的是兩隻《蛙》，石材本身的形狀就使人想到它是蛙，工匠只在頭部略加幾刀，出現嘴唇和眼睛，蛙的形象更加明確。看來它是天然石，然而作爲藝術形象看它又的確是蛙。

並不是所有加工極少的石彫情況都如此。有些石彫從形象上看很原始，但它加工的痕跡較多，我無法了解工匠的用意是什麼，甚至連想像也不可能得到答案。當我面對着那兩尾石彫《魚》的時候，便有這樣的感受。兩尾石魚不是原石，而是全石經過斧鑿成長方形，背部平坦，好像原先準備擱置某種東西，石尖雖然天然石的形狀是這樣，但鑿去了原來的表皮，用線刻刻了魚唇、魚目和魚腮，而成爲魚頭，用同樣方法在兩側和尾部刻出鰭和尾。石魚的造型稚拙、可愛、有趣，和某些民間玩具有點相似。從石彫的刀觸遍佈全身看，它加工很多，和《野猪》不同，和《蛙》的寥寥幾刀保存了十分之八天然石形態大異其趣。對於表達形象的刀觸仍然很少的石魚何以工匠要在整件石魚上進行全面加工？是作爲墓前牌坊之類支持石柱的基座？還是建築物的裝飾？工匠這樣做不會沒有用意，否則，這條石魚像《野猪》那樣保留了大部份天然石不就行了嗎。我想這樣的問題不是想像可以解決得了的，從西漢時代的生活風習或建築上去考慮，可能較易得到結論。

這是中國彫刻史上早期的圓彫——其實有些還得同時依賴浮彫和線刻表現，還不曾達到完整的獨立圓彫形式。我們不能以通常欣賞的現代彫刻中的圓彫標準去看二千一百年前的作品，這樣就合乎歷史條件，雖然覺得它有些幼稚、粗糙，但這正是我們在欣賞上得到無窮樂趣的地方。從這角度出發，我喜歡巨型石彫《臥虎》。這是用較多刀觸和塊狀構成虎的形象的圓彫，這種獨特藝術手法表現的虎使我們立刻接受了虎的多疑、機警、兇殘性格所造成的氣氛所感染。表面看去——或者起初和它接觸時不感覺到它兇猛，甚至覺得它有點笨拙和馴服，一派優閒的樣子。這樣的印象隨着細緻

的欣賞而消失。潛伏的內在眞實性格漸漸冒出來了——工匠是藉了造型上的其他條件烘托它眞正性格的。頭部給誇大了，這是爲了容納比眞實的虎更寬大的口。它沒有從形式上採用張牙舞爪程式化了的方法，嘴巴合攏，下顎一根弧線繞到耳部，這一點也對口部的寬闊起着一定的影響作用。重要的是像燈籠的眼睛直瞪前方，陪襯它的是大大誇張了伸張到背部的伏地前肢，還有後屈的後腿。這幾個部份的組合構成了此虎此時的心理狀態：高度警覺地密切注視着前面的動靜，那一雙巨大有力的前腿等待遇到突發情況時一撲而前，而一雙富於彈力的後腿又對前腿起着加强的作用。如果我們起先感到它笨拙和馴服，不過是它暴露兇殘性格的前奏，這種性格是不外露的，工匠通過深刻的觀察在一隻和平狀態的虎揭露它內心的兇惡本性。

有一句老話叫大刀闊斧，用它來形容《臥虎》的刻鑿痕跡眞是適合不過。工匠在這塊原始石材上只用幾堆突出類似高浮彫的塊狀——主要是由背上發展到地面的前肢和前屈的後肢，造型方法簡單，但很概括，作爲一頭虎，神態的生動超過了外形的酷似。沒有細緻的刻劃，沒有斤斤計較外表的逼肖，看來却虎虎生氣，這種生氣並不外露，是潛在的，只要一些什麼外因引起便會一觸即發而不可收拾。一般來說，石彫表現虎的皮毛質感即使對表現能力豐富的現代彫刻家來說也是困難的，絕對的寫實則失諸繁瑣，怎樣進行概括才能表達出豐滿的毛茸呢？古代的工匠只運用線刻，在虎軀上交叠着若干不規則中帶有規律的條紋，在感覺上，虎皮上的毛柔中帶硬，淺中見厚，同時表現出皮毛上的斑紋。這種表現方法多麼簡潔。還有，老虎尾巴向上捲曲搭在虎臀上，像在輕輕擺動。我很注意這一條尾巴。由於它彷彿在輕擺，一來表現出它輕快、靈活的實質，二來使靜態的虎處於活躍狀態中，產生了動的感覺。三來既點綴它此刻的優閒狀態，也暗示它處於靜態中其實是預告突然跳動的可能性。

有些低水平的彫刻，即使彫刻家創造的形象是處於運動狀態，我們也可能感覺到它是靜止的。相反，有些彫刻形象雖然是靜止的，我們却意味到它有强烈的動態感。它的靜是運動進行中的一剎那。我們不是看到，而是感到它是動的。霍墓石彫羣中，比《臥虎》運動感更强的，是《臥馬》和《躍馬》。

我先看《臥馬》。站在它正面，視綫和平仰的馬頭平行。這時候我首先感覺到的馬不是臥在地上休息，而是正要站起

來，而且意味到它下一動作將是迎面撲來。表面看來，此馬的姿態是臥地，說它靜態是不錯的，但工匠的出色設計變靜爲動，由靜看到動，甚至忘記了此刻的靜而只接受它即將出現的動。到底工匠在形象設計上怎樣產生這樣的作用呢？我想關鍵在於細節的捕捉和細緻的刻劃。第一、伏地的一雙前腿是決定性的姿態，左腿的肌肉處於緊張的收縮狀態，暗示這一部分姿態將會改變；右腿微屈略爲提高，這一動作固然使臥馬更多變化，重要的是它比左腿更明確地表示將要站起來。第二、後腿的彎曲貼着地面，這裏的生理結構不符合實際，加强肌肉和骨骼緊湊的結果是和前腿相呼應，只要前腿再動，後腿就一彈而起。第三、馬頭向左略偏，這是適應右前腿提起的生理反應，也是姿勢將變未變之間應有的變化。

我轉移到《躍馬》面前。當然我明白這是不會動的石彫，却感覺到眼前這匹氣勢雄健、性格暴烈的馬躍高一雙前腿正向我踏來。後腿屈跪地面，只要再躍高一些，後腿就會成爲略彎形狀站起來以支持豎高的身軀和前腿。馬在某種狀態下——如受驚或遇到對立的人或獸，遭遇的時候便會躍高，那就是所謂「老虎跳」，石彫《躍馬》的姿勢正是行將出現「老虎跳」時的情景。事情就是這樣神奇，站在它面前的人由「老虎跳」聯想起這匹馬的前蹄將要踏下來，不免迅速退避——至少在心理上有這種恐懼的感覺。雖然此馬的前蹄還沒有由於「老虎跳」而踏下來，但它此時的姿態却引起人們這樣反應，我們就只能對工匠創造形象的本領表示佩服了。

斜陽在霍墓山背後逐漸西下。長廊上的光綫暗下來。石彫動物形象似乎更加沉重，也似乎更加活躍了。人們都四散了，爲了要趕很長的路在天黑以前回到城裏。我像和一個朋友分別一樣，帶着無限依戀心情撫摩那隻《臥馬》。一陣石頭的清涼令我趕快縮手。然而在一定的距離看它，這些石頭彫出來的都是生命。那馬腹多麼飽滿，頸子多麼圓渾，四蹄多麼有力，眼睛多麼神采。這是一個充滿活力、性情暴烈的生命。

石彫的生動依賴細節的刻畫。如果工匠們沒有敏銳、深刻的觀察力，就不可能發現這些細節，雖然細節是在平凡的動作中。

暮色蒼茫中，旅遊車送我們回到城裏去。我身邊依然響着那些石彫發出來的聲音，戰馬嘶鳴、水牛喘息、馴羊呼喊、青蛙刮叫、老人哀號……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

三十年後（六）

——歸人札記（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月）

武　漢（五月廿三日——廿九日）

綠、藍、紅。

綠的是東湖的草地，藍的是一羣小男孩，紅的是一羣小女孩——又一幅新中國的畫面。

幾個老師帶着那羣孩子到東湖游玩。我們打他們旁邊走過。孩子們看見安格爾，拍手大叫：「美國人！美國人！」

安格爾樂得大笑，停下來看他們。

在東湖遊玩的小學生

我說：「唱個歌，好不好？」

老師一招手，孩子們就唱起了新的中國國歌，一面拍着手。我們離開時，他們熱烈地招着小手喊再見。

安格爾很感動，也很意外。他說只有到了中國才知道中國人對美國人眞正的情緒。而這一份眞情他是從中國的孩子們那兒領會到的。

「那些孩子們是眞快樂！」安格爾對我說。「我現在才知道：假若別人把你當作快樂人看待，並且要你知道你是快樂的，那你就成爲一個快樂人了！」

中國的孩子似乎就是這樣子長大的。

× × ×

今朝傲遊東湖水，
祖國山川錦又美。
大姨閤府幸歸國，
聶府兩代慶團圓。

華華在我們遊了東湖之後寫了那首詩。在我六個姪兒姪女之中，就有三個人寫詩。詩情、詩興之普遍是新中國年青的一代特有的現象。

華華的詩：

（一）離別

——透過車廂的玻璃

姐姐在哭泣，
我却在歡笑。
祝姐上新程，
薇藍多知曉。

——透過玻璃的車廂

姐姐在歡笑，
我却在哭泣，
此別雖可聚，
重逢待何期？

（二）相思

「白日依山盡」，姐妹共相情；
落世未相見，重洋難相迂；
相會有時節，當春同歡慶；
歡聚在一堂，無憂夜夜心；
轉眼離別意，萬里送車行；
別於月光夜，眼盈淚晶晶；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明月隔山川，舉目望疏星。

（以上三首詩是我們離開武漢，華華在車站送行時所寫。）

建建的詩：

（一）

「莫道昆明池水淺
觀魚勝過富春江」
「牢騷太盛防腸斷
風物長宜放眼量」

（二）

挺身一立五尺漢
回頭一瞥二十三
告神求知豈能難
且莫晚年懊悔晚

（建建在文革期間荒廢了學業，常寫詩自勉。他們詩裏時或引用前人名句。）

小蘭的詩：

送藍藍姐姐留念——

（一）

長江滾滾流向東，
故國朝朝盼相逢。
親人團團聚一堂，
笑聲朗朗環宇中。
黃鶴載去舊時顏，
日新月異鄉土變。
龍騰虎躍爭上游，
科學進軍奔向前。

（二）

清清漓江水，
朗朗笑語聲。
人在畫廊裏，
深情自在胸。
朝朝相處間，
只願傾心談。
數語不解意，
別時話亦難。

（我們離開武漢那天，小蘭伏在桌上寫了一下午。臨別時，她淚盈盈地把那兩首詩遞給藍藍。）

年青的一代在過去十年中很少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但他們寫起詩來仍多寫舊體詩。是否因爲中國的領導人寫的是舊體詩，而年青人常讀到的是領導人的詩？

× × ×

中國過去十年來的思想框框不僅限制了年青人的思想，也限制了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語言鏗鏘有力；但若人人說的全是一種語言，就未免太單調了。

姪兒姪女們對着錄音機向海外的親人講話。他們的情緒和語言很不調和：洋溢的熱烈情緒，却套在公式化的語言裏。只有華華例外：他用武漢話唸了一首關於武漢吃食的順口溜，倒是清新可喜：

麵窠油條糖包子

豬油燒賣夾餅子
歡喜堖
糯米粘
伏子酒冲蛋花子
豆腐千張炒干子

× × ×

我們去參觀江漢小紅衛兵學校，正碰上三年級的國文課。黑板上寫着羅馬拚音，沒有漢字。一個小女孩拿着教鞭當小老師，指點着黑板上的羅馬拚音，其他的孩子們一個個字地唸着。原來他們唸的竟是一首詩：

紡織娘和蠶姑娘

紡織娘只會嚷
一嚷嚷到大天亮
吱吱吱吱吱……
織不出紗綫一寸長
蠶姑娘從不嚷
埋頭苦幹下力量
上蠶山作繭子
吐出銀絲長又長
紡織娘蠶姑娘
她倆表現不一樣
看看那個好
大家想一想

孩子們在小老師教鞭的指點下，反反復復地唸着；然後大老師將漢字寫在黑板上，他們又在小老師教鞭的指點下反反復復地唸着。

大老師發問了：「這首詩是什麼意思？」

許多許多小手舉起來了。一個個站起來用清晰有力的國語回答那個問題。

「紡織娘一天到晚嚷，蠶姑娘從不嚷！」

「紡織娘只嚷不作事！」

「蠶姑娘不嚷只作事！」

「紡織娘懶惰，蠶姑娘勤快！」

大老師又問：「你們認爲哪一個好？」

「蠶姑娘！」所有的孩子都叫了起來。「蠶姑娘！」

「你們應該學哪一個？」

「蠶姑娘！蠶姑娘！當然是蠶姑娘！」

「學她幹什麼？」

「學她埋頭苦幹下力量！」

走出教室，我對安格爾和兩個女兒說：「中國的孩子是不同了！中國的舊民族性不改，國家就强不起來。現在，中國的民族性完全改變了！」

「有什麼不同呢？」安格爾問。

彈揚琴的小女孩

「我上小學時候，教鞭拿在老師手裏，我們是被動的、畏縮的；我們在老師的教鞭下變成了沉默的小懦夫！現在的教鞭拿在孩子自己手裏！他們敢講話、敢發問、敢思考！他們自動自發地站起來了！」

江漢小紅衛兵學校的孩子們爲我們表演音樂和歌舞。樂隊有胡琴、揚琴、笛子、豎琴和鑼鼓，在一個小女孩的指揮下，奏出了跳動活潑的音樂。孩子們用古典的樂器奏出的不是個人的幽情，而是一個新民族的奮發之情。我們聽到的新中國音樂總是叫人很興奮，那些孩子們奏出的音樂如此；三色織布廠工人奏出的音樂也如此。孩子們也表演了好幾齣歌劇。所有的歌劇都有個政治主題，不是歌頌某個領導人，就是諷刺「四人幫」。四個孩子戴着「四人幫」的假面具，從他們作威作福，到他們被粉碎，全用歌舞表演出來。最後，「四人幫」被掃進了垃圾箱，大家歌舞慶祝。另一齣歌舞劇是「趕大車」，四個孩子裝扮北方趕大車的老頭兒，弓着腰，拿着旱煙袋，小鬍子一顫一顫地吆喝着趕大車，很生動，很幽默，却又拖了一個政治性的尾巴：增加生產，擁護領導人！歌劇的音樂好，孩子們的表演好，只因爲全是清一色的政治主題，就不那麼感人了！孩子的創造力給「套」在政治框框裏了。

簡單算術問題

(美)維珍尼亞・摩利哥尼
李昕譯

維珍尼亞・摩利哥尼 Virginia Moriconi 是一位定居於意大利羅馬的美國女作家。《簡單算術問題》這一短篇被選登於《一九六四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集》，並被美、英和瑞典選入高中及大學參考讀物中。意大利廣播電台也曾多次廣播。作品通過父子二人的通信，反映了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的生活。讀者讀了，對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將有若干的了解。

——譯者

親愛的父親：

我回到學校了，這個地方還是像以前那樣糟糕。我曾經給你講過的我唯一的朋友郎奴・弗列差再也不回來了。因爲有人說服他的媽媽，說他非常適於上鏡，不讓他演戲就浪費了人材。所以，他就再不上學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眞感到奇怪，因爲郎奴唯一的喜愛就是足球，他可是一個十分害羞的人。

這次乘飛機還算不錯，我的意思是說，總算沒有人要

抬下飛機。問題是我們的班機悞點六個鐘頭，而他們却寧了給我們吃的，結果我們嘗到了挨餓十四小時的滋味。不過，就像你說的，爲了省掉參加旅遊課程的學費，總得作出一點犧牲的。

我按照你的吩咐，到達艾都維爾時，給了的士司機五角錢小費。他可非常不滿意，實際上，他就不肯把我的箱子給我。如果當時不是有人走過，聽到我們在爭吵，把一元給了司機，讓我拿走箱子及時趕上飛機的話，我眞不知道將會怎麼樣。

在飛機上，我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回憶一次，但是得不出結論。我知道我一直花錢很多，而你也對我講清楚了，可是，我還是在考慮這個問題。對我說來，似乎只有三種可能性。我放棄了爭論，讓司機拿走箱子。但是當你知道如果要把箱子裏的東西都重新買過的話，那就最少也得花上五百元，這就不算節約了。另一種可能就是和他一直爭論下去而誤了飛機，這樣就得再花三百元去買另一張機票。最後一種可能，就是再給司機兩角五分，這樣做，就會像你說的扔掉錢充財主。你又會怎樣對待呢？

不管怎樣，我到了，還拿着箱子，這就是最重要的。由於我沒趕上開學禮，被罰取消了我兩個週末自由活動的時間。我向弗利茲先生解釋飛機誤點六小時是因爲天氣不好，與我毫無關係。但他却說聰明人對這類担吳（注：作者故意寫成拼寫錯悞，故特譯成別字如上。）應早有估計，而搭早一班機。我可不在乎，這兩個週末都是滑雪活動，我就看不出來早上六點起床，冷得要命，還得挨苦去練習有什麼好處，就算是像你說的運動是成長的一部分，我也覺得沒意思，何況，我留在宿舍裏，還可以省下二十七元呢。

在結束這信之前，我要說我過了一個很快樂的聖誕節。你爲我所做的一切，我十分咸謝（感字故作別字），我希望我沒有給你增添太多的麻煩。（瑪莎對我說，你爲了我的聖誕假期不得不縮短蜜月旅行，我很抱歉。不過我可認爲這不是我的過錯，因爲十二月廿五日就是聖誕節，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想蜜月長一點，你與瑪莎應該早點結婚，要不，就等過了聖誕節再結婚，要不，只要你叫我不要來，我就會明白的。）

我將來會盡量少花點錢，而且也會記賬，再把賬本寄給你看。我也會記住按醫生的指示做糾正斜視和糾正平脚底的運動。

愛你。

史蒂文　一月十五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謝謝你一月十五號的長信。我很高興你已平安抵步，雖然飛機誤了點使你遲到了。（我不同意弗利茲先生所講的聰明人應早估計有這類「拙吳」，因爲現在空中旅行已是很有水平的了，一般都是很好的。不過，我們也得記住，瑞士人大多數是非常注意細節的，他們認爲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不守時的人。）

關於箱子的事，恐怕我們倆都有過錯。當我叫你給司機五角小費時，我可就忘記了有行李就得多加一點。而你呢，從爭論中就應明白他僅僅是要求行李的附加費，當時給了他就行了。不管怎樣，你總算到達了，我只感到遺憾的是，你沒來得及向那位幫你忙的先生詢問姓名，以使我們能報答他。

我很希望看到你的賬本，我相信通過記賬你就能量入而出，而這樣做，反過來也能培養你的自尊心。我曾經對你講過，浪費錢財以補償內在的不安全感是一般人的弱點，可是，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一次愚蠢的花費並不保證就有了信心，而且，如果你浪費慣了，你也難得問心無悔。你的生活費已經足夠有餘了，當你懂得節約用錢時，你肯定就會前進一大步的。我相信你，我知道你在學習方面、運動方面和交朋友方面都會走上正軌的。

至於你談到聖誕假期的事，你不需要「感謝」我們，重要的是，你應該有一個愉快的假期，而我認爲我們確實玩得很痛快，我是指我們三個人，你也是這樣看的，對嗎？直到你的媽媽決定在那裏定居以前，這裏就是你的家，而你也應該這樣想。我雖然已再婚，我仍然是你的父親，瑪莎也很喜歡你，而且她對你的問題十分理解。你可能沒有注意到，事實上，她是你最好的朋友。當然了，新思想，新繼母也得慢慢才習慣的。

你的信對我十分重要，所以盡可能經常來信。也請你盡量保持優異成績，因爲在這個國家裏，考入大學是越來越困難了，一間好的大學，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考生。要特別留意你的拼寫，我知道「耽誤」這詞是難一點，但連「感謝」也寫錯就毫無理由了。記住要做保健運動。

愛你。

父親　一月十九號於紐約

親愛的媽媽：

上個星期天我得寫信給父親感謝他招待我過聖誕，並

告訴他我已平安抵步。這個星期天我想我得寫信給你了，雖然你還在旅行中，也許你永遠也收不到我這信。如果不是他們規定我們每週寫家信一封的話，我恐怕就不會寫了。我的意思是說，在這樣一個地方，只要你認爲你過着自己的生活，雙親過着他們的生活，互不相干，那麼就會失去聯系的。

不管怎樣，我得告訴你父親待我很好，瑪莎也不錯，他們全都預先計劃好，像我這種年齡的孩子在假期會喜歡玩些什麼，當然，有些活動也是頂費勁的，這一點你大概也能想像到的吧。假期結束時，學校寄來了上學期的賬單，看來我的花費已超過父親所給的生活費，而且我還購買了許多我不該買的東西，並簽了賬單。結果，父親萬分生氣，而瑪莎則又哭又鬧說，既然父親花了那麼大的氣力把我當作一個人看待，我也應該努力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別再作夢以爲他是個億萬富翁；就算父親爲了供給我上一間世界上最貴的學校而作出自我犧牲，我也不該亂花錢而害了別人。所以，從現在起，我得改過自新，每花一個錢都得記賬，而且不能再購買任何超出我們生活水準的東西。

除了這一次外，他們對我都很親，而且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我開心。當然了，沒有你在這裏眞叫人不痛快，這是我們第一次分開過聖誕，我眞不能相信這是聖誕節呢。

我希望你過得很愉快，得到你所需要的休息，有可能就請寫信給我。

非常愛你。

史蒂文　一月廿二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父親：

上星期天我寫信給媽媽，這一次該輪到你了。（我相信我對你這樣講是不會令你難受的，因爲你常說，你與媽媽唯一的要求就是文明的離婚，以使大家保持朋友關係。）不過，媽媽沒有回信，很可能她也和你一樣不瞞意（註：錯字）我的拼寫。我現在開始考慮，如果我不上大學，可能事情就會變得簡單點，也省一點錢。我實在弄不清楚，究竟受這樣的教育是爲了什麼。

學校這裏出了一件醜聞，我們都很關心。有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懷孕了，而人人都知道，經手的就是那位科學課教元（註：別字），他眞是個壞蛋。我們都等着看他肯不肯與她結婚。不過，她現在就很可憐，因爲她已被學校開除了，星期五就得離開學校。

我一向都很喜歡她，昨晚我與她談了很久，我想告訴她，這並不是世界末日。我想告訴她，我的繼母在五月就要生小孩了，可是她要到十二月才能結婚，而天並沒有塌下來，也沒有別的什麼。我想這樣講也許可以安慰她，因爲她知道成人也同樣會犯孩子們所犯的錯誤（如果你能稱她爲孩子的話），不過後來我想，這樣把你和瑪莎也拉進來似乎不太好，所以就沒有對她說了。

我很好，一切如常。

愛你。

史蒂文　一月廿九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如果你的媽媽眞的也不「瞞意」你的拼寫，我就不用担心了，可是，我知道你沒收到她的回信，原因不在於此。她從來都不愛寫信，現在要她寫就更困難了。爲了我們大家，我與你媽媽眞的盡量爭取你所說的「文明離婚」，不過，對於有關的人說來，這可不是輕鬆的事，這一點你也很清楚的。如果你設想自己處於媽媽的地位，你就能理解她需要獨自一個人，需要時間去爲自己作仔細的考慮與安排。等她想通了之後，她一定會寫信給你的。目前，你得相信她仍十分愛你，別對她感到不耐煩。

再有，對於受教育的問題，如果你眞的感到有疑問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受教育的目的是爲了使你成年時能夠自立而有所成就。拼寫錯誤並不能夠使任何事情簡單化。

你把你那位出了事的朋友與瑪莎五月份生小孩的事等同起來，對於這一點，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兩件事只不過是表面上相似而已。

你的朋友只不過是個孩子，如果不做這些超越兒童範疇的事就會好過得多——你也能清楚地看到，她現在的處境是何等困難。而瑪莎呢，却完全不是個孩子了，她是個成年人，對自己的行爲負責，也準備對出生的孩子負責。還有，我可不像那個科學課「教元」，不是個壞蛋，我也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所以我與瑪莎結了婚，而且也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虧待瑪莎和她的孩子。

談到這點，我得告訴你一個消息，我們剛找到一層新房子，因爲到了五月，原來的一層就顯得太小了。新房子就在你母校的對面街，有一個廚房，小飯廳，客廳，兩間睡房——我與瑪莎一間，嬰兒一間——還有另一間給你用。瑪莎認爲等你回家時，要你感覺到你有自己的房間，這一點非常重要，也正是爲了這一點，我們才會要這麼大

的地方，所以你應該感謝她。這個房間有雙重用途，你不在時，我就用作書房，你什麼時候來，我們就把所有的書、文件和我隨身用具都搬走，而瑪莎還準備把你喜歡的日本絲屏風放在床邊。

請多來信，請別忘了做運動。

愛你。

父親　二月二日於紐約

親愛的父親：

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的，那就是如果不是你說的話，我就從來也不知道什麼是「文明離婚」，這可是你對我講的。我一直認爲這是一件古怪事。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說：「我再不喜歡你的媽媽了，我寧願與瑪莎同居，」不是比老在强調你和媽媽仍然是最好的朋友還好一點嗎？因爲，現在這個樣子，媽媽很可能以爲你還喜歡她，而瑪莎也難以相信你選中了她。我呢，也弄得很糊塗。當然了，這本來不關我的事。

我再也不能做運動了，你知道了一定會不高興的。我不能做眼保健運動是因爲同房的同學對我的體視鏡神魂典倒（註：別字），結果把它打破了。（不過學校的護士說這樣更好，因爲她認爲我老在搞那個體視鏡，很可能就會變得更斜視了。）我也不能做脚的運動了，高低限度有一只脚不能做，因爲當我爲上週末的舞會佈置禮堂時，從梯子上掉下來，踝骨裂了。我現在校醫室留醫，學校問我究竟把醫藥賬單寄給你還是寄給媽媽，因爲他們請來了一位外面的專科醫生，校醫只懂得一點點，沒有用。所以我又花了很大一筆錢，我眞是十分、十分抱歉。不過，如果這間學校稍爲大方一點，就會拿出錢來購買合用的用具，而不會讓學生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攀破爛梯子了。這點意見你可以寫信向有關部門提出，如果你覺得意見對的話，因爲我是不能提的，而你却能提，可能這樣做會有點好處的。

那個出了事的女學生服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我難過極了，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眞的哭了。生活眞是殘酷（註：別字。）不是嗎？

我同意你所說的她只是個孩子，不過，我想，她自己也知道，當然是從她自己的角度了。我認爲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她以爲那個教員是個成年人，她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你可能會說她也一樣壞，因爲她只是個孩子，該懂得怎樣做才對，不過我認爲那也不完全是她的過錯，因爲在這裏的學校，我們都被鼓勵去信賴教員的。

我很高興你找到了新的房子，而我希望我回家時你不會把你所有的書和文件搬走，因爲這樣做會使我感到我妨礙了你。

愛你。

史蒂文　二月五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我只能寫一封短信，因爲我們就要搬家了，瑪莎需要我幫忙收拾東西。

你的朋友的死亡眞令我們震驚，並爲你而感到難過。對那些不懂得生活的人，生活可能是「殘酷」的。

我在你這個年齡也曾弄裂了踝骨——不是從破爛梯子上掉下，而是玩曲棍球——眞是疼得要命，我現在還記得。我眞是非常同情你。（我已寫信給校醫詢問你需要完全休息多久，並催促他盡快使你復原，能夠參加體育課。專科醫生的賬單應該寄給我。）

我另外訂了一副體視鏡給你，因爲校護雖然有意見，這種眼睛運動却是十分重要的，你必須虔誠地去做。請小心保存這一副體視鏡，不管你的同學如何「神魂典倒」，也別再打破了。

瑪莎向你問好，並問你想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希望踝骨很快復原。

愛你。

父親　二月八號於紐約

親愛的父親：

你的信眞叫我驚奇，你說你幫瑪莎收拾東西，而我記得你和媽媽結婚時就從來沒做過這類事情的。所以我猜想，瑪莎在改造你的姓格（註：別字）。至於你談到那個死了的女學生的事，我也感到驚奇。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告訴我這樣一個消息，我一定會責罵那個科學課教元（註：別字。）的，因爲我認爲他是個流民（註：別字。）當然了，你是比我含畜（註：別字。）的。

我已經出院了，他們給了我一副拐杖，恐怕還得過相當長的時間我才能參加體育課。

我希望新房子很理想，我不要什麼生日禮物，因爲在學校過生日會很怪的，我可不想人提起這件事。

愛你。

史蒂文　二月十二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這不是給你十二號的回信，而是想和你嚴肅地討論問題，就像面對面談一樣。

你快十五歲了，很快你就得面對你一生中最嚴峻的競爭而參加大學入學試了。沒有一位改卷老師會對「敎元」、「姓格」、「流民」、「含畜」這類錯誤有好感的。你得面對這樣的事實：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靠自己的長處而取得成功，如果因爲粗心大意而失敗，我們得自食其果。你太年青了，可能不完全理解我的話，但是，對於認識其重要性說來，你就不算年青了。升不了級的人一輩子也不快樂，因爲在社會上他們沒有地位。如果你因爲不能正確拼寫而進不了大學，那只能怪你自己而怨不了別人，結果，你一輩子也將受害。

每當你對一個詞的拼寫沒有把握時就查查字典，把它記住。你最低限度能做到這點吧。

我們的新房子仍然是亂七八糟，不過當瑪莎按計劃收拾好時，新房子會很好看的，我想你看到了也會喜歡的。

愛你。

父親　二月十五日於紐約

親愛的父親：

我想我們倆眞的互不了解。如果你相象（註：別字）只要花一點勁我就相象出如何拼寫相象這個詞，而不用查字典就知道應該是「想像」的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換句話說，如果你收到我的信，信裏只有兩、三個拼寫錯誤的話，相信我，我幾乎是每一個詞都查過字典的，這就是爲什麼我討厭寫信的原因，實在是太花時間了，而到頭來，信寫得一點也不憂雅（註：別字。）不，等等，對了，該是「優雅」。相信我，一封信只有兩、三個拼寫錯誤，對我說來就等於世界七大奇景那麼難得了。我是說我已盡了最大努力，如果你看看我這一本快翻破了的字典，你就會同意我所說的了。至於你說的要記住一個詞的拼寫，我可就沒辦法了，因爲我覺得這樣沒意思，我永遠也記不住。

愛你。

史蒂文　二月十九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你把憋在心裏的話全都說出來，這很好，我們有時也得這樣發洩一下的，這樣會覺得舒服一點。

請不要以爲我不知道拼寫對你說來是困難的事，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也爲你而感到自豪，我只是想要你繼續努力而不要放鬆自己而已。

信裏有一張支票，算是祝賀你生日，因爲雖然你不想別人提起這事，我可不想把它忘了，而且，你也一定知道我們想念你。

愛你。

父親　二月廿三日於紐約

親愛的父親：

我們是不准在學校兌換支票的，不過還是得謝謝你。我不能再多寫了，因爲快考試了，得複習功課。

愛你。

史蒂文　二月廿六日於日內瓦

晚上電訊

祝你幸運把考試結果告訴我——愛你，父親　三月二日紐約

親愛的父親：

考試結束了。英語成績丙級，顯然是因爲拼寫錯誤，你對此大概不會感到過分驚奇的吧。科學，數學及拉丁文成績甲級，法語及歷史成績是乙十，這樣我就成了班上的第一名。不過，像你說的，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爲這裏的孩子對於生活都是一竅不通的，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或多或少都是不懂世故的傻瓜。復活節假期我該怎麼辦呢？你想我回紐約呢，還是留校休息一下呢？

愛你。

史蒂文　三月十二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史蒂文：

我非常高興知道你考試的成績。祝賀你。在拼寫方面再加一把勁，以後就不用担心了。

我昨天收到你媽媽的信，她在馬祖卡租了一間小房子，馬祖卡是靠近西班牙海岸的一個小島，你可能知道的。她建議你到她那裏度復活節假期。當然，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你來這裏——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不過，馬祖卡眞的非常美麗，對你的藝術天性會很有吸引力的。我已經寫了信給你媽媽，叫她馬上寫信給你。這裏有她的地址，如果你想寫信給她也可以。告訴我你準備到哪裏去。

愛你。

父親　三月十六日於紐約

親愛的媽媽：

父親說你邀請我到馬祖卡和你一道過復活節，是眞的嗎？如果眞的，我就高興死了。離開你這一段時間眞是難受，如果你想見我，我就太高興了。我的意見是說，如果你覺得心情好的話。我可以爲你幹很多事情，那你就不會太累的。

當你見到我時，我倒想知道你會不會覺得我變了。事實上，我變了很多，因爲我已變得憤世疾俗（別字）了。就是因爲這一間學校才使我變得這樣的。

我懂得爸爸和你想我經歷一下美國以外的世界的生活，但是，你們所不知道的，就是日內瓦可一點也不像個世界。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出生在這裏，你就會有一個眞正的生活。但是，我連一個土生土長的人也不認識，而見到的人都和我差不多，我們只是希望不要再失落了。我想如果把我放在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就會好一點，就算是美國人，已變得越來越刺眼和貪財也沒關係。因爲，如果你認眞看一看，你就看到這裏絕大多數的孩子都是美國人，只是他們的父母似乎不知道拿他們怎麼辦才好。

媽媽，我寫了這麼一些東西是因爲我怕我又花了好多錢，弗利茲先生說當父親知道時他一定會大吵大鬧一場。而我想，也許你會理解，我買了這麼多的東西僅僅是因爲沒有別的事情可幹，你也許能想點辦法幫幫我的忙，按學校規定，我們得付下列這些賬：

音樂會（值得花錢）	十六元瑞士幣
學校舞會	五元
英語話劇（什麼意思？）	十元
住宅管理（？）	九元一角
合作社購買東西	六十五元九角
保管費（他們破壞了一切）	五十六元五角
芭蕾舞課（很令人失望）	四十七元
圖書費	五十九元三角
鋼琴練習（練習用）	六十一元
衛生用品及藥物	卅五元
升級舞會	七元
零用錢	一百六十元
七十七次瑜伽課（醫生建議的）	四十二元四角
記賬	二百九十五元七角
總數：	八百六十九元

你明白吧，問題就是父親叫我一個月用五十元左右，因爲這是我該有的生活費，不准我多用的。五十元美元大概等於二百一十元瑞士幣，而祖母寄來十五元的聖誕禮物，我從紐約回校時在波夾克口袋裏又找到七角九分，但是，這都不夠。父親在我生日時寄來了廿五元的支票，但學校這裏不准兌換，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看出來，情況是嚴重的，等父親看到賬單時，就會更加嚴重了。不過，不過你幹什麼都行，可不要寫信告訴父親，因爲我覺得問題似乎在於我永遠沒有一個財政預算，沒有了預算，就很難記賬了，我更怕的是，這次的賬目實在是異乎沉常（註：別字）。

你要我乘飛機來馬祖卡嗎？我該說是誰付機票的錢呢？

請盡快來信，因爲三月卅號就開始放假了，如果你不告訴我該怎麼辦，我就會被爲棄（註：別字。）了。

非常非常愛你。

史蒂文　三月十九日於日內瓦

親愛的父親：

上個星期我寫信給媽媽，告訴她我很想去馬祖卡過復活節，到現在她還沒有回信，不過，我想她很快就會來信的，我也希望她這樣，因爲星期四就放假了。

我怕你又要爲賬單煩惱了，不過，下學期我一定會改過，經常和你聯系，讓你知道我在幹什麼。

愛你。

史蒂文　三月廿六日於日內瓦

再：如果媽媽不回信，我該怎麼辦呢？……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憶摩恩素・談《嬉笑集》（方言文學）　羅恍烈
葉聖陶老當益壯（評論）　余　惠
北宋末期三大詞人（講座）　思　嚴
生死之間（小說）　李輝英
雲　霧（小說）　謝君誼
春　早（散文）　過千帆
中國美術館讀畫記（美術欣賞）　饒語堂
夢醒何處（小說）　涂乃賢
奶瓶尿布之外（詩）　韓　牧
康　復（小說）　杜　亢
天方夜譚與今古奇觀（比較文學）　枕　書
珠　寶（翻譯小說）　劉求同
寒　流（散文）　陳不諱

林耕

馬來西亞的詩歌

阿卜杜爾・瓦哈普・阿里(Abdul Wahab Ali)，生於一九四一年，曾在馬來亞大學攻讀馬來文學，現任馬來亞大學講師。他著有小說《黑風》(Angin Hitam)、《追逐者》(Pemburu)，詩集《發現》(Penemuan)、《女人與伊斯蘭教祖穆罕默德之間》(Between the Women and the Prophet)，短篇小說集《罪人之詩》(Sajak-sajak Orang Berdosa)，兒童文學作品《得到幸福》(Mencapai Bahagia)和文學座談會上的報告《文學在傳播民族性方面所起的作用》(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Transmitting National Values)等等。

一九七七年冬，阿里參加了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活動，並在研討會上作了有關馬來西亞詩歌歷史的講話。這篇文章是根據該講話寫成的。

——林耕

馬來西亞的現代詩歌基本上是在馬來學校受過教育的馬來高級知識份子創作出來的。但是，馬來西亞詩歌却又不是完全靠他們來爲之推動發展。因爲五十年代中期曾經在英文院校受過教育的馬來高級知識份子也對馬來亞的詩歌發生了興趣。

馬來亞新的詩歌是一九三四年才誕生的。它被稱之爲sajak，即一種押韻的詩，與西方文學中的不受格律約束的自由詩相仿。這種押韻的詩是個人抒懷的一種形式，多多少少擺脫了像詩歌（syaer），兩行諺詩（gurindam）和稱之爲板頓（pantun，印尼一種民歌）體裁的四行詩所規定的馬來亞韻律的限制。這種新的詩歌形式是馬來詩人憑自己的天賦以及從馬來亞、印尼傳統詩歌和世界現代詩歌的啓示中加以發展起來的。

這批早期詩人大部分是馬來學校的教師，主要代表人物是彭古克(Pungguk，即Muhammad Yasin Maamer)、貢巴（Ngumba）、卡斯馬尼·阿里夫（Kasmani Hj. Arif）和秦達第（Chintati）。

這批詩人當時發表的詩作很少。其中一些經由阿里·哈吉·阿哈邁德（Ali Haji Ahmad）收入《早期馬來新詩》(Puisi Baru Malayu Zaman Permulaan)詩集中。

這個時期的詩歌表現爲浪漫、憂鬱和說教式。表面上，這些詩作表達了個人的愛慕和失望的情緒和看法，但是，在較大的意義上，這些詩篇是採用比喻的方式並以詩人的祖國作爲愛慕和失望的對象，是針對馬來亞所面臨的命運而發。

例如彭古特寫的《渴望》（Anxiety），是由於熱愛馬來亞而寫出的憂傷的感情。阿里夫寫《靈魂的發問》（Questions of the Souls）也是一首傷感的詩，不過，在這首詩裏，作者已開始向自己提出問題。貢巴寫的《祖歌之歌》（Song of Fatherland）是帶說教式的一首詩，詩人有自己的經歷而對本民族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當人們把貢巴的看法與目前在馬來西亞的馬來人的處境聯繫起來的時候，人們會發現貢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這些詩篇的特點是來自幾個方面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導致詩人和他的作品誕生的環境。詩人們是受到時間和環境的限制的。他們感到憂傷。像其他的馬來人一樣，他們受到英國殖民政策的壓迫。他們貧困。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裏不獲重視。在馬來學校受過教育後，他們不易有機會參加國內較大事件的活動。疏遠的感情導致他們浪漫而又憂鬱的性格。由於他們是教師，他們的說教味道是難免

的。

押韻的詩在當時是一種新的形式，它仍然是脆弱而又不穩定。有一些詩人對他們的實驗也都沒有信心。讀者們也都不知道怎樣去欣賞它，大部分讀者還是喜愛傳統的詩歌（syaer）。儘管如此，這個時期的作家羣在開拓馬來亞新詩歌的新形式方面還是有他們的功勞的。這種押韻的詩保留了馬來亞傳統詩歌中的某些成份，但是在形式上有了改變。

這一類型的詩作儘管得不到很好的發展，但還是散見於日本佔領時期（一九四二至四五年）的報刊上。當時，日本把馬來亞和蘇門答臘置於統一行政管理之下，所以兩地的詩人都通過同一的媒介發表他們的作品。馬蘇里（Masuri S.N.）、基廷（M. Kidin）、伊卜拉欣·阿里（Ibrahim Ali）、拉希德·塔哈（Rashid Taha）、胡斯巴納（Husbana）和巴赫第亞爾·艾樊第（Bachtiar Affendi）都屬於這個時期的詩人。

日本投降後，英國捲土重來。形勢加速了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進程。英國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宣布馬來亞處於緊急狀態之下。屬於激進的各派人員大部分從此被囚禁，剩下的便逃入叢林繼續進行恐怖活動和反抗殖民主義的活動，其中也有好多逃離馬來亞，而前往新加坡的尤多。有個名叫扎華爾·穆罕默德（Jaafar Hj. Muhammad），也叫基米·阿斯馬拉（Jimmy Asmara）的，他是日本在馬來亞招募的當地士兵。他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個筆友協會，與散居在英屬婆羅洲和馬來亞各地的日軍當年招募的士兵通訊聯繫。

從一九五〇年開始，這個筆友協會把興趣轉移到語言、文學和文化活動方面。馬來亞激進派裏的一些成員和在新加坡的馬來青年加入了這個協會，這便形成了「五十年代作家羣」（Asas 50），定下的宗旨是：藝術爲社會。協會的大部分成員是馬來人的最不幸的一代。

「五十年代作家羣」的重要作家中有馬蘇里、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和哈林·安瓦爾（Halim Anwar）。這一代詩人所寫的詩作多以個人和社會的痛苦和不幸爲題材。這些作品反映了貧困、不平等、痛苦的遭遇、反戰的情緒、爭取獨立的運動以及其他當代的問題。

馬蘇里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百首詩作，其中一部分已滙編成集出版，例如《白雲》（Awan Putih），《苦花》（Bunga Pahit）和《氣氛的顏色》（Warna Suasana）。他的詩具有飽滿的思想性。

另一位詩人烏斯曼·阿旺出身漁人的家。他年幼時便死了母親。他只唸過小學，種過莊稼，其後才參加森林警察隊。馬來亞宣布緊急時期之前他同情當地左翼運動。隨着緊急時期的到來，他辭去了警察的職務，參加報紙《馬來使者》（Utusan Melayu）的編輯工作。

在阿旺的一代詩人中，他是最相信「表明傾向的藝術」的一位。他的詩富於浪漫主義，反映社會現實，反對戰爭和反抗壓迫。像《禮物》（Gift），《歌與舞》（The Song and Dance）和《探究世界的鴿子》（Dove explores the world）等篇都表達了詩人的反戰思想。

這一代詩人爲馬來亞詩歌走向現代化鋪平了道路。他們闡明了他們的文學觀點。他們不僅通過創作，而且還通過批評來推廣自己的風格。不過，就技術上來說，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還有待尋求他們自己的基礎和風格。

迄一九五五年，一批新的青年作家起而反對「表明傾向的藝術」。他們認爲作家必須表達自己的感受。評論家經常把這批詩人稱之爲無名詩人。薩瑪特·薩伊特（A. Samad Said）和他的妻子薩米爾·曼查(Salmi Manja)，阿敏（A.S.Amin），努爾（Noor S.I）以及長沙里（M. Ghazali）都屬於這一批。

除薩伊特之外，其餘詩人都從印尼詩歌，尤其是印尼詩人西托爾·西杜莫朗（Sitor Situmorang）的作品中吸取靈感。這批詩人在實驗自己的風格和形式方面基本上屬於象徵派和意象派。他們謀求與他們的前輩所運用的那一套進行決裂。他們的大部分作品均已出書。例如薩伊特的《火中的野性》（Liar Di Api），薩伊特夫婦的《落葉》（Daun-daun Berguguran），阿敏的《和平》（Damai）和努爾的《鐵製的香枝》（Setanggi waja），《神的綉花》（Rakanan Roh）。

起初，評論家們還讚賞他們的作品，但後來讀者們就不太熱心於欣賞他們的詩作了。評論家們認爲只有薩伊特和阿敏在他們的實驗中可說取得了成就。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宣告獨立。作爲社會成員的詩人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是負有責任的。問題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詩人們是否只應該寫人們看不懂的意象主義和象徵主義的作品呢？六十年代的一批青年詩人因而根據他們的文學觀點，家庭背景，地方背境，職業情況和個人經歷以不同的看法和標準寫下了大量的抨擊某些社會現象的詩作。

達欣姆·艾哈邁德（Dasim Ahmad）是這個時期的

著名的傑出詩人。評論家們認爲他是一個社會現實主義的詩人，憑他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經驗寫出了優秀詩作。

六十年代的馬來西亞處於動亂的局面。抗議詩歌從此誕生而且走上了頂峯。這可從三本詩集中表現出來：《第一五二號棺材》（Keranda 152），《銅鑼海灣》（Teluk Gong）和《憤怒之血》（Darah Marah）。編入詩集的一些詩作是出自像烏斯曼·阿旺·克馬拉（Kemala），巴哈·扎因（Baha Zain）和基哈迪·阿巴第（Jihaty Abadi）這批老詩人之手，有的則出自業餘和不名經傳的作者之筆。這些詩作使用了直截了當的言詞，充滿了無法抑制的激情。其中有些寫得極有諷刺性。有些評論家不把它們當作詩歌，認爲它們沒有藝術價值。不過，不管怎樣，就作爲社會和歷史文件來看，它們還是很重要的。

馬來西亞誕生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由沙巴、沙撈越、馬來亞和新加坡組成。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脫離馬來西亞。當時政府當局已經駕馭了局勢。一種文學上的新的「民族主義」風格開始出現。詩人們一方面在確立自己的文學觀點，另方面則在試圖探索新的技巧。他們進行的實驗給馬來西亞文學帶來了新的氣象。

加法文·伊卜拉欣（A. Ghafar Ibrahim）所進行的實驗引起了最多的爭論。他把自己的詩作稱之爲聽覺兼視覺的詩。他認爲一首詩必須是有聲的，能上口，而又看得見。有聲是指詩本身具備的聲色，能上口是指詩的內容，看得見是指詩的技巧。從《我的老爺—月球風箏》（My Lord Moon kite）一詩中可看出他的主張。

另一位詩人是拉迪夫·莫希丁（Latiff Mohidin）。人們認爲他是今天馬來西亞最重要的詩人。他是個畫家，曾留學柏林，訪問過亞洲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就像他的畫一樣，他的詩作表現自然而又自發，勾引起潛意識的領會。他使用的語言簡練而又具有藝術魅力。他喜愛大自然，對微小的看來頗爲平凡的題材具有洞察力。這可從他寫的《木偶人手中的木偶》（The Puppeteer's Wajang）一詩中看出。他的詩的其他特點是寓意深刻，而對大自然的形象描繪有相當水平，這可從《湄公河》（Mekong River）一詩中看出。

穆罕默德·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是馬來西亞多產的著名詩人、評論家和翻譯家之一，他在三年時間裏出版了三本詩集：《光臨者的詩》（Sajak-sajak Pendatang）、《鄧崗第二的行程》（Buku Perjalanan Si Tenggang II）和《這也是我的世界》（Ini Juga Dunia-

ku)。穆罕默德・沙勒的詩作是以西方的傳統作爲基礎的。有一些評論家把他的作品稱之爲「學究式的詩」。他寫出了親身經歷過的本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發生衝突的現實。這種體會反映在他寫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No where)一詩中。

阿卜杜爾・瓦哈普・阿里從一九五八年在當地師範學院唸書時就已開始從事寫作。他在一九七三年參加在台北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後，有些馬來西亞的評論家認爲他當時寫的詩「優雅，悅耳，富於想像，極省筆墨而又有意象主義的味道」。這些特點可從他的短詩《喂！死神》(Haloo Maut)和《床上》(Di Ranjang)中看出。《夜曲》(Lagu Malam Hari)是被認爲詩句悅耳的一首。

由於阿卜杜爾・瓦哈普・阿里是在大城市中度過了大部分歲月，所以他寫的大部分詩歌反映出宗教和城市價值之間的矛盾。而詩人是在致力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這可見之於《我是一隻倦鳥》(I Am a Weary Bird)和《風箏》(Kites)兩首中。詩人對現代馬來西亞詩歌的創作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爲現代馬來西亞詩歌必須置身於傳統的馬來文學之內並且由別國文學加以充實，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學習傳統的馬來文學，吸取其精華，同時用現代的觀點來運用它，把它與外國優秀詩作中的適合成份結合起來。

克馬拉和巴哈・扎因是文學雜誌編輯中最著名的詩人。克馬拉出版了三本詩集：《移交職權》(Timbang Terima)，《沉思》(Meditasi)和《基克杜斯》(Kikitus)。《沉思》是馬來西亞詩歌中從未有過的最長的詩篇。它是意象主義的長詩，很難看懂。

巴哈・扎因畢業於馬來大學和印尼大學，他是一名詩人，又是一位評論家。他從印尼回歸其祖國之後，寫出的作品大有提高。讀者可在《婦女》(Perempuan)詩集中看出作者在不同階段中所取得的成就。起初，他的詩作傾向於對社會的抨擊，表現形式較弱。隨後的創作則頗爲可喜，這可從《亞洲婦女的請願》(Plea of the Asian Woman)和《新時代運動學院》(A Modern Movement College)兩首中見之。阿卜杜爾・瓦哈普・阿里認爲巴哈・扎因寫的《小孩的素描》(A Child's Sketch)是作者寫得最成功的一首。作者詩中顯示出的洞察能力和描述技巧使人感到藝術上的滿足。

憨態可掬（水墨）

林信作

墨西哥詩人海梅的新詩集

明　華

海梅・薩納內斯（Jaime Sabines）從事詩歌創作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他擅寫各種各樣的詩歌。最近，他把其中用通俗的、口語化的形式寫成的作品，滙集爲《海梅新詩集》(Nuevo recuento de poemas)出版。

讀者可以從詩集中看到墨西哥詩歌的特色，以及作家自己的創作風格。作家對社會各種現實既有諷刺的一面，也有獨特見解的一面。例如他寫孩子與死亡、愛情與悲傷、現實主義與超然主義等等問題。

詩集收載有海梅的代表作，如《奧拉爾》（Horal 1950）、《亞當與夏娃》（Adany Eva 1952）、《不幸的歲月》（Maltiempo 1972），以及剖析自己的《迷離》（Tarumba 1956）；表現愛情世界的《自由詩》(Poemas sueltos 1951-61)，記載着古巴之旅的《尤里亞》（Yuria 1967）等。

當代阿爾及利亞著名作家迪布

陸翎燕

五十七歲的穆罕默德・迪布（Mohammed Dib）是二十世紀阿爾及利亞的重要作家，他一共寫了十二本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集，三本詩集，還有兩本兒童短篇故事集。作家對阿爾及利亞的國土和人民充滿熱愛，他的作品，描寫的對象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生活、風土人情，也非常富於哲理。

瓊・德傑斯（Jean Dejeux）所著的《阿爾及利亞作家穆罕默德・迪布》（Mohammed Dib:Ecrivain algerien）一書中，既介紹了迪布的生平和時代背景，又精闢地論述了他的著作生涯的三個不同時期。書中還選注了迪布的一些詩歌和散文，並且附有迪布作品的目錄和研究迪布的論文目錄。在目前人們十分注視北非洲文學狀況的時候，這是一本了解當代阿爾及利亞文學思潮的良好讀物。

外國文訊

貴新

李汝琳

一

我在這所誕生在半世紀以前的舊樓已經住了七年。兩年前洪國良說他要搬家，托我替他注意有沒有要出租的屋子。當時我很覺詫異，他自己有一所新建的毗連式的角頭排屋，却沒有住過，總是租出去。我問他自己的有現代化設備的排屋，爲什麼不自己享受享受？

洪國良笑了笑，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我知道他是要想一想才說。

「不瞞你說，」他瞧一瞧附近座位有沒有人注意我們談話，然後壓低了聲音。「我想收點屋租，多一點收入，自己隨便租間屋子住就好。」

他不願別人知道他買了屋子。當我知道了他這個秘密，也曾一再囑咐我不要跟別人說起。

我知道他買了屋子，也不是他自己告訴我的。恰巧他的新屋鄰居是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去探訪這位朋友，才聽說隔壁的角頭排屋是我的同事洪先生的。我的同事只有他一個人姓洪，這就瞞不住我了。

我覺得大可不必這樣神秘，就笑了笑說：

「買新屋子也很平常，又不是偷來搶來的，怎麼會怕別人知道。」

他却不以爲然，意味深長的說：

「人心難測啊！……」

我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也不再追究。因爲我早就知道洪國良的爲人，總是神神秘秘的，他不大喜歡說自己的事，比如說問他的屋子每月租金有多少，他總是吞吞吐吐說不明白：

「租不上價錢，實在有限，不多，……不多，連帶傢具、冷氣機，也租不上價錢，眞是，眞是……」

我就很不耐煩去了解他的事情。其實大家是閒聊，多問也毫無意思。

我和洪國良同事已經有五六年。在我們的行政樓大辦公室裏有十來位書記和打字員，其中只有三位懂得兩種語文。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只有三位可以讀寫華文。其他都是除了英文就只會講方言，華文是一字不識的。洪國良是華校高中畢業，自修英文，攷到了九號文憑。聽說他還會講日語，那是在淪陷時期加工學會的。

洪國良長得不高不矮，白淨面皮，看來相當斯文，年紀還不到四十歲，爲人十分圓滑，對待比他職位高的，總是和顏悅色，討人歡喜，給同事們的印象確實不壞。他托我替他租間屋子，恰巧我住的舊樓就有一間空出來。

我住的舊樓，房間相當多。樓上是房東老太太一家自己住，樓下大廳的前半部用木板隔成四個小房間，中間留下進出的過道。我們住的是左面兩間，對面的兩間是姓楊一家。楊家只有四口人，楊老太和女兒住在靠前的一間，兒子和媳婦住在靠後面的一間，窗外是相當寬闊的走廊。楊家的女兒是位小學教師，年紀不小了，還沒有結婚。楊家的兒子是個海員，經常在船上工作，到處漂泊，很少在家。樓下的主要部分不是大廈分隔成的四間房，而是左右兩間大耳房，眞像兩隻突出的大耳朵。左面的一大間住了一對姓何的夫婦，都是中學教師。我們窗外的走廊，便是和何家共用，拉了幾條繩子，晾晾衣服，也放了些雜物。右面的一大間耳房恰巧空出來，我跟房東老太太說我的朋友要租屋子，就邀洪國良夫婦來看了一次。這個耳房面積相當大，前後隔成兩間，後面的一間是臥房，前面可以做客廳。兩邊耳房都有自己出入的門戶，不必經過大樓的正門。洪國良夫婦覺得很滿意，付了定錢，星期天就搬來了。

從這所樓房看來，樓上房東老太太三十年前可能相當富有，現在的情況似乎不大好。老太太的老伴已經過世，

有個女兒嫁了出去，現在只有兒子兒媳跟她一起住，也沒有孫兒孫女。兒子是個「二世祖」，南洋有錢人家的兒子，大都是游手好閒慣了，什麼工作都不會做，也不想做，大家就叫這種人是「二世祖」。老太太不得不把樓下分租給四家人家，彷彿就是靠收點房租過日子。我介紹洪國良一家來租屋子，老太太着實歡喜，一再向我道謝。其實我不過是動動嘴，恰好滿足了兩方面的需要，算不得盡了什麼力。

跟洪國良同事幾年，雖然有時覺得他很不爽快，却也沒有多大壞印象。現在又同住在一所屋子裏，對他的家庭生活也有了相當的了解。他的太太也是個小學教師，還有個五六歲的兒子。夫妻倆當做寶貝似的百般疼愛，可是這個孩子面黃肌瘦，長得又矮又小，身體總是不大好。洪太太頗有幾分姿色，圓圓的臉上雖然散佈着稀疏的雀斑，却長得五官端正，沒有什麼明顯的缺點，在少女時代可能是個吸引人的女性。現在身體微微有點發胖，看來十分强壯。洪國良的工作機構雖然離我們的住所不遠，也許是洪太太不會駕車，他們的一輛汽車却是洪國良使用。洪太太每天搭巴士到十里外的學校上課，巴士不經過我們這條街，下了車還得走一小段路才能到家。這就使洪國良多了一份差使，每天早上送太太去搭巴士，送兒子去附近的幼稚園，中午那段休息時間，趕去接兒子送回家，下了班又得去巴士車站接太太。有時汽車壞了送去修理，就得走去接兒子，又得走去巴士車站幫太太提着一大袋學生作業簿回來。那時洪太太很像貴妃出浴後的神氣，表現出嬌弱無力不勝倦怠的樣子，讓丈夫走在前面，自己遠遠的跟在後面慢慢的走回家。有時洪國良誤了時間，或是太太提早回家，洪太太自己提着抱着東西走回來，臉色就十分難看，洪國良就要露出神魂不安了。

洪國良的工作很忙，每天還要接送太太和兒子，晚上還得給孩子冲凉，還得替太太批改學生作業簿，日子久了，白淨的面皮透露出焦黃，太太越來越壯，他却越來越瘦，使人覺得做個好丈夫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二

戰後殖民地獨立的風暴吹遍了東南亞，換了當地人當家作主，有人歡喜有人愁，洪國良起初很不安，他是站在宗主國的一邊，過去是反對獨立自治的。

戰後十年×國人的地位看來並未動搖，也似乎沒有要

走的意思。一談起獨立自治的問題，洪國良就表示很不贊成，有時是故意講給一些跟他一樣見解的高級職員聽的。

「現在不是很好麼？」他總是顯示很有見識，心平氣和的說。「要是沒有×國人統治，我們的生活能過得這樣好麼？……」

「是呀，你有洋房汽車嘛！」那個姓高的書記聽了肉麻，總愛跟他抬槓。

「你懂個屁！」他不屑的說。

「書記長還有個千嬌百媚的貴妃娘娘，我們就比不上。」姓王的書記總是在書記上面加個「長」字稱呼他。這兩個華校出身的書記跟他的「歧見」不合，爭辯到一個段落，就愛跟他開開玩笑。

在辦公室裏英校出身的辦事員對時局的發展從來不表示意見，只有這兩個小伙子常常使他啼笑皆非。

自治政府成立了。嚴格說來只能說是「半自治」，因爲有三個最重要部門的首長還是×國人担任。不過眼看大勢所趨，×國人是要走了。洪國良很後悔他過去的言論，有一段時期他埋頭做事，沉默寡言，心裏却惴惴不安，很怕過去說話不謹愼惹禍。其實他人微言輕，沒有人把他的話當成一回事。在他的工作機構，過去的正副首長都是×國人，現在却由當地人來做頭頭了。×國人走後，便出現了許多新貴，這在過去是怎樣都爬不起來的。最使他吃驚的，那些新貴有不少跟他一樣，都是忠於宗主國的人，許多擁護獨立自治的，過去是仗義執言，現在也並沒有怎樣得勢，甚至還被懷疑冷落。這個機構有位主任就是很好的例子，過去一直是反對獨立自治的，現在却升做副座。這使洪國良得到了啓示，時勢造英雄，正是時候了，假如×國人不走，哪裏可以爬得起來呢？他承認過去是想錯了。

大約過了一年多，有人說洪國良變了，過去是個態度隨和的人，現在竟在辦公室裏經常大發脾氣。不久他移坐在辦公室一角，換了一張大辦公桌，一眼可以望到整個辦公室，有人猜測他要升級了。

那兩個華校出身的書記，不大理會這種情勢，午餐時在餐廳裏照常跟他開玩笑：

「書記長，要吃咖啡麼？我來拍拍馬屁！」那個姓王的書記故意露出親熱的樣子，却忍不住嬉皮笑臉的神氣。

「不，不，」姓高的書記搶着說。「我來請客，書記長一定會賞臉。」

洪國良一臉嚴肅，悻悻的說：

「閉住你們的鳥嘴好不好！」

這兩個小伙子都只有二十多歲，不是胆小怕事的青年。在殖民地時期敢跟他爭辯獨立自治的問題，就是不怕惹禍的明證。

洪國良果然升做助理主任，神氣更是不同過去。但在辦公室裏他顯示威風欺壓的對象，却不是姓高和姓王那兩個小伙子，而是另外一位英文書記，那位姓柯的英文書記是個性格孤僻不愛說話的青年，受氣太多了，有一次忍不住跟洪國良大吵一場，立即寫信給頭頭，要求調職，他不要在這服務多年的機構工作了。

洪國良要姓柯的道歉，姓柯的堅決不肯。主任把洪國良和姓柯的先後叫到他的冷氣辦公室裏談過話，這事竟不了了之。姓柯的既沒有道歉，也沒有調職，究竟是怎樣解決了，沒有人知道。

三

過了幾個月，洪國良却調升到另一個機構當了副主任，很多同事都沒有意料到。回到家裏，我向他道賀。他却露出不足爲奇的樣子，只是輕描淡寫的說：

「算不得什麼，不過是個副手，算得了什麼呢？」

他在這個新機構裏管理財政，要表示他的責任重大，接着說：

「不過每月要經手幾十萬元的款項，這可不是小事情！」

不久他把那輛常常要修理的汽車，換了一輛簇新的福特牌大型轎車。這時他的工作更忙，除了照常辦公和家庭服務之外，每天晚上都要出門。對同住的幾家人，特別顯露出不可一世的氣概。跟他共用一個走廊的楊家，本來就不打招呼。對那一對中學教師何先生夫婦過去還算客氣，傍晚在院子裏散步，遇上了也會有說有笑，談談閒話，現在却是冷冷淡淡，連點點頭招呼一下也不屑於做了。每個月初總是把房租送給樓上的房東老太太，現在却要房東自己來取，也不請進房裏坐坐，要老太太站在門外等着。這些變化，同住的幾家人都感覺到，後來才知道洪國良升了官，都給他加上一個「小人得志」的評語。只有對我這個老同事，他的態度還沒有多大改變。有時問到我們機構裏，提起一些近況，愛發議論的同事，常常問起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有時也要我發表一點意見。

「老朋友了，隨便聊聊。你看自治政府成立以來在各

方面的表現如何？」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你老兄覺得怎樣？」

他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又繼續的問：

「現在左邊的人似乎很活躍，你看要是舉行大選，執政黨還能當選麼？」

「這可說不定。……」

他的臉上忽然變色，不過瞬息即逝。我當做毫無感覺，繼續說道：

「要等計算完了選票才能知道。」

他還在發愣，似乎在想着什麼，我又說了什麼話，好像他並沒有聽到。

他忽然清醒過來，又問：

「你看越戰結果如何？對我們會不會有影響？」

他的一連串問話，使我心裏起疑，他該不是在收集什麼資料吧。我就淡淡一笑，不想跟他談下去了。

「這要問國際問題專家，我了解的有限。我是搞文學的，只知道曹雪芹和托爾斯泰。……」

「什麼托爾斯泰？」他瞪着我，眨了眨眼睛，還在盯着我。

「是《戰爭與和平》的作者，俄國一位大作家。」

「那麼他談到越戰了嗎？能夠和平解決嗎？」

我差一點笑出聲來，勉强忍住笑。

「他沒有談到越戰。」

「那麼他是蘇聯的什麼重要人物吧？」

「他死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發生，也還沒有蘇聯。」

「啊，」他恍然大悟。「他是俄國沙皇一派，你怎麼會崇拜他呢？……」

越來越纏夾不清。還沒有回答他的問話，我看到何先生夫婦走過來，跟他們打招呼，把洪國良的問題丟在一邊。

「對了，」洪國良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情。「來，到我房裏坐坐，我想請教一些問題。」

他沒有瞧何先生夫婦一眼，拉着我去他房裏。洪太太特別爲我冲了一杯咖啡，他們的寶貝兒子坐到他的膝蓋上，一面很不耐煩聽大人們說話，一面摸他爸爸沒有剃淨的鬍鬚。洪國良也眞有耐性，就讓他摸了一陣子。等到摸到了鼻子，頭一歪推開他的兒子，對太太說：

「帶他去院裏玩吧，我要請教×先生一些問題。」

洪太太沒有出聲，拉着孩子出去了。

洪國良壓低了聲音，好像要談機密大事似的。

「老朋友了，我也不瞞你，你知道我正在補習英文吧？」

「你天天吃過晚飯就出去，我還以爲你兼了什麼工作。」

「不是，」洪國良鄭重其事的說。「我在唸英文。」

「你的英文不是很夠用了嗎？還唸它做什麼？」

「不是這麼說。」他搖搖頭，又壓低了聲音。「我想參加倫敦大學的校外攷試。你知道，咱們這地方很重視學位文憑，我現在這麼個資格，什麼時候才能爬得起來呢！」

「你現在是副主任，已經爬得不低了。」我笑着說。

「這算得了什麼？人往高處爬，是自然之理，可是我的本錢不夠嘛！」

「你要攷倫敦大學哪一系？」

「中國文學系的榮譽學位，英國人半懂不懂，只有這一系還可以唬一下。」

「要攷些什麼科目？」

「有中國文學史，我已經找到一本英文的中國文學史，人名書名太多，讀得頭暈腦脹。請你介紹一本中文的簡明的中國文學史給我看看，先搞清楚了，再讀英文的，也許會容易些。」

「這倒不難找到。」

「難的是還要攷幾本專書，其中有一本我連書名都沒有聽說過。去書店找不到，我又去兩間大學的圖書館，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是哪一本書？」

他想了一下，摸了摸前額。

「叫做什麼《李家莊的變遷》，這書名就有些古怪。」

「啊，是趙樹理作的長篇小說。」

「對，是這麼個人，叫趙什麼的，你知道這個人嗎？」

「他是老區的作家，他有個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拍成了電影，還在我們這裏放映過。」

「什麼老區新區的？他是個老八？」

「我想會是吧。」

洪國良大吃一驚，愣了一會兒。

「這就十分古怪了，爲什麼倫敦大學會指定這麼一本書？」

我笑了笑，解釋說：

「西方國家就是喜歡研究最新的文學作品。我們重視的是古典文學，他們更重視現代文學。」

洪國良十分懊惱，抱怨的說：

「新得太離譜！英國是個資本國家，」他漏掉了「主義」兩個字。「却要我們去研究老八們的作品，眞是發了

瘋！」

「不考這本書可以嗎？」

「那怎麼可以呢？這跟我的前途有關。你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本書嗎？」

「在緊急法令公佈以前，書店裏曾經有過這本書，現在大約是找不到了。」

洪國良急得抓耳撓腮，悻悻的說：

「這不是坑死人麼！倫敦大學應該明白我們這裏買不到這一本書，這是禁書麼，爲什麼胡亂指定一些書呢！」

洪國良後來有沒有找到這一本書，我沒有問過他。他的確參加了倫敦大學的校外考試，却沒有告訴我考試的結果，我也不便問他。據我的猜想大約是白費勁了，要是考到了倫敦大學的學位，實在沒有必要嚴守秘密，洪國良就絕對不會不再提起這件事。

四

我們這個大雜院樓下的四家人家，左右耳房不是近鄰，可以各不相干過自己的日子。洪國良可能不大瞧得起中學教師何先生夫婦，何氏夫婦好像也不大瞧得起他，對這個副主任也毫無親近的意思。只有楊家跟他共用一個走廊，起初爲了晾的衣服也許被風吹落下來，洪太太說是楊家故意把她洗淨的衣服丟在地上。從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開始，洪太太跟楊老太不斷爲了一些事故發生爭吵。楊老太也不是好惹的，換句話說，也不是什麼厚道的老婦人，再强的潑婦她也敢鬥一鬥。何氏夫婦照例不管這些閒事。我却有意設法使他們和解，楊老太跟我語言不通，她的海南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只得找楊老太的女兒，楊小姐是小學教師，比較容易講得通。

「×先生，謝謝你的好意。」楊小姐對我客氣一番，然後心平氣和的說：「你不用白費心思，我們跟他在十多年前是老鄰居，早就知道他不是好東西！」

我吃了一驚，絕對沒有想到他們是舊相識。現在同住在一所屋子裏，沒有見他們招呼過，好像是路人一般。

「既然過去曾經是老鄰居了，就是處得不好，現在已經過了十多年，也不必計較了。」

「我們不是處得不好。現在他又作了官，我們哪裏敢跟他計較。」

我聽得莫名其妙，既然過去相處沒有什麼不好，爲什麼現在又像素不相識一樣。

楊小姐看到我迷惘的神氣，繼續說：

「那時我跟弟弟的年紀還小，他也許認不得我們了，我們的媽媽他總是認得的。我的弟弟也許記不得他，我却還記得清清楚楚，在日本佔領時期，他是我們那一州的收糧官，是人人害怕的收糧官！」

這一驚可眞不小，我萬萬沒有想到洪國良還替當時的皇軍做過事情。

「當時他看到南洋已經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苦學日語，巴結日本人，替日本人賣力氣！他是我們那一州所有收糧官中年紀最輕的，也是最狠毒的，他帶着日本人到處搜尋糧倉，張口就罵粗話，打得人死去活來……我的爸爸就是……在那一年死的！」

楊小姐眼眶裏的淚水忍不住流下來。我聽得心裏不住發抖。日軍在佔領地區姦淫婦女燒殺掠奪，是我們人人都知道的，那種悽慘的景象，是永遠忘不掉的。洪國良眞的會做出這種昧盡天良的事情麼？

「我沒有誣賴他。×先生，你只要去我們住過的小市鎭打聽一下，老一輩的人都知道。日軍投降了，受壓迫的老百姓打死了幾個收糧官，他跑得快，跑到了這裏，改了名字，却沒有改姓，他以爲誰也不知道他的底細了，不料在這裏又遇到了我們，他僞裝不認識，我們却認得他。不過也知道他現在又很得意，又很有勢力，我們不敢惹他，也裝做不認識罷了！……」

我心裏想：洪國良又漸漸得意，確是事實。他眞的很有勢力麼？洪國良不是個平凡的人，能屈能伸，埋頭做了十多年不甚得意的工作，現在又漸漸出頭了。他經過了日軍佔領時期、戰後×國殖民地時期、半自治時期，也許再換個朝代，他還是站得穩穩的，他懂得應付，懂得看風轉舵，他要取得大學學位，是想爬得更高，他眞的會如願以償麼？

洪國良對這一家人似乎也有點顧忌，他結婚只有幾年，他的老婆可能不知道他過去的事情。洪太太跟楊老太吵架，他始終沒有出聲。却到樓上找房東老太太說楊家欺負他的太太，說楊家兒子是經常走私的，楊家的媳婦是楊家兒子從印尼帶回來的壞女人，不是什麼正式夫妻。走私是犯法的事情，會連累房東，要房東老太太把楊家趕走。

房東老太太靠收房租過日子，楊家住了這幾年，從來沒有拖欠過房租，她不願隨便趕走她的房客。聽了洪國良有點恐嚇意味的話，只淡淡的說：

「各人犯法各人當，誰走私犯法，誰吃官司，關房東什麼事？」

這位老太太現在的生活雖然拮据，過去也曾富有過，是見過大世面的。她的不慌不忙的冷靜態度，使洪國良認識了這位老太太不是幾句話可以嚇倒的。

「那麼楊老太總是找我們麻煩，你房東就不出一聲麼？」

「我做房東的只是租房子給房客住，哪裏管得到房客之間的是是非非？……」

洪國良碰了個釘子，滿肚子的不高興，還沒有開腔，房東老太太又說：

「洪先生，不是我說你，你還是勸勸你那位太太少惹些事吧。這麼多年來我的房客都是和和睦睦相處得很好，自從你們搬來住，才有爭爭吵吵的事情……」

洪國良霍的一下站起來，氣得臉色發青，不再聽老太太說下去，氣呼呼的下樓去了。

五

過了一個多月，衛生部派人來查看，樓下大廳的後半部只有一個彎轉的樓梯，其餘的空間房東堆放了一些東西，衛生部派來的人說裏面會躲藏老鼠，太不衛生，要房東把雜物清除出去，不要堆積太多的東西。房東老太太是放了不少東西，這麼多年來都是如此，衛生部忽然派人來查看，她料到必定是有人寫信去報告，才會有這個麻煩。說不得，只好把雜物清理了一下，一半搬出去燒掉，一半整理清楚，仍舊放在那個空間。衛生部又派人來查看一次，表示滿意，也就沒事了。

政府有關部門又派人來查看整個舊樓的電綫，差一點要房東全部換過新的，租戶都說從來沒有發生過電綫走火的事情，有關部門也就不再追究。

新年過後，房東又接到所得稅局的信，說業主把屋子租出去，沒有報所得稅。這可使老太太傷心了，她是靠收房租過日子的，除了五家所用的水電費，剩下的利益並不多，再抽一筆所得稅，恐怕生活會更艱難了。所得稅局公事公辦，不會體諒一個老婦人的苦衷。老太太只好請我代她填了表格報上去，過了不久，所得稅局又寫信給各租戶，調查租金數目，好在老太太並沒有少報數字，並沒有欺瞞，也就過關了。

這接連幾次的麻煩，房東老太太固然傷心，房客們也在猜測是怎麼一回事。

楊小姐忽然冷笑一聲，大家就一齊望着她。她憤慨的

說：

「誰搗的鬼誰知道！」

她向洪國良夫婦瞧了一眼。這對夫婦沒有參加大家的猜測議論，在附近瞧着兒子玩耍。她就提高了聲音，叫着說：

「誰都會有點同情心，只有猪狗不如的大壞蛋，才會做出這種斷子絕孫的事！」

洪國良夫婦裝做沒有聽見，却也在院子裏呆不下去了，拉着孩子回自己的房間。

我的心裏很難過，很後悔介紹這麼個人，給房東老太太麻煩，給鄰居們不愉快。心裏悶得難受，也曾忍不住向何先生說出我的歉意。

何先生却心平氣和的說：

「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這麼回事。你也不必難過，惡人總有惡報的。」

何先生是個忠厚的讀書人，陳腐的濫調，並不能給我多大安慰。

楊老太的兒子回家渡假來了，這個高大魁梧體格健壯的青年，聽到了家裏所發生的事，一聲不響，躲在房裏抽香烟，一天裏總有三四十根香烟頭從窗子裏扔出去，扔在跟洪家共用的走廊上，扔在洪家門前的台階上。

洪國良夫婦下班回來，看到門口散佈的香烟頭，先是吃了一驚，接着非常生氣，洪太太大聲的叫：

「這是幹什麼？怎麼隨便拉屎！」

窗子裏傳出一個粗壯的男子聲音，却是十分平和的語氣，淡淡的說：

「我要拉在你的頭上，我要拉在你的肚子上！」

洪國良夫婦楞了一下，知道來意不善，却不敢跟海員的拳頭硬碰，氣憤憤走進房裏去了。

傍晚，洪家的寶貝兒子在院子裏玩，那個健壯的海員一直在孩子跟前瞪着他瞧，洪太太走到房門口，瞧着海員的神氣，有點胆戰心驚。海員也瞧見了她，却故意跟孩子說了一句話：「你想死麼？」

就這麼一句話，嚇破了洪氏夫婦的胆，他們唯一的寶貝兒子比什麼都重要，可是每天從幼稚園回來，整個下午就這麼一個孩子在家，他們越想越怕，越想越不安，趕快把孩子關在房裏不准出來。過了兩天，洪氏夫婦不惜犧牲半個月房租，連房東也沒有通知一聲，叫了一輛大羅厘，載着傢具衣物搬走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蜘蛛精

劉以鬯

蜘蛛精赤裸着身體，從水中爬出。她的六個妹妹也赤裸着身體，從水中爬出。她們的衣服不見了。她們的衣服被孫悟空偷去了。光着屁股在荒野奔跑，她們是有點狼狽的。她們的脚步快得像旋轉中的車輪，驚悸中仍有狂喜。在奔回盤絲洞的途中，凌亂的脚步聲屧雜格格痴笑。這一天發生的事情都不依照規矩，她們說不出多麼的興奮。奔入洞內，封閉洞門後始獲換氣的機會。雖然事情出乎意料，既已回洞，心情就不像先前那樣慌亂了。一個小妖怪說：「那臭猪眞壞，變了魚，儘在我的大腿間游來游去！」另一個小妖怪說：「快將唐僧蒸熟了，吃下！」蜘蛛精說：「不要性急。這是十世修行的眞體，蒸熟之前，還有別的用處。」六個小妖怪齊聲問：「什麼用處？」蜘蛛精不答。小妖怪們都想長生不老；蜘蛛精却有其他的想望。蜘蛛精婀娜走進小山洞。小山洞裏，吊在梁上的唐僧仍在唸經。唐僧見到赤裸着身體的蜘蛛精，忙不迭閉上眼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蜘蛛精將他放下。鬆綁。他以爲這是可以離去的時候了，拔腿便奔。蜘蛛精肚子一挺，肚臍吐出絲繩，摘下一段，將唐僧的手反背綑綁。唐僧渾身發抖，額角有汗珠沁出。悟空你在哪裏爲什麼不來救我悟能悟淨你們在哪裏爲什麼不來救我蜘蛛

精身上的香味具有特殊的誘惑力，閉着眼睛的唐三藏不能拒絕香氣鑽入鼻孔。閉着眼睛的唐僧，心很慌；意很亂，只差沒有喊叫。悟空呢悟空在什麼地方香氣撲鼻，像酒罈被突然打破似的。昏黃不明的盤絲洞，妖氛陣陣。唐僧不敢睜開眼睛觀看，但覺玉指在他的臉頰上輕輕撫摩。她是妖怪她不是美女她是妖怪變成的美女剛才留下的印象仍深：熠耀似寶石的眼睛。白嫩透紅像荷瓣的皮膚。她確是很美的。笑時渦現。不要看她絕對不要看她……很香……那是一種奇異的香味……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她將嘴巴湊在他的耳邊。從她嘴裏呵出來的氣息，也有蘭之芬芳。阿彌陀佛「睜開眼來，和尚。睜開眼來看我。仔細看看。你會喜歡的。一定會。」不能看她絕對不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柔唇印在臉頰上。臉頰癢孜孜的。啊喲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心怎會跳得這麼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糟糕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咚咚咚……好像在打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和尚，睜開眼來，看看我！」不能看絕對不能看她是妖怪她不是美女她是妖怪變成的美女她不是真正的美女她是妖精她不是女人她不是人唇唇相印。慌慌忙忙將頭偏向一邊。反背受縛的手一點用處也沒有。心亂如麻。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悟空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還不來救我阿彌陀佛怎麼這樣香啊阿彌陀佛她是妖怪變成的美女我知道「看看我！仔細看看！」她很美即使閉上眼睛她的笑容仍會出現在我的腦子裏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玉臂緊若鐵箍。唐僧被鐵箍箍住了。無法克服恐懼。驚惶使他流汗。不得了啦她的手……「和尚，我喜歡你！」她想吃我的肉吃了我的肉可以長生不老四片嘴唇再一次印在一起。糟糕她的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怎麼可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的手伸進我的衩滾來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悟空爲什麼還不來救我唐僧的手被綑綁了。唐僧的腳未被綑綁。他未必能夠逃出盤絲洞，却是可以避開蜘蛛精的糾纏的。他站起，想邁開腳步，立即坐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她死纏着他，像攀牆藤。阿彌陀佛我動了心了阿彌陀佛她是妖怪阿彌陀佛她想吃我的肉阿彌陀佛我怎會動心的他側轉身子，使她的手無法往下摸。什麼事情都可以讓她知道唯獨這件事不能讓她知道曲背彎腰。膝蓋頂住胸口。阿彌陀佛那香氣使我聞了難熬阿彌陀佛不要看她不要想她阿彌陀佛不要想她不要看她阿彌陀佛手指像十個頑童，在戲弄中獲得狂喜。蜘蛛精不是頑童。蜘蛛精是妖怪。妖怪也有

希冀。她與六個小妖怪不同。小妖怪們只想長生不老。蜘蛛精希望得到更多。蜘蛛精要長生；更想上天做神仙。吃了唐僧肉可以長生不老；吃了唐僧的精液也許可以變成神仙。蜘蛛精有野心，無論什麼時候，總要比六個妹妹多得一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和尚，你頭上的頭髮削去了，下面呢？有沒有削掉？讓我摸摸！」啊喲她怎麼一點羞恥心也沒有這種不堪入耳的話也講得出來阿彌陀佛她怎麼這樣輕佻阿彌陀佛「和尚，大家都說你是十世修行的眞體，吃了你的肉，就會長生不老；吃了你的精，會不會變神仙？」阿彌陀佛「就算我上天做了神仙，我也會爲你生個小和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來呀，和尚！我爲你傳宗接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竭力控制着自己，唐僧希望進入沒有自我觀念的境界。虔誠向佛，在這時候已無法做到。想抗拒胴體的引誘，唯有緊閉眼睛。眼睛緊閉着，那滑膩的胴體依舊出現在腦子裏。這是掙扎。這是搏鬥。香氣不斷鑽入鼻孔。玉指在小腹上躡步。戰況劇烈。到西天去取經的和尚從未有過類似的經驗。和尚心似未理的絲。無形的防堤已失去效用。攻者猛攻。守者慌張。悟空爲什麼還不來悟能悟淨爲什麼還不來悟淨爲什麼還不來你們不要師父啦……煙霧來自石罅。依稀聽到微弱的爆濺聲。糟糕她們在燒水了水爲十世修行的眞體而沸騰，卜洛洛的水聲，刺耳又刺心。悟空不來我就活不下去了水聲更響。煙霧更濃。她們燒滾了水之後會將我蒸熟汗珠紛紛滑落。我要死了越想越慌張，心似刀絞般難受。真討厭她的手爲什麼還在亂摸厲聲怒叱，嚇得蜘蛛精縮回那隻討厭的手。我能赴邪唐僧下了太早的結論。那蜘蛛精已將他的袈裟解開。羞恥失去遮蓋。和尚的身體孕育了妖精的野心。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阿彌陀佛這種事情即使出現在夢中一樣有罪悟空你在什麼地方悟能悟淨你們在什麼地方你們不要我了你們爲什麼不來救我妖精的嘴，像啄木鳥的嘴。和尚的身體，像樹幹。和尚喊叫。洞壁的回聲不能成爲阻嚇。蜘蛛精的笑聲猶如齊發的飛箭。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越軌的動作。唐僧狂叫。完了秘密驀地失去掩蔽。所有的設衛皆被消除。是唐僧背棄了佛抑或佛背棄了唐僧？唐僧心一橫，睜開眼來仔細端詳這個美麗的妖精。既是最後的一刻何不趁此多看幾眼唐僧在慌亂中睜開眼睛，見到了從未見過的部分。該死！我怎麼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元宵

蔡其矯

一

這個春天的第一次月圓，
萬衆湧向街道，湧向園林
湧向燈光明亮的廣場。

榕樹有如這晚上的神殿
人羣就在它莊嚴的庇護下
敞開狂熱的思想。

故事和人物在光影中流轉。

一個最普遍的願望
在許多造型中出現：
孫悟空駕雲追趕
白骨精逃向深山
金棒在半空閃光
殺聲在大地飛揚。

白鶴與霜雪相輝映
金魚在玻璃空間翱翔
彩屏上纖巧的針痕
素絹中繁麗的刻絲
燦爛的星斗

緋紅的花叢
都是人民的脈搏，心的歌唱。

在一片金碧的光輝裏
人民的心胸充滿希望
願道路更加寬闊
一切都引向繁榮
這就是萬衆的一條心。

心，
這是永遠不能放棄的陣地
敵人別想來佔領
我們有足夠的經驗
可以固守；
心，
這是無上的寶座
比皇位更神聖
比太陽更光明
比玫瑰更美，更鮮艷
也更多柔意。

二

銅鐘深沉的響聲
像春風吹過河邊的綠茵，
南曲是明淨海水上的輕舟
把歡樂的波浪推向人羣。

穿蓮色衣的歌者
有珍珠般圓潤的嗓音
展開彩帶如展開金翅
在音樂的風中飄飛
銀色月亮穿過雲層
如烟，如倒影。

舉起蝴蝶的民間舞
碧綠的茶樹在指尖盪漾
明亮的氣流
爲手臂的高舉畫出弧線
笛聲揚起流盼

撫慰心的波濤。

若火輪飛旋在浪濤之上
狂舞的金龍滾滾而來
烈火似的紅衫
不斷閃光的烟火
流星，飛箭，呼呼作響
滿空飛動歡樂的形體
這是一個心跳的晚上
聽得見萬馬奔騰的蹄聲。

三

我們會失去多少良宵，多少美景？
多少笑語消沉在憂患之淵？
多少嗆啞不稱歌調的悲聲
在耳邊嗚咽？
飲過不幸的淚
悼惜失去的年華
渴望太久才見罪人受囚！

損失是巨大的
可教訓更加巨大
衆多打擊都是向着人民
無辜靶子終於覺醒
誰要再來個瀰天大謊
他絕不會得逞！

對咒罵和禱告都已厭倦
人民的目光轉向未來
傾心於團結。
傾心於繁榮。

即使生命是艱辛的旅程
日子仍然是歡歌時揚
就如這佛院幻成衆香國
萬樹桃花於夜雨裏怒放
月中奇想似的微笑
正在每一寸空間顫動。

守護天使

李黎

當月昇　燈滅　星漸沉
守護天使　張開你的翅膀
　床頂三尺處
守護一個靈魂的安息
　守護記憶和希望
　　守護夢

長夜有千眼的網
網裏有時有清醒又悲哀的夢
　有時有快樂的
有時是深山裏的找尋
　遠洋中的流浪
　　或者　星空外的探索
更常有的是　大地上的馳騁
　掙扎着　一個成長的靈魂
　　在夜和晝的邊境
　　在夢與現實的邊境
守護着　天使　守護這一切

　　待長夜過盡
　當第一綫曙光射入
　　像疲倦的鵰鳥
天使　緩緩垂下了你的
　　雲翅
但你仍屹立在三尺高處
　　讓金色的陽光
抹去你翅上黑夜的留痕
而你微微俯首　謙卑地
　　迎接一個
　全新的黎明

一九七八年・歲暮

原甸

我要時間

今天
要擺一百個鬧鐘
在我們的床頭
替我們爭奪一分
或者半秒

今天
老朋友見面
都在喊：
「忙、忙……」

是的
今天　日子最忙
日子天天都忙得流汗
日子天天都忙得氣喘
也忙得興奮異常

多少的喜訊
來不及接
來不及傳

多少的知識
多少的書本
來不及翻
來不及看
多少的工作
要我們安排
要我們開展
眞理撥開雲霧
滿宇宙噴射金光
我們攤開一雙手瓣

來不及盛
來不及裝
一千支歌
湧在喉頭
爭着要唱
一千首詩
擁擠在筆端
爭先恐後忙
……

生命
太美好
時代
太醉人
但我們的時間
却太少太少……

明日　星期一
七早八早

我們都要趕着上班
撒一些時間在車站
拋一些時間在車上
在乘客擁擠的車廂
在車輛擁擠的街道
我們乾癟的時間
又瘦了幾磅　又輕了幾兩
然後　打字機吃我們的時間
然後　單據和公文吃我們的時間
然後　機器或商品吃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時間成叠成叠的存進銀行裏
但不在我們的戶口上
都在別人的戶口裏
好容易　星期二　星期三
好容易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帶着快樂迎來了星期天
快樂地想　知識　要抓
快樂地想　書本　要看
快樂地想　詩　要寫
快樂地想　歌　要唱

快樂地想　工作　計劃
但侷促的小房間
震盪着幼兒的啼哭
捲來了旋風的聲浪——
隔鄰的一枱麻將
已開在我們的腦神經中央……

哎哎！時間　太少太少……

但在馬場上
有太多的時間
在娛樂場上
有太多的時間
那裏的時間在泛濫
那裏的時間成堆成堆的壘着
埋怨着寂寞　孤單　發悶　無聊

而我却在高喊：
時間時間
太少太少……

秦松先生的煙灰缸

（外二首）

秦松

題記：記得聞一多寫過「聞一多先生的書桌」，秦松當然也能寫「秦松先生的煙灰缸」了。

秦松先生的煙灰缸
像一個亂石崗
像一個萬人坑
像一個白骨塚
像一個停屍場
像一座脫皮的樺木林
風蕭蕭　雨淋淋
他不哭　不笑

不會開花也不會結果
有一天
他霍然拔地而起
揮舞着他白色的亂劍
憤怒的向秦松先生宣戰。
向秦松先生討債
向秦松先生要公道
秦松先生招架不了
要落荒而逃也不可能
只好跟着他
不是走進垃圾箱
就是投奔火祭場

一九七八，十，二十，在紐約。

綻放在沙漠上的花

——題李黎的一幀原題攝影

在不停的時間的海上
聽說沙漠是老去的海
老去的枯黃的海的臉
枯黃的海的饑渴的身體
打從風吹起黃沙的翻滾的浪
如枯黃的臉上的笑靨
如新生的海的歌唱
大漠的孤烟就直成一把
擎天的火炬　直成一柄
破空的長劍　直成一支
飛天的長歌　像長河天際流
落日飛起漫空的紅雨洒在黃沙上
開成這朵朵的花　朵朵的浪
像滾動的機械的齒輪
迸發出鋼鐵的花　火紅的花
把沙漠綻放成一遍歡笑的花海
在她的容光照人的臉上
在她的豐潤的全身上
到處是歌　是笑

一九七八，十，十四，在紐約。

黑色的喝了又喝的咖啡

——關於患重聽的貝多芬

一杯喝過的濃咖啡
黑色的喝了又喝的咖啡
不加牛奶不加糖
沒有耳朵沒有聲音
完全靜寂的無聲的世界
踏着孤冷的月色
在華美的太陽的背面
航過暴風雨的海
以眼聽森林的鳥聲
以手觸草上的風聲
以足探田園的笛聲
爬上一座發音的山
流成一條發音的河
以準確的鷹的眼睛飛翔
倒向一片白色的天空
倒成一具口齒不靈利的面具
給有耳朵的人去聽　去看
眼睛合成一片雲
雲起一陣風
風颳一陣雨
雨飛一片花
花開花落成淚
淚滾成一杯濃咖啡
不加牛奶不加糖
黑色的喝了又喝的咖啡

一九七八，十，廿四，在紐約。

海洋文藝叢書
愛情的俯衝
（小說）
阮朗作
每冊港幣六元

DISCO狂熱

浩泉

狂勁的DISCO MUSIC
佔據了每一吋空間
七彩的太陽在頭上盤旋
脚下有乾冰飛捲
男男女女們騰雲駕霧了
雲霧下的繽紛
是患了癌擊症的彩虹
牆壁的巨大鏡子
使水仙有自戀的湖面

瘋狂的音樂
震耳欲聾的聲浪
統治了「的士够格」
「油脂仔」、「油脂女」們
靈魂給麻醉
細胞注進了酒精
骨骼也鬆脆
身體給熔化了

他們要發洩
要解脫
他們已經「昇華」到忘我的境界
只能不停地扭
不停地跳
跳
跳

這是都市流行病
還是現代文明的荒誕劇？
「哈拉哈拉」
「SOUL」與「HORSE」
都過時了
只有DISCO MUSIC
能親近現代青少年的心靈

DISCO MUSIC來自游牧民族
就如牛仔褲來自美國西部
原野的狂猿豪放
成了現代都市的新潮文明
DISCO狂熱
已像一股強烈颶風
越過太平洋
直向東方吹襲

相逢何必曾相識
姓名沒有半點意義
「他」和「她」
只要喜歡就可以在一起

DISCO　快餐店　公園
跳舞　吃喝　做愛
色魔也並不可怕
只要他長得「靚仔」
像尊特拉華達！

在「油脂仔」、「油脂女」的生活字典
從來沒有這兩個名詞
——前途與理想

相思

——一九七九年元旦閱報後作

韓牧

序

我的相思是需要媒介的
媒介不是固定的某一種
我的相思是有方向的
方向不是固定的某一個方向

一

那一年　瀨戶內海的子夜
我是一條落寞的魚
相思　滑過一萬個黑色的波浪
浮向南方

二

那一年　一隻無言的野鹿
在呂宋島的高原的晨霧裏
吞吐着默默的相思
向北方

那一夜
一隻歸鳥在夢裏飛翔
相思　懸在高空
沿柔弱的星光滑下
向高牆一樣的那一列高山

流浪的雲
自西而東到此而止
遇冷成雨　落地成河溪
每一條河溪都向西
流向海峽　流向大陸的方向

每一本地圖都告訴我
大陸上的河溪都向東
流向海峽　流向你

三

一年前　夏天
在厦門的海岸

金門
是可觸及而不可觸及的灰影
大担　二担　三担　四担　五担
一塊最小的礁石也有自己的名稱
背後是澎湖　背後是你

我不是落寞的魚　無言的野鹿
我不是一隻歸鳥在夢裏飛翔
我是實實在在一個中國人
我相思的方向
有日月升起

四

島嶼　對峙着大陸
骨肉　對峙着母親

一封家信寄了三十年寄不到東岸
一封家信寄了三十年寄不到西岸
寄到的是氣球　是傳單
寄到的是不圓圓的月餅

對岸是敵人
對岸是親人

五

午夜之後　我常常驚醒
一種雷　滾天又滾地
不帶雨　帶着火光
搖動床蓆震破我的夢境
夾着充耳但朦朧的口號和歌曲
如空洞的回聲

是乘風而來還是趁潮而往
我怎麼也分辨不出聲音的來源
哪一聲是發自此岸
哪一聲是發自彼岸

三十年了　每夜每夜
厦門　金門
用砲彈敲叩對方的大門

六

明天
當你散步在東岸的海灘
有一個海浪追着你撲向你
不要閃避
它是我在西岸寄給你的
纏綿了三十年的我的相思
你就讓他打濕你的全身吧

它告訴你
我們已經浪費了一個世代
三十年的砲彈
足夠建造一道橫跨海峽的鐵橋
它告訴你
兩岸的魚已經開始來往
海峽的鷗
可以任意選擇今夜渡宿的岸邊

跋

從今天起
我的相思的媒介是這一種沉寂
砲聲之後　爆竹之前
我的相思的方向是指南針的方向
台灣　是最大的磁場

渴望

（馬來西亞）Punggak 作
林耕譯

鳥兒在飛翔，在暮色中，
在我心愛的松樹林間。
我正爲你感到心碎，
你這天神之箭。

在寂靜的黎明中，
當孩子們在尋找着母親，
我以各種喊聲喊出：
焚燒着心靈的渴望與想念。

黎明在天空中擴散，
禱告的鼓聲在相互傾談，
我在夢中想起自己的經驗，
爲你在海上飄浮而惦念。

當薄霧迎來清晨，
當神的動物醒來做工，
我愛慕你這鑽石臉形的戀人，
我這心思在禱告聲中飄動。

飛碟

——·洪荒·——

比流星多的流言
紛紛　若銀河流瀉
說那天外來客
寒光閃閃如霜如雪
三十年來費猜測
神秘恐懼加千重誤解
隔長長時間長長空間
那光芒那電波那吸力
推不開斬不斷割不裂
飛碟飛碟
在空中劃許多問號

心中打許多繩結
所有的神經張開
如蝸牛的觸角如蛛蜘網
如雷達天線日夜警覺
去捕風捉影
却捉住一輪圓月
掠過藍幽幽的寰宇
和太平洋上白浪千叠
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個凌晨
一九七八年最後的長夜
飛碟飛碟
一顆閃閃的夜明珠
牽動了整個世界

有人戰戰　兢兢
驚是飛行的間諜
挾萬里聲威　向地球
來下最後通牒
於是海陸空總動員

全部槍口炮口人口
進入一級警戒
飛碟飛碟
難道預示星球大戰
和外太空的侵略？

從迷霧裏現身
像明鏡光亮玉盤瑩潔
想那方的人們
應不似野獸嗜血
也許是温柔的天使
來祝賀世間新春佳節
也許是飄飄青鳥
投一張友善的請帖
飛碟飛碟
邀人赴瑤池的盛宴
王母的密約

提燈的使者
攬月的嫦娥

姍姍　步過黑夜
旋轉的瓷碟
在長長的竿頂飛翔
在雜技演員手中輕躍
看她從桌子之上櫈子之上
仰身倒垂
噙一朵紅花一片綠葉

飛碟飛碟
翩翩似輕盈蝴蝶
由花叢騰起
把籬笆飛越鐵絲網飛越
海洋飛越天空飛越
自心間到心間
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
拍醒莊周迷夢
莫戀槐枝蟻穴
且乘風歸去
翩翩　朝天上宮闕

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

波濤上的燈塔

鄭遠安（印度尼西亞）

當你燃起不滅的火焰
嶄露剛强不屈的毅色
而爪哇海上的波濤
喝采你豪邁慷慨的心獻
鼓掌你熱忱地放射光芒
爲迷途的航海者引照

你如金翅擘海的一枝筆
寫野鶴翻雲的風
謳歌英勇的行動
抒發人們對自由嚮往的激情

塔光如鼓聲
助長航海者的意志勃發
塔身如大旗
飄舉航海者的才華壯麗

在經苦難泡熬的浪裏
在那魅影幢幢的海裏
感動你每一迸射的光輝
恍惚你心聲的祝福
航海者得以排難而過
曠朗如晴鷗點岸

各地報刊佳作選介

魚

何瑞雄

已經習慣於不說話而漸漸地變成啞巴
魚之族啊，嗷、嗷、嗷、嗷
眼眶圓突突地瞪着
在水裏，人家看不見我們流淚
話到嘴邊，嘴唇便抖顫着張開
嘴巴開了又開
什麼都沒說　又弛然合攏
嘴角溢出黃濁的水
偶爾吐出一粒氣泡
通過冷冷的水域
悠悠上騰
　上騰
上騰
才到水面
依然無聲地碎掉

（原載《台灣文藝》革新第七號）

戀愛

馬爲義

有時你故意把臉
拉成一個帘幔深垂
高高在上的長窗
擋住陽光
擋住歡笑
擋住焦慮關注的眼神
而早已超過戀愛年齡的我
依然滿懷酸楚
整夜徘徊在你窗下
希望在千百次的抬頭裏
會有那麼幸運的一次
看到妳的眼睛在帘縫間窺視
如雲後隱約的星星

（原載《台灣文藝》革新第七號）

雙魚樓隨筆

繪畫與攝影

鄭家鎭

嘗與攝影界朋友一起旅行，對着山川名勝，畫友手不停揮，拍友却是快門難按，他們會喟然興歎，說機不如筆。

這話怎說，在捕捉千分之一秒的時候，筆不如機，但在某一些情況之下，又機不如筆。比如在需要把景物概括與誇張，需要把畫面簡化，或者刻意去營造氣氛，彌補眼前景物之不足，或要灌入了一些作者的構想，爲了達到某一種要求，要移山倒海，這些都是攝影機所難辦到，除非是用叠底的方法，加上了特技。在這情況之下，拍友們看到了畫友運筆，便會說，影不如畫。

去黃山，恰巧今年天氣旱，人字瀑也沒有水流，萬里無雲，看不到瞬息萬變的輕烟縹緲，更看不到把峯巒浮現的雲海，拍友們便感到要把黃山特點拍下來實是困難。黃山的特點是雲，雖然，能夠拍攝黃山的眞面目也是一件難得的機會。

倒不似畫家們可以隨意點染，天都峯下需要有點雲烟嗎，留個空白便是；人字瀑沒有水，需要多少便寫多少；樹木不夠茂密，夾葉點葉，隨你的方便；甚至多寫幾個遠山，多添一些飛鳥並無不可。

攝影機便無此方便了。它只能忠實地把景物記錄下來，爲了它的忠實，拍下來的景物便不會走了樣，這是它的優點。而畫友却不然，常爲了主觀的要求，隨意點染，雖然在現場有了速寫，返到了畫室製作的時候，常又會失却了當時的氣氛。模糊了當地的眞面目，猶似日子距離稍遠者爲然。日子久了，感情已漸漸冲淡了，本來要寫什麼，也打了個折扣。

這現象是常有的，你剛從黃山回來，寫下了黃山勝境，十年之後，你來再寫，縱然筆墨會精到了些，但神貌却會不及。無他，感情不同之故。但攝影則不然，十年後你拿當年拍下來的底片再印，仍然一模一樣。

有一些朋友，在現場速寫的同時，也會拍下一些照片，這些不過是用來作參考，並不是準備他日把照片的景物照搬紙上，抄照片，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每一個畫友寫生，都有他的愛好，都有他的習慣，有一些愛寫松的，常不經不覺的把松誇張了些，擅寫遠山的，也會無端多添了一兩個。同一景色，就以黃山爲例，古往今來，多少畫家寫下，但每一個人的畫面都不同，甚至畫面氣氛是黃山，到了黃山，却找不到此景。這便是每人都有了他構思與寫作習慣之故。

假如把攝影機忠實地紀錄下來，再又忠實地搬上了紙，明眼人自然分別得出來。

所以，我是不贊成不在現場速寫，却先拍了照片，然後歸來照搬的。要知道眼看的並不等於鏡頭拍的，眼看的東西，常是鏡頭所拍不到，更不要說感受了。

自己曾親歷其境的，也不能抄照片。至於未到過的地方，抄照片來成畫，更無論矣。

馬來西亞獲獎詩人出版新詩集

艾　常

馬來西亞詩人穆罕默德・哈吉・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過去曾在三年時間內出版了三本詩集，收集了全是用馬來語寫成的詩作。

最近穆罕默德又出版了一本詩集，叫《時間和它的人民》（Time and Its People）。這是用英語寫的，也是詩人第一次出版英語詩集。

穆罕默德於去年獲得東南亞國家協會（由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組成）頒發的文學獎。他的詩作一般認爲寫得有血有肉。他善於使用的繼承傳統的語言極爲豐富，能以語言贏得讀者的喜愛。作品又表現出有修養的馬來人的敏感性。他的詩以傳統的馬來西亞農村爲背景。儘管詩人受到別國文化的廣泛影響，但他的作品仍然突出地保持馬來文化的特色。

這本詩集是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海涅曼教育出版社（亞洲）出版的。（有關穆罕默德・哈吉・沙勒的簡介請參閱本期《馬來西亞的詩歌》一文。）

外國文訊

奧國的詩情、畫意、樂韻

周文珊

剛剛從香港大會堂的音樂廳出來，耳際仍縈繞着薩斯堡管弦樂團的嫋嫋餘音。思緒已帶着我雲飛到數年前曾經旅居過的音樂山城——薩斯堡（Salzburg）。這是天才音樂家莫扎特的故鄉。

一條碧藍的河流，靜靜的躺卧在兩旁五彩繽紛的巴洛克（Barogue）建築物的懷抱裏，天空常常是一片蔚藍，有時會飄來一陣雨，但瞬間就已過去，可將河流兩岸種植的壯大栗子樹洗滌得更青翠了。仰望着高大的栗子樹，結實纍纍，想到聖誕節時，歐洲人用它來做成栗子蛋糕的美味。藍色的河，綠色的樹，都是詩人和音樂家靈感的泉源，那山頂上的古堡中，更陳列着許多描繪這山城景致的名畫，怎不令人想起人傑地靈的這句話。

每年夏季，這兒都舉辦音樂節。在大街上人們熙來攘往，音樂廳，歌劇院，樂韻悠揚。最富特色的是：薩斯堡管弦樂團，在米拉貝（Mirabell）花園，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因爲小夜曲，原來就應該在花園演奏，當時目的在於一曲鳳求凰，希望藉着優雅的樂韻，打動情人們的心；如今，每一位聽衆，都變成傾聽樂隊申訴愛意的對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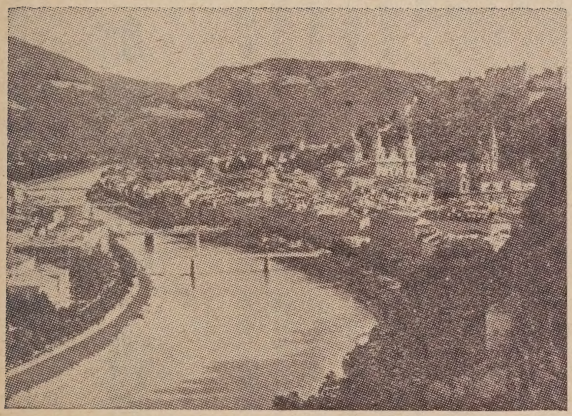
莫扎特出生的那座房屋，現在是莫扎特紀念館，睹物思人，那擺在白紗窗簾下的古鍵琴（註：鋼琴的前身），曾經在天才的手指下響激過，創作過不朽的樂章。現在已隨着天才的離去，不再歌唱。

那邊，書架上擺放着莫扎特的手稿、龍飛鳳舞的五線和音符，雖是無聲的音樂，但這音符又是被世界上的人演奏得最多的。——據統計，莫扎特的音樂是古典音樂中，最流行的音樂。他的樂韻，飄飄欲仙，好像不屬於這塵世。雖然莫扎特一生窮愁潦倒，他的音樂却充孕着歡樂的氣氛。

我常愛在夜深人靜時，站在這位天才誕生房屋的窗下，默默向他致崇高的敬禮。除了他的音樂感人之外，更崇敬他與封建勢力的不懈鬥爭。他曾經是薩斯堡大主教的御用作曲家，爲了爭取

自由演奏和獨立精神，常和大主教發生爭論，最後終於決然分手，度過短暫的一生，物質上生活中他是十分的貧困，但他留給世人的音樂遺產，却是無比的富裕。

我又愛避開擁擠的人羣，蹈踵在人煙稀少的橫街窄巷，徘徊在碎石鋪成的小徑上，從一些古董店裏瀏覽一些尚未被人賞識的



油畫，精巧的小擺設，每一樣都有它們的藝術氣質。如果走累了，可以走進一家小小的咖啡館，品嘗一下異國咖啡的芬芳。在柔和的燈光下，幻想着：這兒會不會是百年前，那些詩人、畫家、音樂家曾經到來光顧過的？或者那已被路人脚步踏得平平滑滑的石子街上，還可以找到昔日印過那些天才脚印的石子？有的時候，自己也笑自己很傻和癡呢！

仙樂風飄處處聞（Sound of Music），這電影就是取景於這山城，我也曾經漫步在女主角初出場的那遼闊的草原上，還有男女主角舉行婚禮的教堂，稱爲瑪利亞平原(Maria Plain)，那的確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米黃色的教堂，被圍繞在一片多姿多彩的花海中，平原受着雨露、陽光、風雪的滋潤，那滿山遍野的各色野花，迎風展示着嫵媚，那些大朵的雛菊，比我平時見到的要大兩倍，牠們亭亭玉立，高得與我的膝蓋差不多，實在太美了。

還有那座在湖邊的大厦，曾經是電影中男主人的住所，現在已發展成一旅遊酒店，四週鳥語花香，平靜的湖面上，時見野鴨、天鵝在浮游着，真羨慕牠們有這福份，生長在這湖光山色如畫的天地中。夕陽的餘暉，使這片天地更增幾分秀色，望着反映着金色陽光的湖水，舒伯特的那首《水上之歌》的曲調，又從我的心田中湧出！我熱盼着，研習更多與國的音樂，也熱盼着，再去拜訪那充滿樂韻的國度。

（附圖：薩斯堡風光）

太原一日

饒語堂

我們在北京過了節日以後，回返美國之前，原定計劃是西去訪問大同、西安、洛陽三個古都。陪同者劉朝偉君給我們安排的日程表，是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時，由北京乘火車去大同，在大同遊覽兩天，十三日近午乘車去太原，經一宿後，十四日早車赴西安，在西安遊覽四天，十八日下午車赴洛陽，遊覽兩天，即經鄭州轉車南下，到廣州由深圳出境。他之所以安排我們在太原和鄭州各住一宿，不排活動節目，無非是怕我們太累，坐夜臥車不舒服，住旅舍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好意我當然沒有異議，因爲太原和鄭州，並沒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地方。

於是我們就在遊完大同之後，按行程表在十三日近午時分，搭上了大同到太原的列車。車子晚上六時四十分到太原，正好在旅舍晚餐後從容休息。太早離開大同，會耽誤在大同的遊覽時間，太遲來到太原，就要耽誤在太原的睡眠時間，可見劉君安排在七時光景到達，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所以我說，我當然沒有異議。

雖則我們不在車上過夜，我們還是買的軟臥鋪的票子，因爲坐得舒服一點。我們把兩個上鋪安放行李，兩個

下鋪坐人，還是很有空間的。車上的列車長王凱，和列車員李洪斌，非常親切地照顧我們。王很健談，坐下來就像打開了話匣子，說個不停。他知道了我們是前往太原一宿，即出發去西安的。他便說爲什麼要把整個白天的時間浪費在火車上呢？他建議我們把這一天的時間，用來遊覽太原，再乘當日的夜臥車去西安，一點也不耽誤西安的遊程。我們當即欣然接受。他又爲我們查明去西安的火車時間，一切都無問題。於是我們即時商洽劉君照辦。

現在寫「太原一日」，眞像意外收穫似的，特別令人感到高興。

我們車抵太原站時，由孟凡武君駕車來接，經八十米寬的迎澤大街，到并州飯店下榻。孟君雖已爲我們買好第二天早上的車票，但他說可以去退，另買晚上八時餘去西安的臥鋪。他年紀較大，似乎是一個吃得開的人。他問我們看過《呂梁英雄傳》的小說或電影沒有？附近的呂梁山，正是當年在抗戰中打游擊的所在。小說的故事就是描寫當時的情形。我們明天上午要去遊的玄中寺，是在交城的範圍內，離城十公里的地方。

太原我從前只知道是一個出產煤鐵的地區，現在它卻是以太鋼聞名全國了。唐朝的高祖李淵，就是在太原起義的，故城在今太原市的東北。我們當然不會去尋訪這樣的古跡。我們要去遊覽的，是玄中寺和晉祠，尤其後者聞名已久。

我們的車子在山中的砂石路上奔馳了近一小時，才在一個山坳地方停下來，讓我們繼續拾級攀登，去訪那有名的古刹。走到山門便見一個牌坊，上面寫的是永寧禪寺，但旁邊的木牌上所介紹的，卻是玄中寺。正好像成都有名的武侯祠，外面寫的卻是昭烈廟一樣。

玄中寺位於交城縣治西北二十華里的石壁山中，四圍山巒環抱，峭立如壁，所以又稱爲石壁寺。進入山門以後，便見寺院依山而建。一廟高過一廟，我們從石級爬到上層時，才見到玄中寺的廟額。

這個寺院是在北魏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由曇鸞祖師所創建的，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了。曇鸞、道綽、善導三位高僧，都先後在這寺中講經，講佛教宗派中的淨土宗，那是以念佛往生彌陀淨土爲宗旨的。他們的著述可說是開佛教淨土的先河，把它宏揚傳佈，至極興盛，並使之流傳到日本去，因此日本人對這寺廟特別重視，認爲是他們這一宗派的發祥地。從海外來朝拜的日本人每年不知多少。我們去的時候，就有一大隊日本人也跟着到來。

日本淨土會長曾經來過四次了，他現已有八十二歲了，還聲稱下次要帶全家再來。他也要讓他兒子繼續來此，世世代代爲中日人民友好盡力。確實的，這玄中寺在歷史上是對中日人民友誼及文化交流，起過重要的作用。

玄中寺建好以後，在金、元時代幾度遭受回祿之災，殿宇被焚燬的十之八九。在金末元初，乃至明代萬曆年間，屢經興工重建，但到了清代中葉，因年久失修而發生傾圮，加以迭遭兵燹，僅存天王殿和東西僧院而已。

現在玄中寺裏面供的是彌勒佛像，而在大雄寶殿中主供阿彌陀佛像，並懸掛得有十六幅尊者的像，像的上端都有八句題辭。還有一個大殿名叫西方聖境，殿中有七尊大佛像，即迦葉佛，拘留孫佛，尸棄佛，毘婆尸佛，毘金浮佛，拘那含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香案上還有另外六座小佛，佛名不詳。最高處的寺院名叫千佛閣，其中原有一千座佛像，抗戰時毀於兵火，遺失殆盡，後重新收集攏來，現僅存六百多座了。

日本增田日遠和尚在昭和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六年），親自呈贈玄中寺，曇鸞、道綽、善導三位大師的畫像，寺方現正在修建一個殿堂來供奉。

玄中寺現在還有七個老和尚，最年輕的也有六十多歲了。燒飯洗衣，生活上一切操作，都是他們自己來幹，甚至招待遊客參觀，並爲他們講解，也由和尚担任。

我們從玄中寺出來，就前往晉祠遊覽。晉祠這個名稱，是很費解的，但它由來已久，在《魏書》、《北齊書》，以及《水經注》上，都記載得有，尤其是唐高祖起義兵的時候，到這祠中來祈禱，後成帝業，太宗曾作銘詞爲報，使晉祠的名氣更爲煊赫起來了。

但晉祠一名到底是怎樣來的呢？據說在周武王時唐國作亂，成王即位後就把唐滅了，遷唐的子孫於杜，而封弟叔虞於唐。叔虞傳到兒子燮父時，遷徙到晉水的旁邊，因改國號爲晉，後人立祠來祀晉國開國之君，所以稱爲晉祠。由此可知晉是指晉國，不是指晉水，祠中祀的是晉國的祖宗，不是晉水的水神。但現在晉祠中我們只見聖母殿，而不見叔虞祠或燮父祠，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聖母是指叔虞的母親，由母親領袖以代表兒孫的。

現在的聖母殿創建於北宋天聖年間（公元一零二三到一零三二年），到崇寧元年（公元一一零二年）又重修過一次。殿的建築，重簷叠頂，四周圍廊，內外用減柱法式營造，圍廊大柱上也雕有盤龍，確是研究宋代建築的重要實物資料。大殿圍廊兩側還有四大天王的大塑像。殿前有

石欄杆圍着的十字形大橋，是在別處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聖母殿中最大的特色，也是晉祠中最大的特色，就是距今已近千年的宋代塑像。那些宋代雕塑的宮女像，一共有四十四尊，分列在聖母殿的左右兩側。所有的塑像，不僅是亭亭玉立，全身各部分的比例適當，而且面部表情，各有不同，眉目間顯露出內心的思想來。從她們的體態神采中，表現出各人不同的年齡、個性、氣度和感情。有的嫵媚天眞，有的嬌羞活潑，有的滿懷幽怨，有的沉默深思，有的端莊靜穆，有的玉環似的豐腴，有的飛燕似的清瘦。再從職務來看，有的侍食，有的侍沐。從髮型來看，有的雙高髻，有的單高髻，有的頭髮上有彩色的綢花，有的只有梳粧的黑髮。總之，形形色色，維妙維肖，在雕塑家巧奪天工的手法下，使這些塑像都栩栩如生，千百年來發放異彩，不知吸引了多少遊人。殿的右側那一排塑像的第二尊宮女像，是我最欣賞的，因爲她的表情實在太深沉、太美麗了，使我審視多時，流連忘返。

晉祠中的塑像除此而外，水母殿中也有，不過塑造的時代，比這裏的要遲得多了。

在聖母殿的左手邊，有一個大紅柱子的小亭，扁額上寫的是晉陽第一泉，亭中用木欄柵圍着一池泉水。據說這便是晉水的主源。晉水的流量每秒鐘約爲一點八立方米，水溫終年保持攝氏十七度。

晉祠中的泉水是自然的現象，從不枯竭，一千五百年前的古書《山海經》上，就有「懸甕之山，晉水出焉」的記載。

中國北方古來常有水患，宋人在此鑄有四尊鎭水神的鐵像，現在還有兩尊保全完好。傳說有了鎭水神之後，水患就沒有了，當然，這只是迷信的希望而已。

在上述晉陽第一泉的後面，有一座水母殿，是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建造的。樓上供的水母，是因治水有功而成爲神的赫濯。水母殿中有八座侍女的塑像，前面看去是宮女一般，但看她們的背後，都成了魚身的美人魚。這是塑於明朝嘉靖年間的，塑造手法，高明簡練，但不能與聖母殿中的宮女塑像相比罷了。

晉祠中還有上面提到過的唐碑，即《晉祠銘並序》碑，建有碑亭保護，扁額上題有「貞觀寶翰」四字。這是唐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唐太宗李世民親筆撰書的。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是歷史書法的遺跡。一般人只知道李世民的赫赫武功，殊不知他的文章書法，也都有獨到處，原是一位文武全才呢。

史坦貝克的遊記

張錦銘

《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的作者、美國作家史坦貝克，寫了一本美國遊記——《跟查理一起旅行》。內容描述他與他底愛犬查理，乘坐旅行汽車，州過州，嶺過嶺的在美國境內暢遊，藉此對美國作一番實地的觀察。

他的旅行汽車，像個迷你房間，裏面放有急救工具、繩、水、酒、紙張、打字機、鉛筆、書藉，還有一套百科全書。他沿途讀書寫作，有空便坐在車後梯級上，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史坦貝克文筆樸實、細膩，在幽默中又有嚴肅。他善於寫人與人交往時流露的溫情。他一路結識各種不同身份的人，有農夫、女侍、牧師、活動住宅的居民及採馬鈴薯的人等等。在他們萍水相逢的交談中，這雖是平凡不過的事，但底下却流動着一份感人的友情，那是我們最渴望、又是最易忽略去的。

在緬州渡宿時，史坦貝克遇上從加拿大越界過來的卡納克佬人。他們乘卡車到來，在清澈的湖水旁，架起帳篷，準備採摘馬鈴薯。史坦貝克很想跟他們認識，就先派出查理，充作「友善特使」，與他們搭上關係，他們隨即便交談起來。史坦貝克請他們一同來車廂坐，並饗以最好的白蘭地酒。陌生迅速給友善和信任所驅走。他們款談、微

笑、碰杯，友情自各人的心坎緩緩的流出，這叫史坦貝克感到全車的人，已經結成一整體，仿若成了他的腿和臂的一部份。他在該章結束時這樣寫：有些片刻是一個人終其一身所珍視的，這些片鱗碎爪會清楚而突出地烙在你整個的回憶上。那天早晨，他感到很是幸運。

書中不少地方，是描繪他對美國文明的感受，有時詫異，有時茫然。他驚嘆科學帶來神話般的效果，如路旁吃角子的飲料機，但他又懷念往昔美好事物的消逝。

他在書裏說：我這次旅行目的之一是聽聽各種方言……我覺得地方性的語言正在消失中……四十年的無綫電廣播，三十年的電視，必然會發生這個影響的。我這個酷愛語言和它無可限量的潛能的人，爲了這個「無可避免」而感到悲哀。他感嘆充滿古樸、獨特的地方語言，被劃一而又乏味的語言所代替了。

他又有感而說：在我們這個國家，道路不時在改變，增闢，加寬或報廢，頻繁得以致你必須像買日報那樣去購買地圖。當他駛車在四通八達，車潮洶湧的公路上，他時常迷路，往往誤闖到陌生的地方去。

跟隨史坦貝克攝影鏡頭一樣的筆端，我們又看到密歇州，製造業中心區外沿的路上，擺滿了活動的住宅——可以用卡車拖着四處走動。裏面的陳設，一如我們住的樓宇：冷氣、浴室、電視、洗碟機……，一應俱備，還有兩個到五個房間，舒適、温暖。

作者跟活動住宅的主人談話中，發掘了不少使人深思的問題。假若生活不壞，屋主可以每年換住宅，就像換掉汽車那樣方便，而脫手的價錢，又要比汽車爲高。另外，萬一做事的工廠倒閉了，要往別處去工作，住宅只需付點拖車的費用，就可以搬到工作地點附近去，看來比我們現時搬屋還要輕易。

由此，史坦貝克想到一個問題——根的感情。這種活動的住宅，好像流浪的四處爲家，在裏面居住的人，會不會對某種泥土生起根的感情來？

一位屋主這樣回答：現在多少人有你討論的那樣東西呢？在一幢十二層樓高的公寓住宅裏，有什麼根？在一個成百成千形狀一模一樣小型住宅的發展區裏，有什麼樣的根？

時間是魔術師的手。人類以前那種鄉土的觀念、老了要落葉歸根的想法，都隨社會急劇的發展而蕩然無存。上面那番話，引來看看我們這塊土地，又何曾不是一樣？我們的根又植在那裏？

當作者寫到他經過關閘，面對官大人的刁難時，他帶

諷刺的描述，使受過官大人之氣的人，深有同感。所以他認爲，政府令你感到渺小、卑賤，以致你非得花點工夫，重新建立起自尊心來不可。他更進一步說：由多年的經驗我發現我愛慕所有的國家，而討厭政府。

史坦貝克這部遊記，與一般軟綿綿，談風說月的遊記不同，他不單止爲我們把所看到的美國，忠實的刻劃下來，而且更往深一步，經過他的愼思明辨，把隱藏在事實背後的問題挖掘出來，讓我們跟着他一同去思考，去分析文明給人類所帶來的影響。

看完這本書後，令我有個感想，科學文明之力量誠然巨大，但有一種也是值得珍貴的力量——那是來自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和溫情。什麼東西也可以消逝，也可以被科學吞噬，唯獨這種力量萬不能消逝，這包涵着愛與悲憫的力量，是維繫人類幸福的基石之一。

羅馬尼亞文壇的新星索列斯庫

平　平

在藍色多腦河沿岸風景如畫的羅馬尼亞國度裏，文藝之花正在盛放，產生了許多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出現了不少的青年作家。

依・馬・索列斯庫是羅馬尼亞當代文壇上的一顆新星，也是多才多藝的劇作家、詩人和小說家。他的作品具有獨特清新的風格，面對現實而給予以諷刺，批評社會的某些病端，而又富有抒情和幽默感。

索列斯庫的作品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如：《初茁》，這詩集以抒情的筆調描寫愛情的被扼殺；在《三個衛道士》這長篇小說中，描寫了六十年代末期羅馬尼亞建設高潮時期出現的一股逆流。索列斯庫在劇作《命運的遭遇》的前言中，敘述了羅馬尼亞戲劇的現狀，對於現存的公式化、抽象化和因循守舊的創作方向作出適當的批評。

外國文訊

瞿明

蝙蝠日

據說，在西方，蝙蝠是魔鬼的象徵，在古老的舊中國，蝠等於福。

一個大霧的日子，和朋友在山頂漫步。聽到了：——

「有些人也很像蝙蝠的。」

「……」

「譬如，我的哥哥。」

「你從沒提過他。」

「早不存在了。」伍君的眼神荒遠：「在他變成蝙蝠那天，便失去他，或許……或許更早些。」

「蝙蝠？」

「眞正的蝙蝠，飛的姿態很輕盈，但在那一天，許多戴着怪帽子的蝙蝠走來走去，却很笨重。拂着森黑的大衣袖，一縷長絲穗在帽子的前端伸下來，舔着人額。遠望，是暗沉沉的人海，海中央，却濺起朵朵鮮豔悅目的浪花。仔細看看，那不是浪，是蛇，從大堂的正門緩緩爬入，是表示地位身份不同嗎？眞是美麗的蟒蛇，有棗紅、粉綠、絳紫、蔚藍的斑紋，圓的、方的帽子在半空中浮游，四週的黑衣人便顯得寒傖了，只好恭順的站着，目送那莊嚴漂亮的隊伍登台。爲首的還高舉眞金的棒杖，據說，那是權力的象徵。於是，人人都靜了，不是畏懼爸爸的拳頭，我可不肯靜，因爲有人嚕嚕囌囌在台上講廢話，聽不明白，便悶得要數前面伯伯的白頭髮。奇怪呢，爸爸媽媽却極緊張，伸長脖子看，哥哥混入嘍囉羣中，也要飛上台，拿一張白紙，給執金棒的人敲一敲頭，刑具是一頂四方帽。媽媽連眼睛也紅了，但妹妹連眼睛也閉上了，黑色不討好，直覺陷入黑海中。」

「人人都高興，只是哥哥滿臉黑氣。既是凱旋的日子，老爹便好心腸的借了個攝影機，首次要拍彩色照留念，眞熱鬧，這麼多的相機高舉……但哥哥心不在焉，他東張西望，在黑海中尋人。」

「什麼不好穿，偏偏要穿吊脚褲。」風中，傳來兄長的怨語，森冷的目光要刺穿老爹的褲管。既是最體面的一條長褲，珍之重之放在櫃底不知幾多年，逢着重要的場面才出生天，只是哥哥鄙夷它。雖然不時髦，暴露大截墨綠的襪子，襪子以上，還裸露一兩寸小腿的肌肉，然而犯不着惱火呢。雪人似的朱小姐走近，哥哥的臉色才解凍。他笑起來委實俊朗。向雪似的影子奔跑過去。

「你們不要來。」哥哥忽然轉頭，大聲一叫。

如果是警告我們，有猛獸來襲，我們會感激。但厠身在大草坪上，却絕頂安全。僵僵的站立，一家人沐浴和煦的陽光，可遠遠眺望另一家人。朱小姐的父母是漂亮的，衣服漂亮，那母親一襲米色的旗袍，也眞年輕，不像普通的媽媽，像電影裏肥肥白白的少奶奶。

媽媽。我喚着自己的母親，心裏想：她有過青春的年代嗎？好像沒有。素來是那末灰，晦暗的唐裝衫褲，灰臉

孔，灰白的鬢髮。

「回去吧。」哥哥的眼有催促的神色。

妹妹在撒嬌，要吃雪糕。偌大的校園，哪來的雪糕？要哭了。爸爸是躁性子，一巴掌是例牌贈品。

「再刁蠻忸怩，我一脚飛你出坑渠。」

雪人們要趨前，哥哥很窘：「爸爸。」

「你死了老母才哭喪啦。」

妹妹的哭聲震天，爸爸的怒氣氫彈似的爆炸，衆人都湊合了視綫，齊齊望過來。我還記得，哥哥咬着牙，扶扶頭上的四方帽，袖中抽出的手是蒼白的，變白了，和女朋友朱小姐恰好相稱。怎麼模樣兒也和以前不同，本有黑實的軀幹，那是父親的血統。是書本漂白了他？怪不得哥哥每次回家時，都招來許多豔羨目光，戴上眼鏡，顯得深思，連服飾也刻意的標誌一種身份，白色的運動上裝，要掃盡新區的塵埃，遠遠便教人眼前一亮。陋巷出狀元，不簡單。

守得雲開見月明。人人都這樣說。大學畢業了，還用老爹十指磨穿？

母親似乎也相信這些夢話，笑得更燦爛了，那金牙益發閃閃生光。金牙是她唯一的財富，愈發逢人炫耀那鍍金的憧憬。那幾天，簡直不肯合攏嘴巴。

「怪不得我疼老大，他本事。」媽媽公然說。提起兄長，便令弟妹們望眼欲穿。哥哥回家，那頓飯準可以吃得捧着肚子。小孩子不理解什麼手足情深，只會比較餞菜的好壞。大抵二家姐懂的，否則斷不肯撂開書包，成績既是驕人，名次總不肯落在前三名以外，何故要含淚離校？

「女生外向，不用讀太多書。」

「阿俊讀預科，有幾年沒入息，你說，怎樣呢？底下還有一大班弟妹……」母親說。

姐姐很小心的熨着那白色的裙子，用透明膠袋密密封好，放下一粒樟腦餅，同時滾下一顆眼淚，還是靜靜的，並無抽咽的聲音，只默默用手背擦掉。

此後，她再沒穿白衣裙的機會了，不過，說句老實話，穿上校服的姊姊是美麗的，白短襪，黑皮鞋，蠻粗壯的兩條髮辮，走得飛快，輕盈像風。忍不住，去拉扯她的辮，好姊姊也不惱，只發力追趕我們，嚇得小鬼頭四散奔跑。仍記得那些歡笑，却落在遙遠的生活背後，變得模糊極了。

姐姐的笑斂盡，像很疲勞的，放了工，還上夜學，常常捻亮枱燈讀啊讀，往後便像一堆沈重的貨物，把自己拋擲於床上。

大夥兒都在等待，哥哥進了大學，還要等，可是等的代價多龐大啊！得付上許多錢，假日總要躭在家裏，儘管茶樓用霓虹光管向我們招手，但充滿欲望的嘴巴必需抑制，每頓飯只吃那極廉價的餛飩，却在星期日壞肚子，爲從宿舍回來的哥哥補身。

兄長漸漸變成神像似的怪物，媽媽數落我們時，總少不了這堵閃閃生光的活招牌。

「你大哥讀書從不用我費神，你們這班懶骨頭却令我當三級肺癆病鬼！」

「你們再忤逆，我和你阿爸跟着俊仔享福，讓你們乞食。」

逢着和鄰人聊天，也是阿俊阿俊的掛着嘴邊，彷彿所有兒女都死絕了，只剩下個讀大學的阿俊。

俊哥偕同一名雪人似的姐姐來了，一身嫩白透紅的皮膚，似乎稍稍擠壓，就會破裂的，那種頭髮的色澤眞可愛，黑得令人眼花，跳躍着生命的光彩。如果那姐姐能多笑笑，就百分百是一名仙子，但她有警覺的眼睛，如女幹探的四處窺望，一直審視到桌椅以至地板上去。

「小姐，這是難得的乾淨。」眞想大叫。人心要饜足呢。二姐足足蹲在地上抹擦了半小時，換了兩盤水，結黏黏，像些黑泥漿。

仙子終於用了兩張紙巾來抹，很刺眼的動作，恐是媽媽只惦記着笑，逢人便賣弄她的金牙齒，沒眼理會這些細節。二家姐站得遠遠，嚴肅地，有些茫然。那一天啊，我眞的發現二家姐老了，老得眞快，雖然把頭髮剪得短短，但再沒有發光的眼睛了，那樣泥黃的臉色，幾乎和公厠的牆一樣。站在仙人似的朱小姐身畔，連充奴婢的資格也沒有。戲中的小姐，那些丫環都是俊俏靈巧的。不是麼？

碌架牀上格還有一對眼睛露出來，是六歲的五妹。她不敢下地，因爲脚板很髒，沒一角白色能夠示衆，要下來，必先伸出兩隻泥脚板，踩近朱小姐的頭上，了不得，便趴在牀上，盡量把脚收藏起來，緊貼牆。

還沒踏入門檻，老爹已先聲奪人的在招呼樓下的章叔。生就一把演說家的嗓子，他粗嗄着，健談的毛病發作，便數落到工場的老板來。必然是問候人家祖宗十八代，——爸爸連說粗言穢語時都是光明磊落的，家裏又缺乏隔音板，只見仙人姐姐臉兒一塊紅、一塊黑。哥哥偷偷看外面的動靜，悄悄望女仙人的臉色，便隱隱的在臉上罩滿烏雲。

父親出現時，裸露紅褐色的古銅似的皮膚，襯衣搭在

肩膊，星星白髮爬在頭上。你可以數數那肋骨的數目，那身上是否有黑痣，那乳頭深淺的顏色……夠了，是令嬌貴的朱小姐紅臉了。

她施施然站立，沒向家父招呼，那警覺的眼神更明顯了。

「那裏是厠所？」

五妹過度熱心，女飛人似的從上格牀跳下，縱綫的自朱小姐的臉部斜斜掠過，只差兩寸左右，分明見到她的髒脚板。

「外面。」

「吓？」朱的眼是探射燈。

「公厠呀。」

像帶公主出巡，一夥兒離開窩巢，折過窄甬道，快到了，我聞着異味呢。小嚮導指指公厠，女仙子的臉扭曲，鼻子要搭拉至嘴唇下面，招招手和兄長耳語一陣。

於是……三分鐘以後，我從七樓下望，哥哥與仙人鑽進一輛計程車。

媽媽興高采烈的拎了半隻燒鵝回來……

「救急去了。」二姐懶懶的答道，踏進縫紉衣車，她要爲我趕製一套新睡衣。

朱小姐，現在的嫂子，再不來咱的安樂窩。他們飛走了，坐着飛機。蝙蝠只愛逗留黑暗的梯間，垃圾房，但有文化的蝙蝠不同。

哥哥臨走時，對媽媽說：「我要讀碩士，繼續讀……」

「錫紙？」聽覺不靈的母親在吶喊。

「碩士。」

「還有得讀？怎麼讀個沒完？」錫紙光亮，她還是喜歡錫紙，有些惊惑，竟至於悲傷起來。

還是老爹硬朗：「仔大仔世界，你以後自己顧自己，我責任已完。」一邊廂還斥喝着咱：「沒這麼大的頭，不要戴那麼大的帽。」——那時我們正在興奮的爭奪那袍子，耍水袖，在演古裝片。學士袍變抹地布，我們矮，穿上了全拉搭在地上，四方帽像個大鍋蓋，掩住耳目，看得哥哥的眼珠耍爆跳出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完稿。

外一章

變奏曲

初次想起蝙蝠，僅是一種幻象。由書本裏，由詩詞

來，背載着古寺陳腐的氣息。我只想：蝙蝠是黝暗的廟堂中，穿梭飛過的黑影——在那古老而剝落的廊柱裏，在頹垣敗瓦當中冒起的一陣風。

那時我從沒親眼見過蝙蝠。

某天，在學校禮堂裏，一夥兒唱着聖詩，彷彿是虔誠的。忽然，在白牆中，有一對黑翅膀猛力的拍擊着，綠窗紗揚起，陽光在戶外，却有小小的蝙蝠在頭上尋路，霸氣的招展烏黑的道袍，我想起巫婆的尖帽，漫畫中騎着掃帚的悍婦……

「在鄉間的街頭，你會見到一些奇景，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了。儘管天氣很冷，孩子們都甘願赤脚，鬧哄哄的把小布鞋拋呀拋，拋上半空。那時，天很闊大，雲許多……」

一位朋友墜入回憶中。

「爲什麼要拋鞋子？」我問。

「因爲不想穿鞋子。」他笑着扯謊。

其實答案不是這個……據說這樣拋，蝙蝠是會上當的。牠們會機靈的跳入鞋子的網羅，因爲那上面殘存人類足部的熱量，牠們渴求溫暖，遂不介意那些附帶的汗臭。然而，黑洞洞的布鞋却下旋，跌在地上。快樂而殘忍的孩子們把愚鈍的蝙蝠捉住了，玩弄着，以至於死。

「現在想來，也眞無聊，拋得手也累了，可從來沒捉着一隻。」

「是眞的？」

「你說？」對方神秘的笑笑。

臭布鞋也算是蝙蝠的陷阱？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編織一個美麗的謊言？

便去問婆婆。

「飛鼠？」

我作出更正：「是蝙蝠。」

「什麼蝙蝠？我們叫飛鼠。兩條骨青青白白，還會吃蚊。拿一支長長的竹，就可以捉着牠們。飛鼠認聲不認路，你只要把竹舞得吱吱響，牠們就跟聲的撞過來，撞在竹上，給你打中……」

一九七五年六月動念。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日稿。

烤羊肉之戀

阮妮妮

雖說在南方長大，習慣了南方生活，但北方許多東西，我幾乎是第一次接觸便接受下來的。

北方的冬天，令我神往的是烤羊肉與羊肉涮鍋。這裏的孩子，在課本上看到羊，實際上，能看見眞羊的又有多少？南方人不大吃羊，有些甚且敬而遠之。在我，第一次被人帶進館子「涮羊肉」的時候，就不知道「涮」是什麼，這個字怎麼唸，是什麼意思。還是別人告訴我的。「涮」唸北方音的「算」，是洗洗燙燙的意思。這可形象極了，涮羊肉的時候，就是對着燒紅的火鍋，把羊肉在熱湯裏洗洗燙燙。經過這麼一次，對羊肉就留下個好印象了。吃的時候，有辣油、蝦油、蔬油十多種調味醬料，確是饒有風味的。每年北風吹來，便留意着北方館子貼了涮羊肉的條子沒有。

遺憾的是沒有到塞外的機會，無法在「晚來天欲雪」的氣溫下一嚐烤羊肉的滋味，在我想像之中，升起了一爐火，一羣人圍在火爐邊，把羊肉串

天橋

林楓偉

每天，總要走過一條橋，有時候要走兩條橋。

一條很長很長，但橋面窄得可以，僅容身二人，橋下是長流的水坑。一個世紀以前，這裏還沒有橋，這是海，橋的另一端山澗通到海邊，好些婦女在這裏浣紗。

走這條橋，是取個捷徑，也貪個幽靜，兩邊草木，氣息清新。

另一條橋拾級而上，二十來級，不算太高，却已經叫天橋了。汽車在脚下飛馳，人在橋上，駕空而過，也可說是登了天，離開了馬路面，可以得到短暫的安全感。

這裏的橋，本來沒有多少，隨着城市的繁忙，要走的橋越來越多了，也越來越缺乏橋的美感，行人過橋，也感到乏味。

一座造型美觀的橋，點綴了城市，過橋的行人感到是一種享受。這就不免想到中國石拱橋的妙趣，公元七世紀初，隋代的造橋工匠李春，曾造下一座著名的趙州橋，他把美學與實用結合，構成了美觀而又耐用的橋。趙州橋受過了多少回强烈地震，依然完好的橫跨河上。

最早建成的石拱橋還不是趙州橋，公元

起，各自塗上醬料放在火上燒烤，定會是香味四溢。拿起碗載的酒，一口肉，一口酒，越吃越起勁了，這比在宴席上豪放多少！

我只能找到聊以自慰的方法，把露營的帳幕當作蒙古包，燒牛扒當作烤羊肉吃。一個冬天，過幾次這樣的戶外生活，也是值得開心的勝事。

兩世紀的八十年代，人們在洛陽的七里澗築起了一條名爲「旅人橋」的石拱橋，比趙州橋早了三百多年。這是中外專家們較少注意到的。

橋的歷史悠長，也各具不同藝術意象。可惜的是，今天這裏所有陸上天橋，難見一座使人感到美觀的。

暹羅花事

張茅

泰國，是一個鮮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裏離不開鮮花。

我到過西部的一條小村，公路橫跨小河，小河兩岸是鄉人聚居的地方，小艇拴在屋後的河面，這樣的景色，與珠江三角洲的農村多麼酷似。在公路橋邊的小墟，一個女孩子携籃叫賣鮮花，這時正值早晨，上學的人上學，入市的人入市，人們習慣買一串小小花環回去敬神，擺在門前的小神龕上。這些神龕高約一尺，是按泰國寺宇的縮形，製作精細，家家戶戶門前都設置着它。

在曼谷鬧市的馬路，常常遇見賣花的男孩和女孩子，他們手裏拿着一串串的花環，在汽車熙攘的馬路奔走，向坐在汽車裏的人逗售鮮花，小巷也許有賣花姑娘，但是，更多以賣花爲生的是女孩和男孩，他們就在十字路口交通燈附近的衆多車輛夾縫中兜來兜去。

我喜歡這些花環，更喜歡賣花的孩子。長年暴曬在烈日之下，他和她的皮膚都是黑黝黝的。馬路像一個火鍋，無數的汽車是鍋上的螞蟻，人們坐在車裏自然感到悶熱，這時候，有一束鮮花，對他們是多麼的需要！

於是，只要有相遇的機會，我便買一束花環，掛在肩上。晚上，掛在床頭。花環多用如同夜來香一類的小蘭花，把指頭那麼大小的稜形白花串起來，兩端各串一朵象牙似的玉蘭，這便是人們習稱的相思花了。

寫到這裏，孩子手中的花環，和他們叫賣的聲音，恍惚都來到眼前了。

同道中人

譚秀牧

一

在小市鎮吃過晚飯，從小茶館走到寧靜的街上，夜風的清凉，洗滌掉剛才擠悶熱的公共巴士之苦。剛才疲勞得幾乎打着瞌睡把飯團嚥下去；現在，精神一振，頭腦也清醒過來了。

夜店雖還亮着燈光，但顧客畢竟很少了。偶然，幾輛運載農產品的單車，悠然地打着叮吟，從身旁擦過去。我慢慢跟着福哥走，一邊東張西望，盡情地享受着那小市鎮帶有一些蒼凉的意趣。不時落在福哥後面，又惟恐掉隊迷途，惶恐地緊跟上去。

他香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肩上掛着的布袋，裏面裝滿竹筒，不時碰撞得噹咯噹咯地響；此外，就是我們擦撻擦撻，不急不忙的脚步聲。

「還要走多遠？」我問。

小市鎮已遠遠落在後頭了。疏落的燈光在濃黑的夜色中有些幌動，彷似隨時遇風熄滅的燭火。

「本來，去鷄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爲什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

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却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爲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我心裏抖一下。但願今晚不要出亂子才好。

在黑夜中，我不曉得走在什麼地方了。小市鎭的燈光，已遙遠得不能分辨出來；因爲在平遠而空茫的鄉野，只有零散的農家燈光不規則地發着微亮。

福哥平穩地走着，我却有些踉蹌。路雖平坦，但天色黯淡，總不像在市區裏那樣舉步自如。有時走到小路上，更担心踩到稻田中去。

咯咯咯！青蛙在前後叫着；嘰嘓嘰嘓！不知是什麼東西鳴叫，聲音短促而尖厲。

「就到了！」福哥指一指遠處幾點燈光，說。

聽說就快到達目的地，精神忽然抖擻起來，心裏也更充滿奇趣而刺激的感覺，並莫名其妙地有些緊張。

迎面而吹，帶些草青和泥土腥味的晚風，送來燈光閃動處的犬吠聲。那犬聲由微弱而至尖厲；由疏落而至連聲密吠，我覺到眞的要到達了。

然而，微白的三合土路，從勉强可辨認出來的村莊旁邊，拐個彎，繞到別處去了。

不一會，濃濃的樹影，把燈光障隔着。原來，我們正爬過一處矮矮的山坡。一路上，我雖手握電筒，但福哥說過，如勉强可不開亮，最好還是不要使用；一方面避免鄉民們以爲我們在偷塘魚，也可免引起太多的犬吠。

現在，我們既然已遠離了稻田和魚塘區，狗還在吠，但聲音已疏落，納凉的村人，聊天和豪笑的聲音，偶然也還朦朧地傳來。

「現在是什麼地方？福哥！」我一邊問，開亮電筒照射一下身旁的景物；是一些依山勢一片一片開墾成的梯田，有些整理成一畦畦地種着蔬菜什麼的，有些則是舖滿一地是青葉蔓藤，那大概是一些地瓜之類的農作物。

「這裏是黃茅坑！」福哥簡單地說。

「我們就在這裏停下？」

這時，四野裏蟋蟀的鳴聲，吱咧咧地此起彼伏，熱鬧得很。

「差不多了。」福哥說，「這兒離村舍太近，隨時會有狗兒扯腿子。我們到河那邊的山坡去。」

於是，我們繼續前行。山徑逐漸向下斜。如不開亮電筒，我幾乎無法前行。福哥像是長了貓兒眼，步履輕快，

我幾乎追不及。

一會，淙淙的溪聲在前面傳來，接着可看到微亮的溪水在濃黑的樹叢間，一閃一閃地流動着。我們跨過簡陋的木板橋，沿着或圓或方的石塊砌成的梯路，登上一處山坡。一小片一小片山田，像農舍屋頂上的瓦片。傍着半邊遍植竹樹的山坡，一條細小的泥路，像一根稻草編結的帶子，把那些小塊田地串連起來。

「今晚我們就在這裏捉！」福哥說着，換上另一枝煙，然後把肩上的布袋往地上一丟，裏面的竹筒噶咯的碰撞聲，驚起了路邊草叢中的小蟲，四下亂飛，有些撲到我的臉上來。

這眞是奇妙無比的蟋蟀世界。山田間，竹林裏，路邊的草叢中，處處都是唧唧唧唧的蟋蟀鳴叫，把靜夜中的空氣搞得波動、沸騰起來。

偶然地，有些不知名的野鳥或什麼動物，以粗獷的喉音，凄厲地呼喚遠處的同類：「喵——呵呵！」然後，打不知什麼方向，傳來牠同伴的回答。

「害怕嗎？」

福哥蹲下，在黑暗中問我。

「有一些，」我說，「不過，那是怕黑的感覺。」

說着，我怯怯地在他旁邊蹲下來。

那時候，心中的感覺，眞不易恰當的說清楚。說是恐懼，却又覺得很有刺激；說是奇趣，但心裏有時莫名其妙地抖索幾下。越是覺得四週神秘和恐怖，心裏就對福哥這種夜梟似的無畏精神，越發感到佩服。

二

福哥還不到四十五歲。個子瘦小。胆子這麼大，跟他那排骨突到皮外來的瘦薄胸膛，實在很不成比例。他過的是那麼奇特的生活，使他在我們同樓住客中，顯得格格不入，因而很少與其他住客往來。

我住的房子跟他的相連。他是屋子裏的老住客。我初搬進去時，常於夜半，聽到從他的窗子裏傳過來蟋蟀的鳴叫；大清早，就聽到畫眉鳥嘹亮而興奮的吱啾歌唱，本來窗子是對着鄰舍的厨房，却似住在田野間的小屋，竟然也享受到一些自然界的意趣。

有時，我出門上班去了，才碰到福哥回來。跟他漸漸熟絡後，他知道我不嫌他房間的雀鳥動物嘈吵，而且很喜愛，因而邀我進去。他的房間比我的要寬大一些，但竟然

無法設置一張固定的床。因爲頭頂上掛着大大小小的鳥籠，地板上叠放着一個個綠色的小陶盆，或是一排排竹筒，裏面養着蟋蟀。

因爲我也是吊兒郎當的孤家寡人，跟他很容易無所不談。漸漸地，我便深入到他那奇趣的生活境界中去了。

他不是時常捉蟋蟀。每年於端午節前後，他才開始。而且，每捉一次，他就隔兩三個星期才再出動。他把捉回來的蟀兒，逐個的進行淘汰賽。把牠們分爲許多級，然後賣予門蟋的人。

其中一些特別勇猛好鬥的，往往賣得很高的價錢；有時賣一兩隻，就夠他一兩個月的生活費。當一批蟋蟀銷得差不多了，他才出門去再捉一批新的回來。

捉蟀時，他就是這麼獨個兒，於夜靜中，走遍各處的荒山野嶺，難得會有個伴兒；那孤獨、寂寞、和隱伏着可能突發的危險，可不是普通人抵受得住的。唯一能調劑他的精神，就是那不間斷的香烟，以及一小瓶竹葉青。

今晚，他還是不例外。看着他把煙蒂放到鞋底壓熄，就從褲袋中把竹葉青取出來，旋開蓋子，遞給我，說：

「喝兩口嗎？」

聞到那辛辣中帶些異香的濃烈酒味，幾乎教我醉倒了。

「我喝不得！」我說，「否則，我要睡在山野裏了。」

「喝一些，不會醉的。」他說，咕嚕咕嚕，竹葉青滾下他的喉嚨去，「在荒山野嶺，喝些酒，可以僻風寒濕氣嘛！」

他把酒瓶蓋好。開始把布袋裏的竹筒掏出來，分一個給我，一邊帶着笑說：

「吶，你拿一個就夠用啦，能裝個半滿，就很好成績了！」

我接過來，用竹節眼上的小繩子，穿繫在腰圍上。接着，他又分給我兩根布帶，叫我彷照他的樣兒，把褲管貼着襪子包紮好。

「這樣，踩着攔路蛇，也不怕給咬着腿！」他說。

當我按照他說的，做完一切預備功夫，這時，風刮得勁起來，把熱鬧的蟀鳴吹散了。竹林搖擺，發出浩浩的聲音，在黑夜中，的確使我有些恐慌起來。望一眼夜空，一片灰黑，月光給黃暈圈繞着。

「我們就在這些田間捉，一會才到山後去。」

「可能要下雨了？」我說。情緒有些不安。

他抬頭望一望月亮。

「不要緊，要下，也是小雨！」

三

我跟着福哥背後，學他怎樣捉。他彎着腰，脚步輕得彷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着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强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着觸鬚，茫然地打着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

不一會，他就捉了十多隻。他一邊捉，一邊指導我如何分辨牠們的鳴聲，從而判斷牠們的遠近位置。雖然如此，我只覺得牠們的叫聲都是一個樣兒，難以從强弱和震音的長短，判準牠們在哪兒。我開始試着，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爲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什麼地方去了。

「捉到嗎？」福哥不時地問道。

「還沒有！」

他每問一次，投射過來的電光就離得遠一些。漸漸地，只聽到他輕弱的發問聲，電光却看不到了；他已轉過山坡去。

我却變得毫無目的，一邊照射着，一邊用小竹枝撥動野草或地瓜的蔓藤和葉子。一些倒霉的，果然給我捉住了。

不一會，清凉的雨點打到臉上；一陣小雨洒下來，望望天空，陷在暈氣中的月亮，仍在流動的雲後。我還來不及把雨衣披上，雨就停了。但地面已給打濕，光亮所到處，草葉上隨即有晶瑩的水滴閃爍。

雨過後，濃郁的草青味隨風浮起，令人倍覺清凉；蟋蟀們似因此而更精神抖擻，唧咧唧咧，更顯得有勁。不因我跟蹌的脚步聲或電筒光芒的困擾而有所畏縮。我循鳴聲最熱鬧的下坡搜索過去，幾乎隨便放下脚板，就會把牠們踩着。在光亮下，他們拚命朝黑暗中亂竄，我也陸續地捉到一些了。信心和興趣都越發高漲起來。

忽然，我四週的蟋聲寂然而滅；牠們彷似得到默契，一齊閉住了嗓門。原來，它們剛才的鳴聲，把其他的蟲聲淹沒了；現在，只剩下一些「嘓—喱喱—嘓喱喱」的微弱聲響，聽來單調得很。竹林被風吹着，枝間有尖厲的嘯響，刺人耳鼓。這奇怪的現象，使我非常疑惑，是不是要

有什麼災禍將臨？呆了一下，心裏油然起了强烈的恐怖感。

「福哥，福哥！」

我驚惶的呼聲，在黑夜中顯得尖厲異常。

「小黃，什麼事呀！」

福哥應着，顯然相距很遠。只聞其聲，却看不到他的電光。隔了好一會，才遠遠的看到他如豆的電光朝我這裏投射過來。

「所有的蟋蟀，怎麼忽然不叫？靜得很古怪呀！」我說。

這特殊的現象，使他也楞住了。半晌後，他的話才在黑暗中穿過來：

「嗯，眞是呀！小黃，你馬上向有蟀叫的方向走！」

我感到兩腿有些發軟。惶恐地轉着頭，竭力找尋蟀鳴的方向。屏息地聽了一會，才矇矓地聽到坡後的聲音。

我找到竹林邊的泥路，直綫地向山坡上走。直到蟋蟀的鳴聲漸近漸清楚，我的心跳才緩慢下來。這時冷汗已把衣服濕透了。而遠遠地，也看到了福哥那邊的光亮。

我正用電筒向他示意：我已離開了不知有何事要發生的地點。不料，他又提高着嗓子喊過來：

「小黃，我後面的蟀也不叫了。看來，我們快些離開這個山坡。你循現在的路可直下山脚，我從這邊下去，在路口跟你會合。」

顯然，他熟悉這裏一切可走的路。他這麼說，我越覺驚恐，心亂，脚浮，幾乎走不下去。我想請他等着，讓我到他那邊去。但在電光照耀下，找不出小路，處處都是小樹亂草，走下山去，總比橫跨這片無路的野地安全快捷些吧！

於是，只好喘着氣往下走，兩腿却越來越重，同時又覺到似有什麼鬼怪在我背後追趕着。幸好，前面還是一片熱鬧的蟀聲。

四

我不時稍停住，望望福哥那邊。只見他的手電光忽明忽滅，顯然地，他一邊下山，一邊捉着蟀兒。我發覺我們的橫面距離似在縮短。我和他似走在Y字的兩端，順勢而逐漸接近。

小路在一些土堆間彎來轉去，因爲急於要走出這片充滿恐怖氣氛的山坡，無心去細究那些土堆究竟是什麼東

西。但是，當清風稍歇，一陣奇異的臭氣不知打那兒傳來。這時，福哥手電的射程，幾乎可到達我旁邊；我們就會合了。就在這時，我忽然給野藤絆倒了，電筒給甩到四五尺遠處去。趕忙爬過去拾起，亮光一閃，立刻把我嚇得幾乎昏過去。片刻，神志稍定，才驚叫起來：

「福哥！快來，殭屍攔着我的路！」

「什麼？」

福哥趕忙奔過來，照亮我跟前的土堆：

「哎喲！嗯唉——是一堆新墳！」

泥土給掘過，棺木撬開了，屍體暴露了出來。看來下葬才幾天。但頭髮已給野狗拉脫，鼻子嘴唇等大概給野鼠咬掉了，上排牙齒殘缺了兩三個門牙，一隻手搭拉到棺外，腕部給砍斷了。

福哥照射一遍後，得出結論地說：

「盜墳賊把他洗劫了。」

「嗯，死人有什麼東西可劫掠呀？」

「他們鑿去了他的金牙，還有腕上的可能是名貴玉鈚！」福哥說。「我們快些離開這裏！」

跟着他，我頓然覺得安全許多，胆子也壯起來，脚步也穩定了。不一會，我們已離開了那座山崗，走到田野間的三合土路上了。我才泰然的抒一口氣。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什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着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爲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蟋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我們在一道小石橋上，坐下休息。這時已差不多五點鐘，天就快亮了。遠處的鷄鳴，逐漸熱鬧的傳來。雲已凝聚到天邊，一片微明的暗藍，展佈在我們頭上。一些早出林的鳥兒，啁啾着，匆忙地掠過，不知要趕程去哪兒。

「剛才把你嚇個半死了，可是？」福哥說，點上一根香煙；「我勸你不要跟來嘛，你必定很後悔啦？」

「不，當時眞有些驚恐；現在想起來，却覺得很夠刺激。」我說，心情越來越輕鬆。

「你捉到蟋蟀麼？」

「捉到一些，」我說着，把竹筒解下來，交給他。他抽開木蓋，用電筒向裏面照一下，把竹筒蓋上，放回布袋裏去。

「總算有點成績。」他打趣着說，「大概有二十隻吧！」

「你呢？」

「也許有百伍十隻吧！」

五

我們沒有打原路回去。繞了一個大彎，沿着小河邊，穿越四週全是養淡水魚的魚塘區，然後趕回公路上。公共汽車還未行走。微明中，幾乎都是疾駛的貨車和單車。後來，我們登上一輛小型巴士，預備回小鎮喝過早茶，然後乘公共巴士回家。

小巴在離市鎮約還有兩分鐘路程，就給前面的警察攔住。他們盤問過其他搭客，輪到福哥，警察問他我們在什麼地方上車的？

「茅坑路口。」

福哥剛回答過，警察就把我們都請下了車，幾個警察馬上分別把住我們左右臂，擁到前面停着的一部警車旁邊。一個身裁高大的歐籍督察，走近來，打量我們一下，接着向我們盤問起來：

「你們從哪裏來？」他問，廣東話還算流利達意。

「黃茅嶺！」福哥說。

「你們在那裏做什麼？」

「捉蟋蟀！」

「捉蟋蟀？你不要說謊話。」督察加重語氣，「有鄉民打電話通知，說你們掘墳墓，偷死人財物！」

「胡說！」福哥毫不畏懼地駁斥道。

「朋友，我請你現在承認了，可免到差館去那麼麻煩！」

「認什麼？你有什麼憑據？」福哥理直氣壯地說。

「裏面裝着什麼東西？」督察把話題一轉，指一指福哥的布袋，「打開來看看。」

福哥打開布袋，把七八個竹筒擺在地上。

「裏面有什麼？」

「蟋蟀！」

「我懷疑不是，」他說着，檢起一個，猶疑一下，拔開木枳子，倒轉來，甩動兩三下。二三十隻蟋蟀馬上四散奔逃着。福哥連忙去捉蟀；接着，兩個警察也彎下腰來，笨手笨脚地追捕着那些逃蟀。

「喂，二四六，」督察喚着，指揮着伙計，「快捉住右脚那個，牠就快跳下馬路去啦！」

蟋蟀約莫捉回一半，其餘的都逃掉了。

這時，一輛銀灰色的轎車，在後面路旁停下來。那督察馬上走過去，似要干涉那司機；他正想說什麼，忽然，立正，對車裏面的人敬了個禮。接着，拉開了車門，欠了欠身；駕車者下了車，督察把門拍上，跟在那人後面，向着福哥走過來。

「喂，老黎，是你呀，」那人拍一拍福哥的肩膊，笑着說。接着，看見地上那些竹筒，「嗯？這麼早去捉蟀？」

福哥回過頭去，望一望那人，立即高聲地道：

「署長！這麼早！你來得正巧；就請你幫個忙吧！我今次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

「什麼事？」

「我昨夜去黃茅嶺捉蟀，沙展一口咬定我打劫陰司路！」

那被稱爲署長的人，約莫六十歲。長方臉，額頭光禿。身裁由於高大而不覺肥胖。

「我的老朋友。沒事了！」署長對督察他們說。

督察等三四個人，站在一邊，現着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去年鬥蟀，怎麼很少見你？」幸得署長及時解圍，福哥顯得非常開心：「我以爲你已退休，移民到外國去了呢！」

「去年獵季剛開始，我就調到南區離島，很少有空嘛！但是蟋還是照玩的。喂！昨晚捕捉到猛將麼？留幾隻夠悍的給我呀！」

「署長要到，我無論如何給你訓練幾隻長勝將軍！」福哥說，「去年，我養出一隻硃砂頭，螳臂，米仔呀，嘿，標準四分五，兇猛無比，逢堅必克，本來是留給你，但總不見你出獵。後來才五百塊錢賣給朱老九！」

「哎喲！朱老九的紅衣將軍，原來是你訓練的？」署長頓着足，帶着餘恨想起舊事：「有一次，趁公往九龍，忙裏偷閒一會，準備跟聞名已久的紅衣將軍拚一場，唉！我的黑張飛才過招，就斷牙折臂，輸了三千餅（註）！」

署長說罷，看看錶，拉着福哥的手，說，「來，我們回九龍，喝早茶再慢慢談！」接着，向沙展等吩咐一聲：「兄弟，幫幫忙，檢好那些竹筒，送上車來。」

我們登上署長的汽車。福哥接過沙展遞回來的布袋。他滿臉狐疑地打量着我們，又對着車子無可奈何地敬一個禮；然後，我們在晨曦中，忘了疲勞和睡意，踏上歸程。

註：餅，鬥蟀投注單位，代表若干元。

一九七八、七、卅一日完稿

山間行侶

帆千過

算不清有多少回攀登這個小小的陡坡。說是陡坡，其實並不太陡，不過初次攀登時不免有點氣喘腿軟，具體算來是四十五度。日子久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如果誇張一點的說，簡直如履平地。

正是因爲從氣喘吁吁變爲如履平地，得多謝這個小小的陡坡。是它誘發我去征服它的意志，是它一次再次三次屢次教我克服畏難心理而奮力向前，是它提醒我堅持早晨的鍛煉去換取未來的日子。

原先是通過一條狹小的、曲折的斜路到達這個陡坡的脚下。當從鬧市轉入這條斜路時，就觸到一股令人感到親切的氣息，似乎走進自己熟悉的南國的山村。路邊的野草有時綻出星星點點顏色鮮艷的小花，半坍的泥牆上長出幾株野菊，屋舍的破舊的小陽台擺設着花葉萬年青一類最普通的盆栽，貓兒狗兒在竄着跳着。走到村落的盡頭，橫跨馬路，便是在行侶中頗爲耳熟能詳的那一道陡坡。

後來居處遷移，便從另一條路道而往。這該說是一條通衢大道，但若干年前倒是很幽靜的，一邊就是雜樹叢生的小丘，往往有曲折的石階可登，樓房就建在小丘邊，也往往要繞登曲折的斜坡才到達門前，如今面貌有所改變，一些大厦建造起來了，却是帶點花園式，所以這一帶還算

清雅，特別是清晨，氣氛寧靜，路旁的紫荊、夾竹桃、紫薇以時開放，最是行侶所醉心欣賞的。

長年累月，這個小小的陡坡雖然沒有閱盡人間春色，却也印上了無數行侶的足跡。曾經有好幾段被踐踏得稀爛，石滾沙墜，頗見崎嶇。後來有人呼籲修路，果然不久就動了工，却可能是行侶自己籌措費用、組織人力的。就是這樣的一條山徑，有它春花秋月的光景，也有它風晨雨夕的凄苦。八十多歲的老婆婆會告訴你，她從年青時起就在這兒鍛煉腰腿，連在日軍佔領時期也沒有中斷。六十多歲的婦人健步從你的背後跨前，她半聲不吭，却是用行動來說明在這條山徑上你是人們的後輩。七十多歲的老翁拄杖而行，手脚顯然已經不太靈便，却仍對這兒的一草一木寄予厚愛。當然還有年青小伙子，他們嘻嘻哈哈的笑着說着，雖然顯得世界是屬於他們的，但對這條山徑所經歷的風霜，以及千百長年行侶的心境，恐怕知道得很少。

一般行人走完這段陡坡，大約花八至十分鐘。初來者會喘着大氣，常客們却行若無事。坡上橫着一條通道，路邊有個茶亭。賣茶的叫劉伯，他做這個營生已近四十年，行侶大都成了他的朋友。常見三、五人在亭邊喝茶歇息，劉伯招呼適到，彼此隨便拉話，氣氛融和，這種人們在安閒中自然流露出來的人情友愛，在別的場合中是罕有的。去年劉伯因健康關係退休，由一位中年漢子接替。有人發起爲劉伯籌募退休金，行侶紛紛解囊。到劉伯實行退休的那天，還有歡送儀式。可是，數十年堅守的舊地，誰也不願一朝拋離，劉伯在家休息兩天之後，每早又到茶亭來，默默地坐在一旁。行侶走過時向他打招呼，或者投以親切的目光。劉伯在心中想着的是什麼？是不是想到如果自己還能燒茶款客該有多好！

從茶亭西行可以到達一個小花園，東行可以通到跑馬場。或東或西，各適其適。東邊的路，樹木較爲茂密，往往濃蔭蔽日，但視野不闊；西邊的路，下臨山谷，又可眺遠，使人心胸暢朗，所以行人較衆。在這裏，你總會遇到一兩個老朋友，或者找到一兩個新相識。

那一次，正走向小花園。山邊紫荊盛放，鮮艷奪目，在抬頭欣賞中，有兩個似曾相識的身影，在自己身邊閃過，定睛一看，連忙拍一拍她的肩膊，說：「原來是你。」在她身邊的是她的丈夫，過去見過面的。算起來一別十數年，從沒有通過音訊。他們住在半島，怎樣也想不到在港島半山上重逢，何況這還是清晨，頭頂的樹枝偶然還滴下露水。

原來他們爲方便兒子到這邊一家名校來上學，剛遷到這附近居住，房子是在新建的住宅區裏，自置的物業。他們早上起來，憑窗外望，看見這山腰小徑人來人往，知道這種活動就叫做晨運，便決定也來參加。這樣就有了意外的重逢，而且從那天起，清晨見面的機會便多了。這自然是一個偶然，可遇而不可求。但人生散而復聚的事例却不會少，如果沒有四海皆兄弟的胸懷，失去一些朋友，有時是會使自己陷入孤寂的境地的。

那位老同事的丈夫，十分健談。有時大家一起坐在小花園的長櫈上，天南地北可以談上個把鐘頭。後來竟是仗了他的助力，解決了自己長久未能解決的住屋問題，終於從一個二房東所製造的陰霾籠罩下的斗室，遷到一個山色水聲令人怡情悅意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這位過去並不太熟的朋友，用了他一切可能的辦法相助。眞的極少遇到像他這樣確實以助人爲樂、以解人之急爲務的人。有時會這樣冥想着：是不是山水有靈，在這個容易滋長人情的花間山畔，使自己嘗到友誼的甘蜜？

人間自古多恩怨。這「恩怨」通常不是指恩和怨，指的單是怨。提起住屋問題，這十多年間，就是那麼多的恩恩怨怨，就是那麼多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是所如不合，處處碰到黑。較多的是開頭同屋相處還好，後來人事變得複雜，於是矛盾滋生，就如滿屋蟲豸使人不勝其煩了。曾經在一個廣場邊的一幢樓房住了三年，終歸被房東妻子的煩擾迫得遷離；但那裏的老一輩待人以禮，小孩子也天眞活潑，是依然留下一些好印象的。就是那個房東妻子，人也還爽朗，不過因爲孩子生多了，身體又壞，所以待人處事有時就不免不合情理。曾勸她早晨到外邊運動一下，把身體搞好，她也聽從了，可是未能持久。

遷離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想不到她多次在山徑出現，成爲衆多行侶中的一分子，見面時互道「早晨」，好像彼此都把過去的一些爭執全忘了。過去曾是主客關係，會發生這樣那樣的矛盾；如果是行侶關係，風清氣爽，鳥語花香，在大自然中，各自盡情享受，有什麼可爭執的？人在晨光映照、清風拂面、朝霞滋潤之中，如果能把世途坎坷、人間恩怨暫時拋開，就會自然地領悟人生眞諦，回復到人性的本來面目。

有一天清晨，在茶亭附近，又一次碰到這個已養了三個孩子的少婦，兩個孩子正在她身邊走來走去，大概做母親的難得把小孩帶到山上來，這一次倒給他們一個舒暢的機會。想不到的是：互道「早晨」之後，她把一封信遞過

來，原來是一位朋友把信寄到舊地址去了，這個舊房東妻子特地給帶了來。她站在陡坡的盡頭，茶亭的旁邊，就是等候的意思。記起過去曾經鬧過一些不愉快，此刻倒在心中引起多少慚愧。道謝之後，逗着她的孩子玩了一下，換得了一陣歡笑。

香港在世界上許多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旅遊的好去處；但久居於此的人們，都覺得平平無奇，而且忙於衣食，也沒有許多閒功夫去流連光景，所以一個小小的陡坡、一條狹窄的山徑，不僅留下了許許多多人的足跡，而且催生了行侶的友情和善意。

近兩個月來，在山間行侶中，少了一個，這是由於我住處遷移，無法每早在此登臨了。但是，不僅上面寫記的事情沒有淡忘，而且還有別的印象也決不會輕易從腦海中抹去。那對老夫妻多麼恩愛，只要有一天獨行就不那麼快樂。那位太極拳師傅絕早到來，他應該還多收一個門徒。那位操上海口音的婦女喜歡慢跑，給她出示一隻大拇指，就引得她一臉笑容。那位帶着一對狼狗的中年漢子，曾用養狗經交上不少朋友。……雖然都是萍水相逢，但使人感念到人間和平的可貴。待辦好一些雜務之後，必將找一個假日清晨再一次攀登陡坡，流連小徑，重温彷彿快將丟失了的友誼。

外國文訊

奎德維爾德的《圍捕》再版

柳玲依

北歐弗利然（Frisian）作家林克・奎德維爾德（Rink Vander Velde）的傑作中篇小說《圍捕》（De Fuke, The Trap），把讀者帶回到納粹佔領的年代。一個漁夫居住在偏僻的海邊，他的兒子參加抗德戰爭，家中住着兒子的伙伴。一天清晨，納粹分子來搜查他的住房，漁夫把抗德戰士安全轉移。但是，德國納粹分子並沒有減輕懷疑，仍然拘捕了漁夫。嚴刑審訊，他不吐直言。當納粹分子告訴他剛剛處死了他的兒子的時候，他忍受痛苦，鎮靜地回答說："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我們的人民總是要進行反擊抵抗的"。漁夫堅持到底，直至自己也被殺害。

奎德維爾德寫過許多小說。這部《圍捕》是他的比較重要的著作之一，初版於一九六六年，最近再版仍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Toronto, Canada, M5S 1A1

旅美速寫

舒巷城作

華盛頓唐人街

愛荷華街景

3 1761 11927038 7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二期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廈壹樓A座
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19
no.2
79:Feb.)
ADA_HK

賈港幣二元 H.K.$2.00

1,00